



吴恩溥评论集

目录

自序

今日教会的新危机

尊重神

莫把耶稣信一半、传一半

因果报应

凭信心与自信心

漫谈差传工作

北美中国基督徒学生与到东南亚去

初论华福会

再论华福会

评中文圣经新译

评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及其新译

三评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的新译本错谬多多

评赵镛基博士的「第四度空间」

从赵镛基博士布道会看极端灵恩派渗入正统教会的新策略

自序

十年前，因着神的托付，我们出版了一份评论性的刊物 -- 呼喊季刊，它的对象是生命比较成熟、喜爱真理、乐意寻求公道正义的基督徒。出版以来，不住地看见神的恩典和祂的祝福，叫我们的心深受激励。

呼喊季刊一向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是积极地发扬正气，把圣经的真理和为道牺牲的先圣们悲壮的事实传讲出来，希望可以激发信徒的正义感；一方面却是消极地指责罪恶、鞭挞虚伪，叫信徒们能够分辨善恶、认识是非。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跟随施洗约翰的脚踪，面对罪恶，唤醒众信徒，一同警醒，洁净祂的圣教会（后十九章七、八节），等候主基督荣耀降临。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自古已然。因着我们的直言，激起更多爱慕真理的信徒，起来站在公道正义的一边。但也因此激怒了不少人，正如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九节所说的：「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一切早在预料中，因此我们并不恐惧、不丧胆，只有紧紧跟随主，忠心祂的托付。

本书是笔者在呼喊季刊发表的一部份，有人看了喝采，认为是传道人面对罪恶应有的态度；也有人戟指痛骂，认为不应当把家丑张扬，不能造就人。不论赞也好，骂也好，笔者认为一切不合真理的事实，应当被指责，好叫神的儿女被提醒，能够明辨是非；神的家被洁净，保守荣耀的见证。其他毁誉，在所不计，真理总不孤立。

一九八三年三月于北极门口漫天大雪日

本文艸就，翻到任不名先生《祢衡骂曹》的旧作，入木三分，回肠荡气，实大快人心之作。谨录于后，与读友共赏。

祢衡骂曹

任不名

祢衡击鼓骂曹，代表了天地间的正气，代表了他个人的勇敢。当邪气充塞的时候，天地间需要有正气，正气的出现，则在于勇敢的舌端，勇敢的笔端。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把祢衡骂曹一事，写得有声有色，千古之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同一书中，有陈琳骂曹，陈宫骂曹，孔明骂王朗，虽也义正词严，但终不及祢正平的一股凛然不可犯之气。是气也，足以褫奸邪之胆，足以起肃然之敬。

我想，有曹操不能无祢衡，祢衡应该是为曹操而生的，亦即正气、勇敢是为邪恶而生的。试想，这世间没有勇敢的祢衡，没有祢衡的骂，不是正气消沉、邪恶横行吗？

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其实，骂者何尝要骂，而是被骂者的邀骂，是曹操邀祢衡的骂，不是祢衡要骂曹操 -- 假如曹操不该骂，祢衡又何必一定要骂曹操呢？

孟子之所谓「不得已」，是因为「邪说暴行又作」，面对「邪说暴行」一声不响，对得起人的「天职」吗？是「承先圣之道」者应有的态度吗？所以，孟子的辩，是由邪说暴行所促使的。明知「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但为了责任，孟子也有所不顾了。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开罪少数人，开罪邪恶者，又算得什么呢？

历史上的好文章，都是有所针对的；韩愈的原道，苏洵的辨奸，明明是「有的放矢」。甚至是刘禹锡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周敦颐的「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也是向某些人放冷箭的。文章只有正面的颂扬，没有反面的排击，是不可能的。其实，严格说来，捧甲就是抑乙，颂扬的背后，就含有骂的作用。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有着打击桀纣的作用；孟子的大捧汤武，不就是间接打击桀纣吗？

当然，骂有种种技术，孟子骂陈相、骂王骀是直接的；骂梁惠王、齐宣王是间接的。间接也许会使对方好受，但像祢衡对曹操，就其人，就其事，就不能不出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直接。这样的直接，是一种重重的刺激，使对方无可抵抗，是一种无情的揪打，使对方无所遁形。不知者以为有失敦厚，而不知敦厚不为邪恶而设的。

在邪恶氛围里，谁能骂就骂吧！愈骂得凶愈好，甚而骂尽一切，愈博得众人的鼓掌。

今日教会的新危机

一个被人忽略的危机

历代教会不停地经历很多危机-- 外面的、里面的。如果把启示录七教会（二、三章）作为历代教会的缩影，我们就可以从里面找出若干危机来：

1. 只有表面活动，里面失去爱与能力的形式主义（二 4）
2. 强调救恩的纵欲主义（二 6；罗六 1-2）
3. 强调民主，不服权柄的虚伪民主制度（二：6；参士廿一 25；诗二 2）
4. 大红龙的政治迫害（二 10；徒十二 13）
5. 异端邪说和假先知的内在腐蚀（二 20-24；徒二十 29-30；提后二 17-18）
6. 与罪恶携手，与当权者妥协的投机主义（二 31）
7. 以善事代替救恩的社会福音（二 19）
8. 耶洗别掌权的宗派主义（二 20-22）
9. 人意的假复兴（三 1）
10. 与世俗混合的宽大主义（三 16）
11. 失去信心的唯理主义（三 18）
12. 自权的个人主义（三 20）

这是荦荦大者，此外还有许多。这些危机，都给教会带来了生存、成长和发展的威胁。

忙乱的时代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机器渐渐代替了人力。机器第一个特点是快，远非人力所赶得上。机器转动得越快，工作率越高，资本家的利润也跟着增加。机器不住地赶快，工人也要跟着快，不能落后。

一次，我们到底特律福特汽车厂参观，这一头眼见炼钢开始，那一头一部崭新的汽车出厂。该厂全部机器管理。当我们站在一个工人背后，一部未完成的汽车来到，那工人给它上了四粒螺丝钉。用不着加快，也不容许慢，螺丝钉刚好，那汽车就向前进，由另一个工人给它另一种配件。从工作的角度看来，那工人已变成机器的一部份，跟着机器转动，一同赶快，一点慢不得。

若干工人告诉我，一进工场，机器一开动，就跟着机器赶快，放工回家，已经筋疲力竭。

在工业城市，时间就是金钱。工作多少时间，就收入多少工钱，十分现实。所以多少东方基督徒，平日热心得很，来到北美洲，受不起一小时美金三块钱的工价引诱，连主日崇拜都丢得一干二净，拼命赚钱。

还有，在东方，作丈夫的外出工作，太太在家料理家务；作丈夫的回到家里，还可以休息一回，享受一番。在西方，一方面是生活程度高，一方面是男女工作机会平等。因此先生工作，太太也工作，晚上放工回来，大家都累。既然大家一样挣钱（男女经济地位平等），一样疲倦，那么家务也只好大家共同分担；太太烧饭，先生就要开洗衣机洗衣服。回到家里，忙里有忙，累上加累。

有人因为觉得工作忙碌，赚钱不易，因此不愿白白受苦，要讲究享受来补偿。有人周日工作，周末就到别处渡假，歇息疲劳。就因此，在工业社会中，信徒对于聚会，很容易失去热心。

今日大家都嚷着「工作忙」。「忙」对于教会工作，对于信徒属灵生命，都有很严重的影响。

教会也在忙乱中团团转

另外教会的本身，也有一个「忙」，那是「开会忙」。

今天是民主时代，所谓民主，就是个个人都当家作主。事无大小，必须让自己出主意，就因此，教会当局也让大家都有机会参加。今日若干教会，组织重重叠叠，而每个组织，大会小会又多得很，搞得信徒个个刻无暇晷，头昏脑胀。某次，看见有人写一篇小文章，说某教堂打烂一块窗玻璃，必须等到月会，由牧师提出长执会讨论。讨论结果，交给牧师招商占价。再等第二次月会，由牧师报告，三家玻璃店三张估价单，七角、八角、九角。讨论结果，由估价七角的玻璃店装修。几毫子的一小块玻璃，必须经过两次月会，经过很多人来「弹精竭虑」处置。真是民主得太荒唐。

今天教会里面，一个稍为热心，稍有才干的信徒，每礼拜开会，少则三五次，多则十余次，而每次一拖就是二三个钟头。搞得一提到开会便怕。

不错，教会事须要大家知、大家理、大家负担；但必须「权」与「能」分开，分头去做，分工合作。目有目的功能，目的事应该让目负责；耳有耳的功能，耳的事应该让耳负责；如果耳目工作不分开，目要包办耳的工作，耳要代替目的活动，那么一定工路紊乱，功能丧失。对于教会事也是如此。

地方教会开会忙，还有教会领袖也开会忙。今日很多世界性会议，或者全国性会议，常常看见教会领袖，这个月远飞欧洲，刚刚回来不久，又要到非洲开会，再不久又要到美洲去。如果说这些领袖外出，可以联络感情，交换经验，倒也说得过去。如果说能够把会议结果，带到自己教会，结合自己教会情况，另行草拟一套可以施行的方案，那恐怕是过于奢求。照我所知，若干领袖开会回来，行装甫卸，本会会务还没有办理，又要准备远行。他从会议中所带来的文件，究竟有没有时间从头看过，已经是一个问题，那还有时间去纹脑汁，草拟新方案？恐怕从会场所带回来的，只好让它们长远躺在高阁上而已。

我总认为今日这些世界性会议，宣传的作用多于实际。

教会的「活动忙」

今日教会开会忙，忙于开会，结果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会终日，聚讼纷纭，徒然劳师动众。今日已经有人把开会忙，认为是教会公害之一。

今日教会还有一个忙，就是「活动忙」。

当教会进入常态，有如一泓春水，平静无波，教牧就会自觉工作平淡无奇，好像不足号召；教会当局就会担心「平静」，将带来「静寂」，以至于「静止」。因此大家就要绞脑汁，草拟新计划、新方案，发起新运动，好叫教会像陀螺一般，旋转不停。

今日教会的活动，实在已达到忙乱的地步。信笔拈来，一间像样的教会，一年的活动就有：

1. 福音性的活动 -- 布道会、奋兴会、培灵会、查经会
2. 教育性的活动 -- 宗教教育、主日学校、查经班、祈祷会、神学延伸、教会成长、心理辅导
3. 组织性的活动 -- 儿童团契、少年团契、青年团契、成年团契、伉俪团契、学生团契、妇女团契、诗歌班
4. 纪念性的活动 -- 周年纪念、五年纪念、十年纪念、百年纪念、生日、新居、满月、婚丧、感恩会
5. 季节性的活动 -- 春令会、夏令会、秋令会、冬令会、新春、圣诞、中秋、郊游
6. 地区性的活动 -- 家庭礼拜、家庭感恩、东区、西区、南区、北区、街坊的周会、月会
7. 联合性的活动 -- 跟本宗派各教会联合、跟本地区各教会联合

这些计划越多，花样越新，刺激性越大，牧师就会越得人拍手称赞。如果没有新计划、新花样，牧师就会被人认为黔驴之技止于此矣。因此大教会，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几乎日日有活动。

一间教会除了上述经常性的活动外，还有某些特殊性的活动。以布道工作而言，一间教会一年之中，早有整个计划，想不到：

1. 差会或总会的领袖们，或者某某大布道家，大人物，路经贵地，这时教会就要为着他们安插工作，安排聚会。
2. 其次，一些外地的传道人，很想外出走走，提高声价，便夤缘请托，希望一些大地方，有机会让他们见见世面，出出风头，回来后就可以表示他们究竟与众不同。

有一个大都市大教会的牧师，某次曾慨叹地说：我们的教会，有如国际机场，来往客机都要降落，实在是应接不暇。」

3. 还有，今天教会有某些大有才干的传道人，他们究非池中物，他们从他们原有的机构中，脱颖而出，自己创立另些世界性的组织，来领导工作。比方有人出来搞学生运动 -- 中学生运动或大学生运动；有人提倡工人运动；有人提倡教会的联合运动
- 这些不但言正名顺，而且是十分需要。这些领袖们到处便说服各教会，联合起来，在他们领导之下，来推行这些新运动。实在说来，他们不但有成套的理论，也有很好很新的方法，叫人乐于接受。不过问题不在于这些运动正确不正确，而是在于当地教会的人手够不够，人力够不够。一些大教会，人才济济，工作人员多，抽调一些人力去参加这些新运动，并没有难处。一些教会，工

作人员少，应付日常的工作已经觉得很吃力。不参加，大家会认为你不肯与人合作；要参加，只好放下经常的工作，结果顾到东来顾不到西。还有一些小教会，人才少，经济力弱，为着表示合作，也只好摇旗呐喊；但到头来，除了一阵热闹之外，算算也得不到什么实际的益处。

教会经常的活动，已经够忙，现在再加上一些特殊性的活动，便叫教会忙上加忙。大教会人才多，经济力强，还可以应付；小教会有如一头小牛，背上过重的轭，实在穷于应付。

教会忙乱的结果

因为各教会工作事务过多，因此造成下列的现象：

1. 聚会人数少 -- 除了主日聚会外，其他特别聚会，就如培灵会、布道会等，十年前可能听来十分拥挤，现在呢？一间千人的礼拜堂堂，有时听众稀稀疏疏，不过二三百人（大城市各教会常有一些游行听道家，前来凑热闹，小地方教会就吃了亏）。信徒因为本身工作忙，加上聚会太多，无法应付；因此除了某些「名扬四海」的大布道家外，聚会人数日见日少，不是信徒不热心，实在聚会太多，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2. 青年参加不多 -- 在各样聚会中，青年人参加不多，主要的原因，因为功课太忙，试想数十年前，学校的制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数十年后的今日，仍然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这数十年间，科学发现日多，知识的领域日广，这些新知识，都是现代青年需要知道，他们要学习的东西加多，但学习的时间却仍旧，因此只好埋头苦干，加紧恶补，因此今天的在学青年，实在学习太忙碌。

还有，从前高专学校，大家不大注意读书只要能够写写名，记记账，就够了。现代青年却挤着要拥进中学大学之门，竞争太激烈。青年学习不进则退，因此不但功课忙繁，而且精神也十分紧张。在这种压迫下面，很多青年对于教会各项活动，就极其自然地减少参加。影响所及，最利害的就是诗歌班的活动。有的教会，要保持主日一定献唱，有时也无法，只好临时把旧诗炒炒冷饭，应付应付。不知的人，有的瞪着眼，责备青年人不热心；有的却怪青年人没有信心，言下之意，大有你若大有信心，考试不必预备，也可以安然过关。

3. 教牧负担过重 -- 除了少许懒惰，不求上进的教牧外，每一位教牧都是存心希望他的教会日比日进展，他的工作日比日有声有色，能够得着上帝和人的喜爱。因此在草拟新年的新计划时，一方面是自己过去辉煌成就的老经验；一方面是采取别人的新方案，吸收别人的新贡献，把工作计划写得淋漓尽致。想不到日子来到，多几个人举行家庭感恩、多几个人嫁娶、多几个孩子满月、多几个病人入医院需要探访、多几个老人魂归天国（有的地方，有人魂归天国，少则三五日，多则十日两礼拜，晚晚要举行安息礼拜）。还有多几位布道家来到，要多举行几次布道会、奋兴会。多几个世界性的运动来到，不甘后人，要尽力筹备（每次筹备自二三个月至半载一年不定）。牧师原有的计划，已够周详，再临时加多这些特殊性的工作，何止百上加斤；牧师固然喘息不已，办事处的同工们也手忙脚乱。某次，和一位大城市大教会的牧师路上相遇，他向我诉苦说：开会忙，工作忙，应

酬忙，自拜一至拜六，忙个不休。我问他礼拜讲道如何应付？他苦笑说：传道数十年，肚子里还有不少东西，只好拜六晚临急准备应付。这位牧师说的是实情。有人批评牧师讲道没有新鲜青草牧养羊群。却不知道今日若干牧师在「忙乱」的情况下，自己被压得心灵枯干，自顾不暇，遑论他人。

就因此，今日教会在忙乱的情况下，表面的活动，倒是热烘烘，数字的记录也是大有进步，谁知道里面属灵的情况却是干瘪。

圣经要我们在正常中「长进」

其实照圣经的真理看，我们工作需要努力，但却不应「忙乱」。马大式的「忙乱」，从属灵的角度看，并没有真正的价值。

圣经所教训我们的：

1. 牛吃草需要反刍 -- 神的儿女像牛，是洁净的兽。牛吃好草，需要时间休息，让它好好反刍（即倒嚼；利十一3）才能消化，青草才能成为生命的养料。如果吃草不反刍，吃了不消化，势将成为病牛。

今天有人把神的儿女当作「填鸭」，以为填得多，一定肥得快；结果，不注意作息，没有时间好好反刍，吃得多，反倒胀得利害，无益反而有损。

2. 生命要自然成长 -- 主耶稣在马可四章廿六至廿九节，提及生命的成长，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再后满结子粒。不能揠苗助长，要让它一天天自然长进。

人总喜欢用方法，喜欢寻找刺激。以赛亚书四十章卅一节，提到属灵三动态，第一是展翅上腾，第二是奔跑，第三是行走。照一般看，应该飞是最好，跑是其次，行走最平凡，不值一提。可是神的看法却不如此，飞是最初步，再进一步才是奔跑，最高级才是行走。一个开始得救的人，样样要学飞，慢慢学奔跑，最后才知道就是整天奔跑也不能，这时才渐渐正常，「行走却不疲倦」。人喜欢神奇，因此要变戏法；撒但要主耶稣变石头为饼，从殿顶跳下来，都是针对人的心理。但主耶稣却保持正常，宁可饿肚皮。人也喜欢刺激，但刺激只有一定的程度，刺激过度，不但无益，反而有损。今天多少聪明人，在教会里利用各种方法来刺激信徒，虽然一时有功效，但神所要的乃是按着自然律成长。

3. 按着孩子们的力量行走 -- 以扫要在前头带路，带领雅各的家人牛羊赶路。雅各说出一句十分重要的话：「..... 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创卅三 13-14）

雅各这几句话，不但看见他的心是何等精细，也是何等柔细，一副父母心肠，迥非以扫这粗人所能够了解。

雅各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也知道群畜在乳养的时候不能赶路。他们需要照顾，需要特别体贴，因此雅各说，我要量力。量谁的力？不是以扫的力，不是雅各的力，而是孩子们的力，牛羊的力。叫他们慢慢而行，直走到目的地。

我总觉得很多时候，教会以及神的工人们，在带领上，只像「工头」，缺乏一副父母心肠，来照顾、来栽培神的羊群。他们希望有轰轰烈烈的声威，有辉煌光荣的成就；他们不惜动员一切的力量，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结果目的也许达到了，名声也许得着了，

但这些「孩子」和「牛羊」催赶太甚，有的未到目的地，已经倒在路旁，再无力量赶路；有的虽然勉强到了目的地，也人仰马翻，筋疲力竭。他们为工作而工作，忘记一切属灵的工作，不但为着神的荣耀，也是为着造就神儿女的生命。

人的工作，好像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结果张溢泛滥，直到颈项，差点把人淹死；只有神的工作，像西罗亚缓流的水。可是有谁喜欢上帝缓流的水呢（赛廿八 6-8）？

「上帝出现如晨光，临到我们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何六 3）祂使我们如坐春风，如沐化雨。今天神的工人们，谁体会上帝的心肠，来牧养祂的羊群呢？他们的目的没有错，但他们的方法却违反上帝的心意 -- 按着自然律生长（可四 28）。

中国人很懂得拣食，他们到市场买鸡，不买「打针鸡」，宁愿多付些钱，买那些按自然方法长大鸡。

「什么是「打针鸡」？原来农场养鸡，当小鸡时，就给小鸡注射荷尔蒙等，让小鸡长得特别快，三个月就可以出卖。这些打针鸡，虽然长得快，吃时却缺少肉味。今天有多少人也想把信徒当作打针鸡看待。

在忙乱中迷失方向

「忙乱」是今天教会一种新危机。政治迫害曾想灭绝教会；异端邪道曾想混乱教会；罪恶污秽曾想腐蚀教会 。在工业社会的今天，「忙」却成为一种新危机，叫信徒爱主的心被挤掉，叫神的工人们像马大一样，为许多外面的事纷扰忙乱，却失去那内里属灵的平安，宁静和祝福。

列王记上二十章记载一个小故事。一位先知门徒化装了坐在路旁，等亚哈王经过时，对王说：刚才有人把一个俘虏要我看管，说如果失去了要我赔命。我在忙乱之间，那俘虏跑掉了，现在怎么办？

王说：你自己的口，定你自己的罪，你要赔命。这个人不是没有事情做，而是事情太多，以致把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忽略，需要赔命。今天有些教会也是如此，他们渴想教会兴旺，他们听了某教会有一个新运动、某博士有一个新计划、某组织有一套新方案 。而且这些运动、计划，在某某地方颇有成效，他们听了，便全部接受起来，希望教会可以走进复兴之路。他们的存心是好，可惜他们忘记坐下计算自己的力量，认清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些新方法究竟能否派用场。

他们的难处，不在没有事做，而是事情太多。结果力不从心，事与愿违。

有一个小孩子拉着一头大猎狗，直向前走，有人问小朋友，到哪里去。小孩子说：我不知道，不是我拉着狗，是狗拖着我。今天「忙」成为教会的新危机，许多事务，许多工作，把教会拉着向前走。大家在后面直跟，跟到那里去，恐怕是莫名其妙，迷失了方向。

尊重神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 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

有一位青年人常说，我们尊重神，神就尊重我们。虽然这青年只说对了一半，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肯「尊重神」，特别在这狂傲悖谬的世代，总算是难能可贵。

可是「尊重神」这句话十分抽象，必须有具体的事实和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不然，可能满口「尊重神」，实际却是藐视神；正如若干东方绅士，满口「尊重女权」，却暗中有在外面金屋藏娇，在家中作土皇帝，一样的虚伪。

我们要尊重神，因为神是配得我们的尊重敬畏。一个尊重神的人 --

一、尊重神为大

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是祂的座位，地是祂的脚凳，万民在祂面前不过是水桶里的一滴。祂超越、祂伟大；马利亚一见到祂，便说「我心尊主为大」。我们的神是大，我们有没有尊祂为大呢？

我们的心，是神作主，还是自我作王呢？我们生命的宝座，是神在那里统治，发号施令，还是我们自己掌握，我行我素呢？

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喜欢自称是神的「奴隶」。奴隶在主人面前，是绝对的顺服，完全的听命。奴仆总有个人的主张，个人的爱好，但当他想起了自己不过是奴仆，他只有撇下个人的主张，放弃个人的爱好，把出于自己的否定了，一切唯主人的命令是遵。

我们的神是大，我愿尊祂为大。在主祷文里面教导我们三件事：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我们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有没有尊神的名为圣呢？

文士们抄写圣经时，写到神的圣名时，他们要把笔放下，洗洗手然后再继续写下去。他们是否只具形式，我们不必管他，但他们这种敬畏尊重的态度，会感染我们，叫我们对神油然而生肃然起敬的心。

世人喜欢随口说「天晓得」，有些基督徒却把它改一改，随口说「上帝知道」。他们用一种游戏的态度，滥称神的圣名。经上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出十九7）当基督徒妄称上帝圣名时，周围的人听见，就会十分容易因着你玩弄的态度产生了轻慢神的心。在无意中，你给他们放下绊脚石。

过去在国内举行纪念周时，一提到「国父」时，大家便肃立致敬；基督徒如果随便妄称上帝圣名，与世人比较，实在太不像样，那一份轻慢的心，实在得罪神。

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小节，让我们小心。

尊重神的名，最好的方法乃是生活行事，随时随在叫神得荣耀。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五 16）

「只是你们这些事（犯罪），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撒下十二 14）

2. 我们愿神的国降临在地上，先应该求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让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和统治。今天我们的生活太放纵，随心所欲；世人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只是世俗的色彩；世人在我们的身上所嗅出来的，不过是那邪情私欲的味道；世人跟我们接触时，所感觉到的，一点属灵都没有，完全是「肉体」而已。

我们没有让神掌握，让神统治，各人任意而行，完全是士师时代那种混乱割据的局面。

3.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你尊重神，你一定希望神的旨意没有拦阻地实现在地上。一个人尊重神，一定不愿意伤神的心，破坏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在天上通行无阻。千千万万大能的天使，听从祂命令，成全祂旨意。千千万万的天军作祂的仆役，行祂所喜悦的（诗一〇三 20-21）。以赛亚在圣殿中，看见天使有六个翅膀不住飞翔，表示天使用最坚定和迅速的行动在执行神的命令。就是这样，神的旨意在天上能够迅速完成。可是在地上呢？神的旨意一次又一次地被耽延，最大的原因，因为神的儿女们，拦阻了神的旨意。

许多时候我们侈谈神的旨意，我们再三表示乐意顺服神的旨意，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

我们凭己意拟好了计划，我们觉得对自己十分有利，就把这计划拿到神面前，名为祈求，其实是叫神批准。我们好像一位经理，拟妥了计划，然后带到董事长面前，希望董事长签个OK，然后便放胆去施行。我们所以这样作，是希望上帝给我们祝福，让我们在计划中大功告成。

当上帝给我们否决时，我们可能 --

第一、把上帝当作那个「不义的官」，哭哭啼啼，日夕纠缠着；上帝啊，你不批准，我一定不放手（参路十八 1-7；创卅二 26）

第二、学习巴兰的样子，口里说大王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華的命令.....」（民廿四 13），十分正经；可是却一早便骑着驴子，走上摩押的道路，不达目的不罢休。（民廿二 21）

第三、走上约拿的道路。上帝要我到尼尼微，我不去，我要选择自己的道路到他施去。我最倔强，我最好胜，我要跟上帝顶嘴到底，执拗到底。

就是这样，神的旨意在祂儿女们身上无法通行，遑论其他。我们如果尊重神，我们一定要高举神，荣耀祂的圣名。

我们如果尊重神，一定要顺服祂的权柄，服从祂的统治。

我们如果尊重神，一定要遵行祂的旨意，凡事讨祂喜悦。

二、尊重神的话语

你尊重某人，一定尊重他说的话。言为心声，借着言语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你尊重他，一定乐意体会他的心意，讨他的喜悦。

人对神也是如此。

撒母耳对神说：「耶和华阿，请说，仆人敬听。」

马利亚坐在主耶稣脚前，洗耳静听，心不旁鹜。

每一个尊重神的人，都尊神的话语。

圣经是上帝对人类的直接启示。祂的心意起初是借着众先知，以后就借着祂儿子，向我们显明。（来一 1-2）圣经就是上帝借着祂众仆人的手笔，把祂的心意记录下来。里面有命令、训诲、计划、预言……。一个尊重神的人，借着圣经明白神的心意，他就乐意地、敬谨地照着行，讨神的喜欢。

一个尊重神话语的人，有几个基本态度；第一、爱慕：喜欢读、喜欢听，在他心中，神的话语比蜜更甜、比金更宝。第二、思想：不是掩卷就忘记，听过就算数，乃是藏在心中，反复思想，直到心中发亮光。第三、遵行：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最大的目的是要我们遵守实行：听道固然好，听了若不行，那个「听」除了叫我们头脑大些，更懂得批评些，就一点用处都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听得多，懂得多，可是听而不行，慢慢就变成伪君子。当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时，文士们知得最早最清楚，可是他们知了却不去寻找，结果一无所获。

尊重神的人一定尊重神的话语。今天教会里面的不信份子，主因是不信神的话语：圣经第一卷创世记，是神话，不足信；末一卷启示录，讲大灾难，讲千年国，是幻想，不可信；圣经讲神迹、讲复活、讲童女生子、讲代罪羔羊，飘渺难凭，不应信；讲道德、讲伦理、讲顺服，不合时代、思想落伍，不要信。就是这样，根据理性作取舍，迎合时代为依归，圣经变成被告，人智高踞法官的宝座，圣经只凭各人的爱憎，这里拣一点，那里拣一点，任凭宰割，其他的都丢入废物堆。

不信派造成不信的教会，圣殿变成贼窝。这是末世教会的光景。

一个尊重神的人，把神的话语看为最高的权威。他们高举圣经，认为是信仰的最高法则；笃信圣经，认为是信徒生活行事的唯一准绳。他们把自己放在圣经的天平上，让神的话语显出他的亏欠，判断他的是非，指引他的道路。

这是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人的思想变得尤其快速。前以为是，今以为非；前以为丑恶，今以为美丽，一切失去标准。在这个时候，谁肯遵照古老的圣经来决定一切呢？

这是一个侈谈民主的时代，人意决定一切，谁的手多，谁就胜利。说一声「大家同意」，管它圣经不圣经。

这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时代，男孩子长发垂肩，裤管拖地；女孩子袒臂露胸，有的还挖一个洞，让肚脐突出来。他们口唱「为主而活」，过着的却完全是世俗的样子。他们的理由乃是谁不爱美，潮流如此，我们怎能遗世独立？

尊重神的话语，并不在于大家来参加查经班，背几节经句，乃在于寻求神的意见、神的看法；然后以神的意见代替我的意见，神的看法代替我的看法。全世界都以为是、以为美，如果跟神的意见相左，我宁愿尊重神的意见，甘被世人嗤笑。

三、尊重神的仆人

神的宝座在天上，祂向人间传达命令，旧约时祂用众先知（有时也差遣天使），新约时祂用众使徒、众先知。无论是先知、是使徒，凡被拣选、被差遣的都是神的仆人。他们的任务，乃在宣达神的旨意，传达神的话语，建立神的国度。这些人都是神所拣选，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一个人如果尊重神，他一定尊重神的代表。

读列王的历史，那一个王敬畏神，他一定敬畏神的仆人；那一个王离弃神，他一定轻慢神的仆人。「爱屋及乌」，「恶僧及笠」，「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约十五 20）无论那个时代，人如何对待神，他也如何对待神的仆人。人若恶待看得见的神的仆人，怎会敬爱那看不见的神？（约一四 20）

以色列王约阿施为着政治的理由，拜金牛犊，陷民于罪；在这事上他不听以利沙的话，虽然如此，当以利沙弥留时，他伏在以利沙脸上哭泣，「我父阿！我父阿！.....。」究竟他还敬重神的仆人，有如自己的父亲一样。（王下十三 14）

撒勒法的寡妇，她甘心把仅余的面粉作成小饼，先让以利亚吃。这是最后一餐。这个外邦女人，敬爱神的仆人比选民爱得更多更深（王上十七 13；太八 10）。

尊重神的仆人并不容易。因为神的仆人并不是一尊泥塑木雕的菩萨，坐在那里给你膜拜，大家可以相安无事；而是他要开口传达信息，并且他所传达的信息，常常是你所不喜欢听，无法接受的。就因此极其容易要发生冲突。如果是假先知，为着讨你的喜欢，他可以立刻顺风转舵，说些平安吉利话，跟你妥协。偏偏那些忠心的神仆，都是铁嘴硬骨头，一点不妥协；在这时候，你只有两条路走，第一、顺服神，在神的话语上俯伏，在神仆人面前低头。第二、强调到底，老羞成怒，击杀神的仆人，毁灭他的口。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的仆人要被迫害，「所以我差遣先知.....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太廿三 34）无他，受不起他们的责备、砍削、琢磨。

近来我想，许多人满口爱耶稣，歌唱耶稣，身上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耶稣招牌，火热得如火如荼。倘若今天耶稣来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一同生活，他们的反应将如何？

有人想他们一定爱耶稣入骨，全所有都为耶稣摆上，事无大小一定寻求祂的喜悦。

我的想法恰恰相反。

主耶稣曾选召十二门徒，可是当耶稣钉十字架以前那三年半，我们好像找不到门徒热爱耶稣的记录，门徒与耶稣似乎只在师徒的关系上。他们跟从耶稣每日所盼望追求的，恐怕只有属世的发达而已（可十 35-45）。就当耶稣已经被卖，门徒还在那里争大（路廿二 24），对于耶稣受难似乎不大关心。

启示录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设立千年国时，祂自己作王；那时普世都在祂的统治下，可是在那漫长的一千年中，世人对耶稣的统治服烦极了，最后造反，爆发了推翻天国的战争（启廿 7-9）。

为什么如此？难道今日基督徒比十二门徒更爱主？比天国子民更圣洁么？

我细想它的原因。今日因为耶稣不在我们中间，大家就猛想耶稣的爱、温柔和怜悯；慢慢在想象中就塑造起一个「慈爱的神像」来，不住敬拜、歌颂、赞美。越刻划越突出，这时你也来歌颂赞美，他也来歌颂赞美，在这个冷酷、空虚的时代，耶稣就成为新一代的偶像（盼望读者了解我的意思）。其实，如果耶稣今日真的跟这些人在一起，需知耶稣不但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不但是恩典的，也是真理的；不但是温柔的，也是严肃的；不但是怜悯的，也是惩治的；主耶稣所要求的，并不以整天直着嗓子喊叫，唱唱时代圣歌，扭扭屁股，表面的热闹为满足；祂所要求于你的，是真正的撇下（不像今日许多人，双手紧紧抱着金牛犊，却满口爱耶稣），真正的跟从，背上笨重的十字架，走上那崎岖的窄路。祂所要求的，是生命的成熟，生活的光辉，与真理的严格锻炼。祂爱，祂也管教，试想这样一位恩威并济的严父型的耶稣，岂是今日大家所能够接受？你说我要自由（其实乃是放纵），我要享乐，有什么事情大家举手表决。你只把主耶稣当做「神主牌位」，拜拜跪跪就可以，但却由自己当家作主。可是主耶稣却要掌权，管理你的全人，这样不上半个月，只怕大家关系破裂了！

作千年国的国民有福了！其实未必，主要统治、管理；祂要用律法、真理、铁杖的权柄。肉体有许多要求，情欲要寻找出路，在千年国有如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埋怨生活太单调，日子没有味道，他们需要色情的刺激，因此当撒但一引诱时，那埋伏着的情欲，便如定时炸弹爆发。

耶稣可爱么？是，祂诚然可爱。耶稣可憎么？也是，不然，为什么他被厌弃钉十字架，被造反、被推翻？耶稣可憎，因为祂是神公义、光明、真理的化身，不容易为罪人及那假冒为善的人所接受。

为什么一个真正的神仆，常被逼害，「耶路撒冷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路十三 34）。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地，是祭司、长老的驻驿地，是选民的都城，为什么竟常迫害神仆。无他，因为神仆传达神的信息，攻击他们的罪恶，揭他们的疮疤，露出他们的狐狸尾巴，为他们所不容。

「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主耶稣因为说直话被弃绝，神的家仆人也因为说直话，一个个被打倒。「真理要上断头台」，说来可悲。

可是这些倒下的忠仆，他们的血正见证那时代的罪恶。「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约十五 18）耶路撒冷因常杀害神仆，「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路十三 35）

符类福音曾四次提及神的仆人被凌辱迫害（太廿一 33-41；可十二 1-8；路二十 9-15；太廿二 1-7），可是神并没有忘记。祂等候（启 6:11），最后祂要报复。

「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诗一〇五 15）米利暗是摩西的姊姊，她曾经救过摩西，可是后来为着争权，她毁谤摩西，神并没有放过她。她被惩罚，长大麻疯，她用毁谤的话污辱摩西，想不到神叫她长麻疯，自己污秽自己，被隔离在营外。每一个污辱迫害神仆的人，神总没有放过他们。

这是一个造反的世代。权威被打倒，「皇帝从马上揪下来」，每个人都要自己出头。教会也是如此，神的仆人被藐视，很少尊重他神圣的地位，服从他属灵的权威。有的教会

牧师要仰长老执事的鼻息，有的教会牧师连举手权都没有，他在会议席上只不过「列席」而已。牧师是「牧人」，信徒是「羊」，牧师的职责是引导羊，他手上有竿与杖。现在却「太阿倒持」，首末颠倒，牧师要服从「羊」的命令。羊要到那里去，牧师要跟着。有的教会由几只大山羊霸住长老执事的职位，有的教会由几只披着皮的豺狼发号施令，牧师已经失去他的意义。

有的教会制度，牧师是薪聘的，握着财政的人，不少颐指气使，视牧师为雇工，自己以大老板自居（这些利用信徒的捐款作威作福的人，是最无耻最可恶的人）。

这几年来，美国青年时常暴动，大陆红卫兵造反，影响所及，若干教会青年也起来夺权、霸权，教会虽挂着「基督」的招牌，但里面已经变了质，成为属世的团体。

今天许多教会大闹「牧师荒」；当我们想起牧师的属灵权威失去，神圣的地位不被尊重，牧师只被目为雇工者（在西方国家，劳工神圣，老板对工人很客气，只有教会这些假老板却对牧师作威作福），也就难怪若干有自尊心的青年人，怅然而去，牧师后继乏人。

一个尊重神的人，一定尊重神的仆人。哈嫩如果尊敬大卫，一定不会羞辱大卫的臣仆（撒下十 1-5）。一个不尊敬神仆的人，他不但不尊重神，并且他正在拆毁、破坏神的工作。

四、尊重神的圣日

从旧约我们看见神极其重视安息日。创世记第二章，神定安息日为圣日，祂自己也安息了。十诫第四诫，祂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为圣日，一方面因为这是神的圣日，一方面纪念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出二十 8-1；申五 12-15）。有人因为不守安息日被处死（民十五 32-36），上帝特别借着摩西三令五申要谨守安息圣日（出卅一 12-17；卅五 2）。当尼希米时，日久松弛，会众犯安息日，尼希米再三警戒他们，不可触犯诫命，自招刑罚（尼十三 15-18）。

当新约时，主耶稣每逢安息日，总是进会堂，虔守圣日无间。使徒行传记载保罗无论到那里去，也是进会堂守安息日。这是新约一贯的道理。

为什么我们今日不守安息日（就是第七日），只在主日（七日的第一日）事奉敬拜主呢？新约初期，门徒一面守安息日，一面于主日聚会擘饼纪念主（徒二十 7；林前十六 1）。慢慢发觉两天聚会占时间太多；而另一方面，安息日是以色列人特别纪念出埃及的日子，是他们民族的大庆日；我们信耶稣的人，虽然从属灵方面讲，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天上的星）；但从肉身讲，我们实际究竟不是以色列人，因此这安息日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必需的义务。因此我们拣了主日，因为这日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也是圣灵降临创立教会的日子，这是个恩典光明的日子，大家喜欢在这日子纪念主、敬拜主、事奉主。

虽然如此，但我们深信上帝的话语一点一划是不能废去的。神安息日的精意，我们必须恪守无违。就是当主日时，我们要放下一切属世的工作，跟弟兄姊妹一同纪念主、敬拜主、事奉主。

十分可惜，人总像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轡头勒它就范，它就规规矩矩（诗卅二 9），如果一放松，就像顽猴逃回深林一样，任意放纵。对于主日也是如此。当他们懂得主日乃是恩典的日子，不是律法的日子；是纪念的日子，不是拘守的日子，他们就此放松

了。许多基督徒利用主日去作他个人的私事，甚至择定主日出外旅行，专用主日到郊外作各种享乐的活动，渐渐远离神。

他们却完全忘记，这主日是承受安息日而来。神如何定规第七日要安息、要纪念；主耶稣如何示范第七日要进会堂敬拜、读经；今日信徒不尊重这圣日，把这圣日为自己而用，造成今日教会的冷落，聚会的荒凉。人不尊重神的圣日，神又怎能赐福给人？

「你若在安息日掉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華為乐；耶和華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華亲口说的。」（赛五十八 13-14）

上帝再三叮嘱我们，要尊重祂的圣日。一个人如果不把圣日分别出来，专心事奉主，他说他尊重神，是不易叫人置信的。

五、尊重神的圣所

旧约时，人敬拜神，事奉神的地方，是在圣殿。

圣殿是神圣别的地方，怎样建筑，怎样布置装饰，用什么材料，什么人可以进入事奉，如何事奉，皆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一点不容马虎。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因用凡火献祭，当场死在神的面前，受严厉的惩罚。

圣殿只有一处，祭坛只有一处，以色列人对于圣殿十分尊敬。

新约时，开始信徒还是进圣殿（见使徒行传），后来慢慢真理被释放，他们看清圣殿一切的事奉和祭祀，无非预表主耶稣基督（见希伯来书）；既然那实体 -- 耶稣已经来到，借着主耶稣我们已经直接进到神面前，就再也不用进入那用人手所建造的圣殿，用牛羊的血求赦免。

新约敬拜神的地方，乃在各地教会。聚会的地方，今日称为礼拜堂、福音堂、聚会处等。信徒来在这里要同心敬拜神。

基督徒应否尊重今日聚会的地方？

有人说不必。无论何处，我们都可以奉主的名祈祷、聚会。处处都是一样，祈祷完了，聚会完了，那地方仍是原来的老地方。摩西和神见面时，那地方便称为圣地（出三 5）。摩西走了，那地方仍然是何烈山，牧童一样可以在那地方玩耍、憩息。

有人说需要。聚会的地方如果把它圣别，作为聚会敬拜的地方，我们就要将它看为圣，专为主用，恭敬尊重。

这些意见都说得对。我以为：

1. 临时性的 -- 就如好友三二，郊外一同灵修祈祷；或者个人在河边荫下，默想祷告；以至街边传福音，有时借个学校教室，市集广场，临时布道；诸如此类，逢场借用，聚会完了，大家走了，地仍是那片地，无所谓圣。

2. 固定性的 -- 礼拜堂已经奉献圣别，专为主用，就要把它看为圣所。它虽然不是旧约的「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究竟曾经奉献圣别，「称为主名的地方」，我们就应当把它看为圣所。

因为是圣所，一定要保持整洁，不容污秽毁损。有的聚会地方，一片凌乱，凳子乱放，纸屑果皮乱抛，灰尘蛛网，使人看了十分反感。

因为是圣所，聚会时一定要虔诚恭敬。有的教会，聚会时大家交头接耳，絮聒不已；有人挤眉弄眼，嬉笑取乐；甚至有人打盹；有人夹带闲杂书、新闻纸；无心敬拜，不一而足。

这样的聚会，没有安静的环境，也没有庄敬的气氛，一片嘈杂混乱，如果有未信的人在我们中间，一定不会说：「上帝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林前十四 25）。我们深深相信，有三个人奉主名聚会，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太十八 20）。这样的聚会，如果主耶稣真在我们中间，岂不啼笑皆非。

其次，因为是圣所，是「称为主名的地方」，为着神的荣耀，我们一定要把它布置成个样子。旧约圣殿，金碧辉煌，使人看了肃然起敬。新约聚会处，虽然重点在于传讲真道，宣扬福音，但也不可太差劲。先知哈该责备犹太人，任由圣殿荒凉，自己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可见神的心意。今日许多信徒，注意享受，到他府上去，陈设华贵，俨然大户人家，但聚会的地点，却不成样子，厚己薄神，神一定不会喜悦。

上面所述，是关于聚会的心情及环境，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人要尊重神的圣所，认为是敬拜神的地方。

人好像无知的骡马，必需严严抓紧，如果稍为放松，一下子便如舟下滩，一泻千里。

就如敬拜神这事上，不要说旧约，当基督教传入中国时，传教士十分小心教导基督徒虔诚敬拜主；那时候基督徒所敬拜的神，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的高曾祖父，主日要走三四十里路去做礼拜，鸡啼便赶路，万家灯火才回了家。风雨无阻，虔诚敬畏。尚忆儿时，父母总谆谆教导我们：有事拜六先理直（办妥的意思），今日专守安息日」（潮语神诗）。主日时大家总着好整洁衣服，专心敬拜神。与今日的信徒相比，真是判若霄壤。

今天大家喜欢传说主的爱，主的恩典；在许多人心目中，上帝有如一位老太婆，永远不会动怒。因此你纵然犯罪，只要把那万应灵丹 -- 宝血，拿出来涂一涂，便雪白无瑕，包上得天堂。今天信徒个个懂得上帝无所不在，只要有两个人祈祷，主就听见（太十八 19）。既然如此，何必上礼拜堂。

就因此，大家把礼拜堂看为无关紧要，礼拜日不上礼拜堂。

甲说：我在家读经祈祷，觉得更有滋味，更有心得。

乙说：难得礼拜日休假，我到海滩游泳，林荫憩息，但我没有忘记上帝，一面游水，一面祈祷，一面憩息，一面灵修，觉得更有味道，身心两俱得益。

丙说：五日工作，生活单调，拜五下班便带着家人到外面欢渡周末。主日开收音机听讲道，一样听道，轻松愉快，多采多姿，比坐礼拜堂好得无比。

丁说.....。

大家都有理由，都不上礼拜堂。就因此礼拜堂慢慢人数越来越减，气象荒凉。以穷奢极侈，注重物质享受的北美洲，许多礼拜堂不正在出卖么？你不上礼拜堂，他也不上礼拜堂，礼拜堂只剩几位跑不动的老太婆，无法维持，怪不得最终要出卖。

也因为大家不上礼拜堂，失去聚会、交通，灵性便越来越冷淡低沉，有如一堆炭，分散了，东一块，西一块，不多时红炭便变成黑炭。

我觉得这是魔鬼给教会最利害的杀手锏。耶稣说合一，合一就是力量；魔鬼要你分散，分散下一步就是消灭。圣经说要聚会，魔鬼要你分头去寻求逸乐。聚会不来了，开始良心还不安。慢慢不来聚会惯了，提起聚会，周身不舒服，勉强来了坐在那里，腰骨疼了，屁股痛了，怪聚会长气袋，忍受不了。

魔鬼就利用这最美丽最舒服的方法，不知不觉地把教会拆毁了 -- 你不来聚会，儿女们跟着你不来聚会，不到第二代，宗教信仰在你家庭里整个崩溃了。

弟兄姊妹！请听圣经的话：「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十 25）

初期教会给我们的榜样：「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徒二 41-47）

或者有人说：我们的教会太差，一点灵气都没有；或者有人说：我们的教会是一群戴假面具的伪君子，我羞与他们为伍；或者有人说：我们的教会，是豺狼当道（徒二十 29），小人把持，在那里一点属灵生机都窒息 。那么，你可以另到一个信仰比较好，属灵情形比较好，与他们一同敬拜、事奉、建立神的家。千万要记，合则存，分则亡，不要中魔鬼的诡计。

末了的话

今日是「不义」的世代，人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路十八 2-6），末流所趋，一切都败坏了，教会也然。多年来，我们听见有人高喊着回到圣经去。对！不祇信仰要回到圣经去，生活、道德、敬拜、事奉也要回到圣经里去。如果祇有信仰的回归，那么，势将造成更多的新法利赛人，无补实际。我们要照着神该得的荣耀，尊重祂，向祂俯伏敬拜。

莫把耶稣信一半传一半

上帝是爱（约壹四 8），上帝也是光，在祂毫无黑暗（约壹一 5）。光与爱彼此结合，水乳相融，不能分开；因此祂在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一切所作的，都有慈爱，相成而不相悖（诗百四十五 17）。

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祂完全表彰了上帝。经上说：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一 14）。恩典是爱的自然流露，真理是公义的行事法则，我们的主，祂与上帝一样完全的爱，完全的公义。

我们学习耶稣，传扬耶稣；如果只谈祂的爱而不谈祂的公义，祂的爱将变成老祖母的爱 -- 溺爱、姑息的爱、盲目的爱。如果只谈祂的公义而不谈祂的爱，祂将变成严峻的法官、宝座上的统治者，令人不敢亲近；那都是片面的，偏而不全。

今天有人终日只讲耶稣的爱，他们的心情，我们是十分了解的。试想他们从死亡中蒙恩得救，每一想及这位救赎的主，代死的爱，怎不逢人述说祂的大爱呢？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有什么能比十字架的爱更感动人，百听不厌；因此，他又怎不拣选这希奇的信息向人传讲呢？

他们的存心是好的，信息也对，可就是在无意中把耶稣只传一半；渐渐公义被忘记，真理被忽视；再渐渐正气消失，诚愿者见面时嘻嘻哈哈，只说好话，成为没有骨头的肉团；好黠的慢慢成为伪装属灵人。这样发展下去，教会将变成无味之盐，对社会对时代一点作用都没有。

这并非耶稣不是，而是我们只传耶稣的一半，没有把耶稣完全的讲出来，因此造成了祸患。

圣经怎样讲及耶稣呢？

祂爱、祂也恨；祂忍耐、祂也愤怒；祂施恩、祂也审判。

祂的手曾抚摸那满身泥污的小孩子（可十 13-16）、遍体溃烂的大麻疯病人（太八 3）；祂的手也拿起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外，推倒那兑换银钱者的桌子（约二 15）。在众人面前，祂的鞭子，直抽着那群祭司、长老的心窝。

祂曾讲过八福，祂也讲过八祸；严严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是绊脚石，自己不进天国，却拦阻别人不得进去。

祂称赞小孩子（太十八 3；十一 25），却咒诅教会的当权派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太十二 34），难逃地狱的刑罚（太廿三 33）。

祂描述讨饭的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受福乐；却鄙视资产阶级者的自私，指责他们进入天国比骆驼过针眼还艰难，他们的份乃在阴间，到那日连滴水解渴都无法得到（太十九 24；路十六 19-26）。

祂曾为耶路撒冷未来的命运哀哭（路十九 41），为着那无知无识的人民即将遭遇的灾难伤心（路 廿三 28-31），可是祂却瞋目怒视周围刚硬不信的群众（可三 5），向着冥顽不灵的门徒恼怒（可十 14）。

祂曾答应右边的强盗，「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路廿三 43），天堂的门是为罪人敞开的。可是祂却指责犹太是灭亡之子（约十七 12），是魔鬼（约六 70），不生在世倒好（可十四 21）。

祂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如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彼前二 23；徒八 23）。可是在另一种场合，祂却作人身攻击，斥责希律是一头狐狸（路十三 32）；祂曾十八次责骂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假属灵人，词锋锐利地揭发他们的疮疤（参马太廿三章），把他们骂得体无完肤，见不得人。

祂心柔和谦卑（太十一 29），满有宽容忍耐（路十三 8），可是祂咒诅那不结果的无花树，不让它再白占地土（可十一 12-21），却是何等严厉。

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太十二 20），可是祂却责备哥拉汛、伯赛大，「迦百农阿！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太十一 23-24）。

祂曾应许说：「到我这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六 37）；可是他在另一处却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太七 22-23）

祂第一次降世，是代罪的羊，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赛五十三章）；当祂第二次降临时，却是荣耀的大君，祂要用铁杖审判，绝不徇情（诗二 9）。

这一位就是我们所信所传的耶稣，祂爱祂也恨（来一 8-9）；祂包裹，祂也撕裂（何六 1）；祂高举，祂也摔碎（耶十九 11）。可惜我们只知一半，只信一半，把个耶稣讲成只有爱没有公义，把个教会搞成只谈和平不谈正义。这是严重地，并且基本地违反圣经真理的。

我们再看，初期教会是怎样遵行基督路线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们大讲救赎的福音，三千人五千人信主；来到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却看见亚拿尼亚夫妇因为假冒为善，欺哄圣灵，便被斥责活活倒毙。在撒玛利亚的大复兴中，西门因想用钱购买属灵的权柄，便被彼得严厉的责任：「你的银子，你一同灭亡吧！……」（徒八章）。

那时候，教会一方面宣讲上帝的大爱，一方面却坚持着圣洁公义的原则，正直不阿。使徒保罗被教会差派出去，在他初期的布道进程中，他咒诅巴耶稣，一点不留情（徒十三 9-11）。

以后在他一生的工作中，他高举爱与公义，并不放松。他写罗马书，把神的救恩阐释得那么博大精深；他写加拉太书，肯定地告诉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地位都是因信白白得来的，与行为无关。

可是他提到哥林多教会的腐败情况，却声色俱厉地予以斥责，甚至激起哥林多人的反感，批评「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有人想把他斗臭，说他行事「愚妄」；还有人想把他斗垮，说他是假使徒（林后十 10-12）。

可是保罗毫不退缩，他大胆指责教会的豺狼当道（徒廿 29），指责现实主义者（腓三 19），机会主义者（加五 11），世俗主义者（提前六 20）；他还点名攻击，毫不留情，

把那些不信派剥皮（提后二 17）。他虽然因此被孤立、被围攻（提后四 16），但他仍然刚强奋勇，愿以身殉（提后四 6-7）。

其实我们讲「爱」，中文这个「爱」字，含义不清，究竟是天性的爱，理性的爱，属天的爱，还是人性的爱？是圣洁崇高的爱，还是卑鄙的爱？因为含义不清，叫人无从识别。

希腊语（新约原文）的「爱」字有二：

1. Agapao（阿各巴欧，动词。Agapae 阿割倍，名词）为理爱，准乎道德义理之辨，不涉情感好恶之私者。圣经中所言上帝及耶稣之爱人，或圣徒之爱神爱人，以及爱仇敌，皆用此字。可见圣经之爱，乃是爱人以德，不以姑息；非拂性矫情，恂恂为仁者。（参朱宝惠：原文译词）。

2. Phileo（费来欧）指由感情所发生之爱，与智慧道德无关，凡骨肉之情多用之。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及圣徒的爱，乃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可见讲爱，必须明是非，合真理，否则人性的爱，并不是神性的爱，越爱势将越乱。

今天神的家失去真理，信徒缺少正义感，都因为我们一味讲爱而忘却公义；只谈祂的恩典，而不遵行祂的真理，有以使然。我们必需记住，我们所信的耶稣，乃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理；祂是爱的神，也是公义的主，我们切莫信一半，传一半。

因果报应

「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六 7-8）。

「祂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凡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惟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罗二 6-11）

「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伯四 8）

亚当种罪因，收割罪果

亚当是世界第一个人，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路三 38），当他犯了罪，一样受报应。上帝对他宣判说：

「你既……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创三 17-19）

亚当不但自己受苦，他的家庭也受了苦。他亲见他的儿子该隐杀死亚伯，手足操戈。他也看见罪恶从他子孙身上泛滥起来，成为败坏。正如经上所记：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五 12）

典型的事例

（一）雅各 -- 雅各是上帝所爱的（罗九 13），雅各犯了罪，上帝并没有放过他。他欺父，他的儿子也欺骗他。他欺父叫父亲痛苦片刻，他儿子欺骗他，却叫他在漫长的廿余年中，每次想起约瑟便悲伤难过。他用狡计欺骗哥哥，可是当他听见哥哥来迎见他时，却恐惧战兢，如临死地。他对哥哥那一副可怜相，真是「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他一生最擅弄手段，奸诈狡猾，当他面见法老时，却说出老实话：「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创四十七 9）

（二）大卫 -- 大卫是上帝所特选，合上帝心意的人（徒十三 22），当他计杀乌利亚，他要赔上四条人命（撒下十二 6；出廿二 1）。

他淫人妻女，妻女淫人；暗中犯罪，却在明里被暴露出来。他拆毁乌利亚的家，他的家也被拆毁（撒下十二 11-12）。

他流无辜人的血，他自己也被追赶，惶惶如丧家之犬，他的社稷几乎倾倒下来。

种什么因，收什么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真是叫人惧怕。

新约 -- 恩典时代不能废弃上帝的公义

提及新约，很容易联想到恩典时代。从「恩典时代」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新约什么都讲恩典；审判乃是律法的产品，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只讲恩典，再无需乎律法，再不讲审判。

其实这是极大的错误。

1. 主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面对十字架时，不住地赞叹主耶稣牺牲的恩，奇妙的爱；可是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另一方面，「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五十三5）祂被压伤、受刑罚，是为着代替我们受审判。

如果上帝不讲公义，一句「赦免」便够了，何必叫祂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

去年美国总统福特赦免前总统尼克逊因水门案件一切责任时，曾引起轩然。有人批评福特所做的，有恩典却缺少公义。说这话的人十分糊涂，任何特赦令总是有恩典缺少公义的。一个死囚，他因犯罪构成死刑，特赦就只讲恩典，不讲公义，叫他网开一面，法外施仁；如果要讲公义，只有把他拖到刑场执行死刑。

人总没有办法，恩典与公义相结合，因此不能不得此失彼。

可是上帝所行的，不但有恩典也有公义（诗一四五17）。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但显明祂莫大的爱，也成就了祂公义的要求。

新约第一课 -- 十字架，就给我们清楚看见，「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主耶稣本无罪，担当我们罪孽时，便成为代罪的羔羊）；有罪必须受审判，就是祂自己的独生子也不能例外。

2. 当教会刚刚创建时，亚拿尼亚便因为虚伪诈欺，一念之差，陈尸众人面前（徒五章）。有人批评这刑罚太严厉了。

为什么亚拿尼亚要死？这还不清楚给我们看见，新约时代上帝一样施行公义，执行审判！

3. 保罗在哥林多书信提及「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乃是主惩治.....。」（林前十一30-32）；「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首」（彼前四17）。上帝的恩典乃是宽容，并不是纵容；祂仍要审判，无人能逃避。

4. 新约最后的一卷 -- 启示录，这是一本讲审判的书，有人不敢看、不敢读，因为那审判、那灾祸，太可怕了！我们不要忘记，启示录是新约的一卷。公义的上帝，一定要执行审判。

因此如果有人以为新约是「恩典时代」，可以废弃上帝的公义，那是极大的错误。上帝曾经多方忍耐，但上帝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刚硬不悔改，不过是为着自己积蓄愤怒，一旦恶贯满盈，上帝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罗二5），那时便后悔莫及。

赦免 -- 仍然要受报应

「耶和華我們的上帝阿..... 你是赦免他們的上帝，却按他們所行的報應他們。」（詩九十九8）

上帝赦免，但你撒播的种子仍然要收割。

大卫为着乌利亚的事，终日叹息愁苦，流下多少眼泪（参诗卅二篇）；当拿单责备他时，他立刻认罪。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虽然如此，他仍然要接受罪的报应，不能避免（撒下十二 13-14）。

有一个主人吩咐他的工人种玉米。耕种好了，工人告诉主人，已经种好大麦，因为他觉得种大麦比种玉米好。主人问他：究竟是你作主人，还是我作主人？你出主意，还是我出主意？

那工人想一想对主人说：「我做错了，请你原谅。」主人说：「我可以原谅你，可是田里的大麦不能变为玉米阿！」

人犯罪有三种可能的干犯，第一、干犯了神；第二、干犯了人；第三、干犯了自己。干犯了神，向神认罪，神乐意赦免我们，把我们的罪案涂抹干净。

干犯了人，就不简单。撒该讹诈人，他向耶稣认罪时，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十九 8）。干犯人不但要向神认罪，还要向人赔罪。

有一位弟兄，他养的鸭给人家偷去，他趁着邻家不在，把邻家的鸭偷来，宰了吃了。后来才知道他偷错别一家的鸭，可是已经吃下了，有什么办法。在布道会时，圣灵工，他耳边听见「呷！呷！」的声音。他祈祷总得不到平安，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只有一个方法，向那邻居认罪赔罪。

主耶稣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太五 26）

干犯了自己，许多时候叫你不住受报应，一生受苦。

阿福是一个二世祖，把父母的遗产花光了，还欠了一大笔赌债；正当他走投无路时，他听见福音，向神认罪悔改。可是他悔改了，上帝赦免他的罪，债主却不豁免他的债，他仍然要还债。

露丝这个女孩子，素性浪漫，一天跟着男朋友离家流浪，终被遗弃。正当她走投无路时，她听见福音，向神认罪悔改，回家重新做人；后来她跟着另一个男朋友订婚，等到身体检查时，医生查出她身上有梅毒，那男朋友只好跟她分手。她打击太厉害了，可是有什么办法，上帝虽然赦免她的罪，但她却要继续吃罪恶的苦果，继续受折磨、受报应。

罗拔因为杀人，被判死刑。监狱中，他听见福音，认罪悔改，重新做人。虽然如此，结局仍然被执行死刑。上帝虽然赦免他，但他却仍然按着他所行的受报应。

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犯了罪，只要向神认罪，便一了百了。那是廉价福音，你不要被他欺骗。

今天有些人满口得救，可是生活腐烂，没有见证，得罪人不肯认罪赔罪，不肯严厉对付生活的罪恶和失败，他们自称得着平安，耶利米指责他们说：

「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他们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么？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 」（耶六 13-14）

现世报与来世报

有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何以今天许多大罪人却过着养尊处优，平安舒适的生活，是不是上帝特别恩待他，让他们横行？

答：从前诗人亚萨就因看见善人受苦，恶人享福，内心愤愤不平。直等到他进入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才恍然大悟。原来人生数十年耳，恶人虽发达，转眼之间，归于无有，他们要在上帝的审判前受审判。（诗篇七十三篇）。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凭信心与自信心

信心有二种，一种是自信心，「我信我能」，科学家、发明家、革命家。皆具此信。一种是神所赐的信心，专心信靠神，凭信心行事，上帝就借着人的信成就大事。

「凭信心」是指着一个人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专心倚靠神。实际经历可分为广义的及狭义的两方面。先谈广义的：

挪亚听从神的吩咐，一百二十年之久建造方舟。在这漫长的年月中，洒了许多的心血，费了许多的金钱，来从事这史无前例的工作，实在不容易。万一没有洪水到，试问将如何下台？但挪亚凭着信心，完全信靠神；勇往直前，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一面造方舟、一面传义道（彼后二 5），绝不怀疑。

亚伯拉罕七十五岁时，才离开哈兰，走向那不可知（来十一 8）的迦南地去。究竟前路如何，未来的日子如何，一点不知道；但他完全凭着信心，不迟疑、不徘徊，专心仰望神向前走，直走进那陌生的异族中去，有如羊入狼群。

摩西带领二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红颜白叟，手无寸铁，既乏与国支持，又无粮食水米，便想走过那茫茫旷野，去建立他们的国家。说起来这是大笑话。若问摩西为什么如此做？摩西的答复应该是：我们所倚靠的乃是永生上帝的应许，我们凭着信心，单独倚靠神，深信上帝会为我们成就奇事。

以利亚隐藏在基立溪旁，每日坐等乌鸦衔肉给他吃；逃难在撒勒法寡妇家中，每日坐等油瓶出油、面缸出粉。如果我们问以利亚，神的应许靠得住么？他的答复必定是：我凭信心，专一信靠祂而活，除此以外，别无所知。

凭信心就是伸出我的手来，让神拉住我、牵引我，向着前面走；前面的道路我虽然没有走过；未来的遭遇我虽然无法预测，但我凭着信心，将自己一切完全放在祂的掌握中，我只单独仰望祂、信靠祂，深信祂的道路最好，安排没有错误，绝不为自己担心。

每一个神的儿女，特别是神的仆婢们，都应该有信靠神的心，凭信心去生活、工作、战争。

可是从狭义来说，近年来大家所谓「凭信心」已经渐渐变为专指生活而言。「我们工作没有差会支持，我们是凭信心」；「某某人没有接受教会的聘请，他完全是凭信心」。意思是说，他没有接受某教会某团体某差会的薪酬，他的生活需用是凭信心，仰望神的供给。

本文所指的「凭信心」，特别是着重后者，狭义而言。

凭信心生活的工人

查考历史，教会最初期，使徒到处传福音，生活由信徒爱心供奉。平时居无定所，食无定时，因此生活有时饱足，有时饥饿（参腓四 11）。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在不信的人中间，他宁愿自己作工养生（徒二十 34）。后来信徒渐多，需要有人放下工作，全时间事奉，他们的生活必需解决，因此保罗强调「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林前九 14）。「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加六 6）。这就渐渐沿变成为教会薪给制度。

近世上帝与起另一些工人，他们不属某一个教会（宗派），而是服事众教会（在各宗派间工作）。他们既不属于某一个教会，某一个教会当然不负责他们的生活费用，这些人的生活需用就必需凭信心，专一仰望神的供给。就如近代宋尚节博士，以及像宋博士一样脚踪，甘心撇下一切，背十字架到处传福音，或负起浇灌栽培的人（林前三6）（即俗所称布道家、奋与家等）。他们过的就是凭信心生活的人。

因此，「凭信心生活」更清楚的意义，应该是「凭着信心，单独仰望上帝供给他生活的用度和需要。」

其实，严格说来，神的工人个个应该是凭信心生活的人。受薪的呢？是神借着教会供给他的生活需要；不受薪的呢？是神借着其他方法来供给他的生活需要。只因为受薪的人，从人的手，固定地，按时领受薪金，渐渐地就会从仰望神的手，移转到倚靠人的手，把人当作老板，靠老板生活。而付薪的执事，因为一次再次又再次从手中付薪，渐渐也会有意无意地产生老板的念头，把牧师当作雇工，因而构成雇佣关系。

廿五年前，我在香港某教会担任传道工作。政府要发给居民身份证，领证的人必须填表。其中一项问你的雇主是谁。中国教牧从来是不把自己当作雇工的。中国人传统道德是尊师重道的。「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与「天、地、国君、父母」并列，一向是被尊敬的，现在突然被当作雇工，怪不得教牧们为之哗然。可是政府的看法，十分现实。「你有没有固定工作？」「你是否因这固定的工作？领取固定的薪金？」「是谁付给你薪金？」「付薪金的人就是你的雇主。」不过几个问号，就把教牧从崇高的师尊地位，拉到「打工仔」的地位。

卅余年前，我在某处浸信会工作。某次开区年会时，大会的总干事罗锡嘏牧师被邀出席演讲。中间他提及他阅过西差会的报告书，中有「西教士及其雇佣人」之句。他顿一顿很激昂地说：「我承认我是上帝的奴仆，但我不愿作任何人的雇佣人。」中国同工闻言很激动，列席的西国同工显得很尴尬。虽然如此，但根据薪酬的角度看，有工作才有工价，你拿着人家的工价，不是人家的雇工是什么？除非你不拿人家的工价，否则不承认雇工也不可得。

其实一个受薪的教牧，开始时可能「凭信心」，绝不计较薪酬厚薄。可是一个上轨道的教会，总会按时把薪金送到，复又根据生活指数随时调整生活待遇。这时候，工作安定，生活也安定，渐渐也就凭工作生活，用不着凭信心生活。需要凭信心生活的，就只有那些不属某一个教会的超宗派工人。

凭信心和用方法（手段）

凭信心生活听来理想十分崇高 -- 单独仰望神的供给；并且那些走在前面的先圣们的见证，又是那么多采多姿，生活充满着奇迹，因此大大吸引人。可是实际并没有那么写意。奇迹总是在惊涛骇浪中才出现。奇迹虽然令人向往，但惊涛骇浪却令人望而生畏。保罗还有饥饿、贫穷的时候（林后六4；十一27）；主耶稣一样有饥饿、贫穷的遭遇（太十五32；十七27）；以利亚是大先知，会叫火从天降下，谁想到吃一餐，要饿肚子四十天（王上十九8）。因此聪明人一面侈谈凭信心生活，显出他与人不同，另一面却想尽办法来逃避缺乏、饥饿、困苦。

难道神没有办法，让我们过着丰富舒适的生活么？一个好雇主总不亏负他的工人，难道上帝就亏欠我们，让我们过着缺乏的日子么？不是的！神要磨炼祂的工人，让他们样样都有。就因此，祂叫我们丰富，也叫我们贫穷；叫我们饱足，也叫我们饥饿；叫我们有余，也叫我们缺乏（腓四 12）；叫我们荣耀，也叫我们羞辱；叫我们忧愁，也叫我们快乐；叫我们被高举，也叫我们被打倒（林后六 4-10）；让我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然后才能够帮助、扶持那些软弱痛苦人。因此祂让石来磨，让火来炼我们。

有一位青年学生很热心，常跟人家谈凭信心生活。那些同学背后笑着说：他父亲大财主，学期还没有开始，就汇大把钱给他用，如此凭信心，我不信耶稣也一样能够。

没有经历的见证，有如无根的萍，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可是「凭信心」虽然令人向往，但「有时富足，有时缺乏」，倒不如日日富足更好。正如某人所说：

「众人涌进主的国度 十架少人负
众人争夺主的赏赐 世界有谁辞」

就因此他们虽然高唱「凭信心」，却在想尽方法来免掉缺乏、饥饿、困苦。我爱玫瑰，但我不爱它的刺；我爱十字架，我所爱的乃是佩在胸前那辉煌耀眼的金十字架。

他们最常用的方法，第一便是募捐

我到北美洲，看见很多教会都在巧立名目，用尽方法募捐，连那些信仰纯正的福音团体也然。更令人叹息者，若干中国布道家，已往以「凭信心倚靠主」著名者，到了这边也跟外国教会一样，每封信、每份刊物，都是「钱！要钱！请捐钱！」开口闭口离不了钱。

最奇怪的，他们还高唱「凭信心」。

这是信心么？这是自信心！「我信我能」，就是凭着这份自信心。革命家、发明家，每一位成大功立大业的人，每一个立志上进的人，都凭着它，披荆斩棘、冲破困难、踏出血路、建立光荣的伟绩。

这是信心么？是，是自信心，却不是那倚靠神的信心。倚靠神的信心它只是单独地、仰望倚靠神。自信心的特点是「我信我能」，使用一切办法去争取成功；倚靠神的信心，乃是「我信在神凡事都能」，把一切都交托主，让主自己行事。这是自信与信神最大的分别。

若干革命志士、科学界或实业界巨人，他们不信神，只信自己，他们一样能成就大事。今天若干属灵界的朋友，不必信靠神，只要有强烈的自信心，也一样能成就大事。他们实在不必用「信靠神」作招牌；另一方面却用尽手段去弄钱，这样才不至被那些不信者所讥谓，「你们说神是万能，但看你们沿门托钵，逢人求乞，那一副可怜相，实在叫你们的神丢脸。」

当摩西建造会幕时，他只把神的心意和工作宣布出来，那感动人心的主就自己感动人，结果会众踊跃奉献，富富有余。（出卅 4-9；20-29；卅六 2-7）

一个专心信靠神的人，除了将神的心意和工作告诉人以外，他实在不应该用许多手段向人募捐，劝人认捐。那是世人的办法。如果我们信神，就不必加上人的方法，只应该全心交托，让神自己负责祂自己的工。

在北美洲有些人专门代人写信，他们利用心理学，懂得捐钱三昧，叫受信者肯大解愷囊。有些教会团体，也要请他们写信。可是我总觉得那是人的办法，不是神的办法。

也许有人说，你这话已经陈旧落伍了，我们的时代不同莫勒先生的时代。今天只谈「凭信心」，不用方法，未免太空洞，不着实际。我们一方面大谈信心倚靠神；一方面用方法，尽力募捐，天助自助，行见财源滚滚。我们用方法也是「凭信心」呀！

说这话的人，是一面倚靠神，一面倚靠自己。我不反对。就算你不倚靠神，只靠自己，只要不亏负人，我也不反对。我的目的不过在澄清什么叫「凭信心」。凭信心乃是单纯地仰望、信赖神自己。我深深相信，我们所事奉的神，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神托付我们工作，祂一定供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许多时候，我们不过是自己图谋大事，为自己建造巴别塔；我们所作的并不出于神，只不过是自我的热心。因此我们不能不背重担，东张西罗。我们实在是自讨苦吃。

也许有人说，保罗时不是曾经募捐么？（徒十一 29；林前十六 1）。对，但那是为赈济饥荒，为圣徒而捐钱，并不是为上帝捐钱。上帝的工作不必我们为祂募捐。这一点要分别清楚。

北美洲募捐惯了，便发生若干弊端；第一、大家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向人募捐，是圣经的方法，因此便习非为是。第二、大家以为你若有需要，一定要开口；你不开口一定没有需要。因此奉献只看募捐单，没有学习听从内心圣灵的引导和感动，因此叫神的工作受亏损。听说有一位从东方来的牧师，他不受薪，只在礼拜堂门口摆置一个献捐箱，让信徒自由奉献。月底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两块钱，这就是信徒不懂得接受圣灵的感动和引导的结果。第三、为着希望募捐有好成绩，各人在募捐时便尽力吹牛，制造事实，拉关系、搞人事，以致神圣的教会与世俗没有分别。

我总认为出于神的工作，神必负责，我们应当学习仰望、倚赖（参出十四 13-14）。如果一面谈信心，一面用方法，结局只会生出许多以实玛利来（参创十六章）。

自己找人支持 -- 变相的募捐

有一个很有名的传福音团体，他们用人，只供给起初三个月的薪金，过了三个月，便不再供给，要你自己找人支持。

这办法已引起若干团体的注意和仿效。过去这些团体的主持人，要负责同工的生活费用，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现在化整为零；由每个同工自己找人负责生活费用，他们再不必负责，当兵的自筹粮饷（林前九 7），这实在是一个好主意，怪不得若干带兵司令都想仿效。

照着我个人的看法，很不赞成。

第一、你既然凭信心事奉主，为什么不单独仰望神？为什么要向人求助？我认为与其赧颜求人（外国人在这方面是不觉得羞耻的），倒不如学保罗带职业事奉。

第二、在同一团体中，有人恩赐多，可以得到更多人更有力的支持；有人恩赐少，便很难得到多人有力的支持。有人的工作，好像站讲台，接触面广，认识的人多，比较容易得人支持；有人的工作，好像坐办事处，办理杂务，认识的人少，便不容易获得多人支持。这样就难免发生厚薄不平均的现象。

有人说，那多取的人应该与少取的人一同分享。这话用意甚善，但说来容易，做起来便不简单。那受惠的人，难免有自卑感，一样工作却要等人帮助，说来未免差人。那施惠的人，难免有意无意流露出「施惠」的态度，这样便严重地损害了弟兄的心灵。人总是软弱的，特别在金钱的事上，弟兄鬩墙，父子失和，血浓于水，尚且难免，何况同工？

第三、一法立，百弊生。一个制度起初也许不错，但日子一久，便弊害丛生。今日「自筹薪金」也许不见得什么大毛病，诚恐将来若干狡黠之徒，冒用各信誉卓著的福音团体名义，尽力拉关系，借筹薪之名，行棍骗之实，那时祸害所及，将难于估计。

在同工供应的事上，我还是欣赏内地会的办法。照着各人实际需要，大家一同仰望主，收入够，各人照领；收入不足，各人照组分摊，真正做到「有苦同尝，有甘同享」的地步。

今天中国教会的急需

现在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有人根本不信，有人虽然信了，但什么事总要经过他的大脑过滤，看看合不合他的理性、知识、经验？认为合，便信；认为不合便扬弃。他们的信，其实只有一半 -- 圣经占一半，还有自己的一半；并且自己那一半，还是最后的，有决定性的一半。信仰破产，信心崩溃，教会怎不衰落倒退？因此我在本刊提到建立信心，恢复信心，是今天中国教会最重要最基本的一课。中国教会当前所需要的高级神学院，必需在「信」上有所建立，有所发明（提前一4）；特别在金钱上有光荣的见证，不要把美国社会的现实头脑带进中国教会来。我们必需让人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活着的，我们必需借着「无伪的信」，让上帝在这时代显出祂自己的大作为来；我们必需造就更深认识神，并且更大胆更澈底信靠神的新人才新领袖，这才能给中国教会带来真正的复兴。若不齿之徒，只想用什么学位来吸引人，还不是在脸上贴多几张金纸，是没有意义的。

漫谈差传工作

基督教第一个差会，是安提阿教会；第一队宣教士，是巴拿巴和保罗（徒十三 1-3）。

历代教会的扩张，得力于下列三方面：地方教会的见证与传福音；基督徒个人布道；以及差会的差传工作。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先为景教（唐朝称景教，元朝称也里可温教），以后为天主教（从元至明至清），最后为更正教。英人马礼逊于一八〇七年来到广州，算一算，更正教进入中国，已经一个半世纪以上了。

差会的功过

站在中国基督徒的立场看，差会最大的功绩，是冒万难，坚苦卓绝，忠心不贰，将「一神」的真理及基督救赎的福音，白白传给我们，领导我们认识、归向上帝。

没有差会的差传工作，我们不知要拖延多久，才有机会听闻福音。饮水思源，我们对于差会是深深感激的。

其次，站在国民立场，应该感谢西教士，带进西方科技、新文化；从城市到内地，办学校、开医院、提倡女子教育、开通社会风气等等，使这头睡狮能够睡醒过来。

可是差会的工作也有若干错失，其中最大的，第一、差会将福音传给我们，亦将宗派传给我们。基督教（更正教）派系繁多，门户之见，入主出奴。轻者相视如路人，严重者相视如敌国。儿时听父老说，故乡一带有长老宗与浸信宗，昔时彼此不通婚嫁，相轻可见一斑。差会把外国的宗派带进中国，复在国人的思想造成畛域之见，你是某某会，我是某某宗，不相往来。笔者在第七期呼喊季刊曾说过：「差会到我传教，把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这是大功；他们也把宗派的毒害传给我们，这是大过。为着加强宗派的围墙，他们便自己设立本宗的神学院，灌输自己的教义，训练自己的人才，成为本宗最忠心的干部。就因此，中国教牧（包括信徒）可能爱本宗的宗派，多于爱上帝的教会；忠心本宗的礼仪、遗传，过于忠心圣经的真理.....。」（60页）甚至有人恶意攻讦说：帝国主义者利用基督教在国人中造成分裂。虽然言过其实，但宗派对于中国基督教的祸害，使中国基督徒不能表现肢体的爱，大部分要拜差会之赐。

其次，中国人过去以天府自居，四邻无非夷狄之邦，傲慢自大，对于外人有严重的排外性。也因此不准外国教传入中国。甚至西教士认为中国的国门有如石门，不易进入。直到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差会认为千载一时之机，将西教士来华设教也列入条约内面。站在基督徒的立场，我们很了解差会拯救灵魂的迫切。但外人不察，就把军事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宗教侵略.....混为一谈。宗教如果无所利于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何必将宗教与大炮输入中国？只把不平等条约翻开一看，便百喙莫辩。在差会方面，当时只不过是操之过急，但这一急，不但基督教蒙上一大层污辱，也叫国人对基督教有很大的误解。这是当时差会当局政策的错误。

给西教士的赞扬

提及西教士，越久我越觉得宣教士的工作不易为，真值得我们大大的揄扬。

第一、正当他们年轻有为时，甘愿离乡别井，抛弃亲友，远涉重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没有自己的亲友，没有自己的族人，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一切要从头学起，什么都要从新适应。经过几十年，而垂老矣，这时要退休，再回到从前的老地方去。几十年的变化多大，不但乡土的面貌不同，而人面也不同；幼年时的亲朋戚友，死了不少，剩下的虽然依稀记得，但隔别数十载，工作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思想也不同，这时谈也未必谈得来。一辈子过着「孤单」的生活，年轻时是甘心撇下，自己选择，年老时是被迫「荣归」，要在养老院渡过余下凄凉的岁月。当我们想起这一大群宣教士，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甘心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好叫别人白白得着救恩，怎不感激涕零？

第二、欧美的物质生活比我们文明得早。时至今日，人家过着的是电气化生活，中国大部份地区还在点煤油灯；人家用的是拖拉机、开山机，我们却在侈谈动员几十万人，几十万只畚箕。试想百几十年前，我们在欧美人眼中不只是专制的、封建的，并且是迷信的、落后的。宣教士到我们中国，不但要深入民间，并且需要分担疾苦。那时我们对他们的生活不了解，动辄批评他们住洋房、享洋福、过洋生活。这几年来，我们看见东方多少神学生，许下宏愿，到美国深造，过了几年镶金生活，便呆呆着不肯回去。有的还说我们过惯了这边的生活，回去再过不惯了。在北美洲多少中国青年，嚷着为主摆上一切，决心回东南亚去，有的嚷嚷算数，有的回去，不过一年半载，便连忙整装回来。说什么东方这些鬼地方，实在太落后，不是人住的地方。他们到这边只不过几个年头，便恨不得把黄脸改成白皮，死恋着不肯归去。想起这些宣教士，生于斯、长于斯、习惯于斯，却为着基督的爱，甘心到那异族人的地方去，撇下文明，过着近乎「蛮荒」的生活，两相比较。当我们看见自己骨肉之亲是如此这般，我们又怎不深深感激他们。

第三、叫我们最反感的，莫过于西教士大把美钞。他们生活比我们舒适得多，豪华得多。他们口袋里好像有用不完的美钞。他们家中用人，有看门的，种花剪草的，专职厨司的，洗衣服的。如果有孩子，还要加上看孩子的。他们的狗不吃大粪，只吃罐头。他们厨司的月薪，比中国牧师还高。这种悬殊的待遇，叫我们由羡慕生妒，觉得太不公平，加上他们只做些视察的工作，实在太轻松，因此更加激起我们的忿忿不平。

关于这方面，其实是我们对西教士的肤见。宣教士到国外，差会有固定的薪酬。每个差会所定的数字可能不一律，但一定不会差得很远。这是他们的秘密，我们不十分清楚。据说某差会的宣教士，月薪为美金一百元。月薪百元比我们多不了许多，不过他们的福利却十分周全。太太孩子按口补贴，住屋、旅行费用、医药费用、儿女教育费用、养老金……等，由差会负责支付，他们不必操心，就显出他们过得很宽裕。

上面说的是「正薪」，另外他们还有「来源」。

当一位青年人把自己奉献，到遥远的国外去。那边地生人不熟，交通又不方便，坐的是帆船，说不定几个月才到达；那边的人可能是吃人的生番，水土又不知是否合适，去不容易回来更困难。但一切的困难并不吓退他们传福音的勇气，那种「慷慨赴难」的气概，实在叫他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受感动，有人把钱塞进他们的口袋：「弟兄，你们为着福音，到偏远的地方去，从此再没有亲人照顾，朋友帮忙，这一点点的心事，你们留起来用，免得有需用时，远水救不得近火。以后我还会按月把奉献寄给你。」「弟兄，你们为着福音的缘故，撇下一切，叫我们太受感动了，我们不能去，但

我们愿意在金钱上支持你们。这些钱怎样使用，请你们自己决定。」「弟兄，你们到了蛮荒的地方，样样不方便，发展工作在在需钱，我们愿意私人支持你，这是一点点心事，以后我们决定按时支持你，如有急需，请不要见外，我们会力支持你。」

当一个宣教士走上福音战线时，亲友给他们的经济支持，数字可能不少。这也没有稀奇，今天中国牧师如果应召到远方布道时，亲友们不也一样在财物上给他们馈赠帮助？可是已往的日子，我们忽略了这一事实，只见宣教士有大把美钞便红了眼睛，特别相形见绌时，更是满肚子牢骚。

其实以事论事，宣教士的「总收入」并非正帐，不能拿来讨论。我们应当着眼的乃是他们从差会方面的「正薪收入」。照我所知，若干教士从差会方面所得到的报酬，是比不到他们留在本国教会工作的收入。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不惜远涉重洋，甘心撇下他们文明的生活，更优厚的收入，冒生命的危险，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另外还有像以前内地会的宣教士，虽然定下薪额，但大家凭信心仰望主，收入足够时，按额领薪；收入不够时，只好大家摊分，甘受饥寒穷困的威胁，毫无怨言。这种为主撇下一切的精神，怎不叫我们感动。

给西教士的批评

西教士也有短处，足以引人疵议。不过这些短处，对于初期宣教士并不多觐。这因为初时进入国门并不容易，而他们在国人心目中，究竟是不属王化的人（直到今日，香港人还叫他们「鬼佬」、「鬼婆」），随时有受迫害、被驱逐的可能；他们为着珍惜机会，无时无刻不存着临深履薄的心，诚惶诚恐，怎敢稍存非份之念？迨后凭借不平等条约，使馆握有「治外法权」，因着传教特权，西教士成为特权份子，早期的福音使者群，便渐渐混入若干「冒险家」，使神圣的差传工作变了质，言之实足痛心。

这些混入来的西教士，没有福音的异象，属灵的看见，用属世的方法去发展神国的事工，以致造成错误重重。最常见的 --

1. 利用特权 -- 当西教士拥有传教特权时，那些短视的一群，便利用特权，出官入府，而奸宄之徒，便趁机入教，利用教势，横行乡曲。这时甲乡奉了天主教，乙乡奉了基督教，利用新旧教的矛盾，彼此倾轧，神父牧师，对簿公庭。教会利用教势来发展势力，但却为坏人所利用，以致神圣的教会，为国中正人君子所侧目。这种工作，正是草木禾秸的工作，经不起时代烈焰的考验，便仅剩余烬。我曾到过一条村，人口四五百，村人告诉我，当教势盛时，全村皆奉教，可是现在连一个教友都没有 我到过某地，村落栉比，脚夫告诉我，当教势盛时，前村后村都是教堂，有的借用公祠，有的借用大客厅，等到教势衰退时，那班投机份子便销声匿迹。那脚夫用讥刺的口吻对我说：「他们不是来作礼拜，乃是来拜四拜六（与拜势拜力谐音）」，语虐而谑，可见利用特权，除留给国人恶劣印象外，并无好处。

2. 发展事业，忘却教会的基本使命 -- 初期西教士，除传福音外，他们也开医院、设学校，从事社教工作。只是他们认清本身使命，开医院为着传福音，设学校为着传福音，一切社教工作也为着领人归向基督。抗战八年，笔者深入内地，走过很多城邑乡镇，接触过若干教中老一辈，他们见证信主经过，很多是到医院医病时，得闻福音；或到学校读书时，得明真道。西教士就借着医药与教育，把基督福音传开。等到后期西教士，他们到东方来，没有从天上来的异象，没有救人灵魂的责任，他们开医院只为着医病，设学校只为

着教育，一切社改只为着改善社会环境。他们还夸夸其谈，我们动机要单纯，不应该利用医药、教育、救济、社改去传福音。他们挂着 Missionary（宣教士、传教士）的招牌，却闭口不传道。近代有若干西教士，甚至把差会成千成万的传教款项，就是当初他们祖先为传福音、救灵魂献上的大批金钱，拿来开医院、设学校，而这些医院内面连一个传道人都没有；这些学校，不能公开作宗教活动；另一方面对于传福音的工作，对于贫穷弱小的地方教会，他们一点都不关心。他们所注重的，不过是教会的社会事业，对于教会本身的神圣使命却忘却 -- 忘本。

尤有甚者，这些西教士的差会头头，因为信仰变了质，他们认为基督教只不过是各大宗教的一种，他们不信救灵赎罪的道理，只讲牺牲、服务、博爱；他们所差派的传教士，不少只传牺牲、服务、博爱，只注重社会改革，有些甚至被左派所渗透，所到的地方，兼搞政治活动。不久之前，美国某传教士因政治活动，被韩国驱逐出境，此位仁兄不但不以「披着神圣的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为耻，一回美国，还大力责骂南韩当局，真是人间怪事。

3. 国民族优越感 -- 一个西教士踏进我国国境，他总不会不知道，这福音的门是他们用大炮轰开的。他们可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踏着战胜国的步伐，二等国民来看待我们。当他们看见我们的男人，留着猪尾般的辫子，女人缠着小足，走路一摇一摆；民间的宗教是那么迷信，民风是那么闭塞，生活又是那么穷苦，官吏又是那么颀颀无能，这些交织起来，正是一个贫弱、落后、迷信的国家。他们到任，不像前期的西教士，披荆斩棘，深入民间，传播福音；而是坐在洋楼里的办公室里，专写报告。他们不必传福音，他们只管理属下若干教堂，他们带着差会的钱，雇请若干牧师传道，去从事传道工作。他们利用廉价劳力，中国牧师比他们家中厨子的薪水还便宜。他们住在洋楼里，一切的家具，食用各物，差不多都是「祖家」的东西，连抹屁股的卫生纸，还是来路货，花旗出品。在他们眼中，东方文化也是垃圾堆里的废料。

他们周末到属下教堂去主持圣餐，也要带着自己的厨子，派头十足。

他们高高在上，与中国老百姓隔离很远。中国教牧，如果有骨气的，敢与他们顶嘴的，便是骄傲不听话的东西，永无高升之日；胁肩媚笑，专门拍马屁的，便是又温柔又顺服的好人才，因此所豢养的，差不多只有庸才，奴才之辈。他们栽培下一代人才，也要找那些唯唯诺诺，善于望形察色的「好青年」。

若干年前，某地某宗派举行大会，中国教牧们提出中西同工应该同酬。西教士们最后的答复乃是：我们的薪金是差会支付的，不关你们的事，你们薪金要多少，尽可向你们的教会支取。言下之意，谁叫你们教会穷，教友不争气？谁叫你们的国家不及人？

我到泰国去，泰国东北地瘠民穷，某些宗派的西教士到那里发展工作，雇请当地圣经学校栽培出来的学生担任传道，过了几年，要他们自立。他们聚会人数无多，经济不足，传道人有的要兼作理发师，师母要在街边作卖菜小贩，来维持生活。可是西教士却住的食风厝（泰国指那些空气流畅的高楼大厦），过的舒适的生活，一样牧师两种生活，同人不同命，有何话说？

数年前我到西加里曼丹布道时，某牧师告诉我，宣道会派在达雅民族（猎头民族）的西教士，他们无法打开华裔的工作。当中国牧师到各地华裔布道时，受到热烈欢迎，他们盼望早日成立中国教会。问他们为什么不到西教士那边教会去，他们悻悻地表示：这些

西教士把我们跟达雅民族，看为次等民族，我们受不了这种侮辱。直到今日，还有若干西教士存着十分严重的民族优越感。回想三十年前，五十年前，更不待言。

4. 冒险家 -- 抗战时我读过一本「上海 -- 冒险家的乐园」，该书作者提及若干冒险家，到上海 -- 中国找机会，西教士也占其中一章。

该书作者原来是某国住上海的领事，大概良心未泯，看不过眼，因此仗义代中国人叫冤。听说后来该领事因此去职。

在该书作者笔下的某些西教士，住的是洋楼，过的是豪华的寓公生活。每次要到属下巡视教会时，便先通知，住堂牧师接得来信，便四出拉人，届时全体教友到齐，连不是教友的也来捧场，周围孩子们争着看蓝眼金发的洋鬼子，也来趁热闹，把个教堂挤得水泄不通，西教士连忙照相，制造幻灯片，以便将来回国报告。

西教士有空时，便到贫民窟拍摄贫民生活，个个面黄肌瘦，孩子们光着屁股，没有裤子穿，令人目击心伤。

当西教士回国渡假时，便到处报告工作，有幻灯片为证，教堂拥挤着人头，证明了这人的传教工作，确实成功；贫民窟的地狱生活，叫看见的人尤受感动，连口袋里最后一文钱都甘心掏出来，请西教士代他们到中国作作好事。

西教士渡假回来，带着沉甸甸的钱袋，回到上海，又再一次过着豪华的寓公生活。该作者所刻划的西教士，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不过我推测，最少总有一些。

当抗战结束时，东方有许多孤儿院；照我所听见的，从事孤儿工作的「慈善家」个个领高薪，所住的地方，据说极其豪华。这也部份答复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某些孤儿离开孤儿院以后，总对院方存着仇恨心理。

这些混在传教士群中的冒险家，据闻面皮不分黄白，黄面孔也一样有。

某年某月某日，笔者被邀参加立牧团。当某准牧师在立牧团面前述说心事时，他见证怎样在船上，在调景岭，在某些教会展开福音工作，真是有声有色。可是立牧团的C牧师，却睁大着眼睛，当他述说完毕时，C牧师问：「你什么时候，在调景岭从事这些聚会工作？」准牧师不知已经触雷？还夸夸其谈，大吹大擂。C牧师说：「调景岭的工作，是战后我们发动的，那几年间，上帝给我们大大祝福，可是从头到尾，我没有见过你，究竟你什么时候到那边去？」这位准牧师这时支吾其词，回答不出来。立牧团认为他说谎，只好取消他立牧资格。真是大煞风景。

后来我才知道，抗战时某西教士在中国传教，战后她回祖家去，把工作交给她一手培植的这位青年。这青年倒有他两手，他带着摄影机，到处参加别人的聚会，到处拍照，然后把这些照片寄给那位西教士，作为自己的工作报告。那西教士多年来被蒙蔽，还以为承继有人，这时才知上当。

多年前我收到一封信，一位弟兄自称他从事土人的开荒工作，要我们捐给他录音机，以便录音布道。那时录音机还贵得很，不是平常人买得起。数年后，我往南洋某地布道，某牧师开车带着我探望，路过某处，某牧师告诉我，某人住在这里。我猛然省起，忙问，他是专作土人开荒工作的某人吗？某牧师支吾着。我再问，某人作什么职业？某牧师答：他是理发师傅。这时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妙。

自古以来，那里有坏人便有好人，有麦子便有稗子；有为着福音甘心摆上一切的传教士，也有混在福音队伍里面的教骗子。白种人如此，黄面孔人也一般。「上海 -- 冒险家的乐园」的作者告诉我们，四十年前有某些冒险家的西教士靠着摄影机制造机会，四十年后，我们也看见有一些黄面孔的新一代传教士，他们也整日背着摄影机到处找镜头，作为他们的工作报告。

中国教会差传的新行列

近年来，若干中国基督徒已经觉醒，甘心乐意走进差传的行列。可是对中国基督徒来说，这路从来还没有走过，因此当他们向前摸索时，就难免走岔路、弯曲路、冤枉路。下面是几项岔路的片段。

且说天堂岛有一些工程师、医生、教授，他们定意照着圣经的教训，过着基督徒的正常生活。他们把收入的一部分，奉献作为差传的用途。可是他们对于差传，一点认识都没有，不晓得怎样做才好。他们实在也没有时间处理这工作，因此推选申长老负责这事。申长老虽然热心主工，但对差传怎样着手，也一点不懂。再三动脑筋，忽然想起南洋来天堂岛留学的神学生为数不少，如果资助他们，念完学神将来学成回国，岂不等于代华侨教会训练教牧人才。此计至佳。因此通知各神学院，欢迎留学生领取助学金，各学生来此留学，绝大部份都接受当地教会或爱主兄姊的助学金。不过金钱之为物，多多益善，再领一份，当然更妙。因此很多留学生，便领取了双料助学金，手头松了，用钱便宽，吃吃喝喝，置置买买。当地神学生看了难免不满。认为他们领取双份助学金，迹近冒混；每月二百大元收入，他们将来毕业，在当地担任教职，也不过二百大元，比较之下，未免不公。凡事不平则鸣，这是人情之常，当地神学生的不满，也是难怪。在此按下不表。

且说这些留学生中间，有一位叫古必中的，心计甚深。他认为赚港币总胜于赚南洋钱，毕业时便去找申长老 -- 大谈差传负担，愿作他们的传教士 Missionary，到南洋发展工作。申长老大喜，如此这般，便打发古必中作为他们的传教士。古必中回到南洋 X 埠，他的母会认为他学成回来，从此教会多了一个人才，十分高兴。岂知古必中表示，我是天堂岛某某差会的传教士，我来此是代表他们工作。母会听见，好像被浇了一大盆冷水，出资栽培了一个人才，到头来人财两空，怎不失望。因此也就杯葛了他的工作。

南洋民风闭塞，华人迷信甚深，展开工作，谈何容易。古必中除了偶而到街头派派几张福音单张，有时也跟几个人作个人谈道，便无工可做。

申长老每月总收到古必中的大好报告。有一日古必中要求汇款十万元，作为购置布道所之用。申长老听见又喜又惊，喜的是古必中实在能干，现在竟然到设立布道所的阶段；可是想深一层，设立布道所，岂非要长久负责，以后欲罢不能，问题便不简单.....。

X X X

话说东南亚某处地方，山高水深鳄鱼多，因此被称为鳄鱼潭。鳄鱼潭里有一处教堂，牧师姓文名八斗，为人十分灵活。某日他心血来潮，细细思量，觉得现在正是差传风向初起，若能把握时机，搞个差传运动，一定机会多多。因此他大讲差传，号召教友响应，前后计收了八千元。如何进行差传工作呢？真的差派一个传教士外出，几千元还不够个人开销。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东南亚许多边睡贫瘠地区，教牧生活十分艰苦，何不找些人来，每月补贴港币五十元，一年到头，十二个月也不过六百元，十位教牧六千元便够开

销。八千多元还有余剩，他喜得不住拍掌。便向外大作宣传，本会差派教牧十多位，到边陲地区为主作工。

第二年，文牧师再接再厉，想取得更大胜利，便举行「差传大会」，邀请当地名牧六位，每晚一位前来主讲。海报上把自己特大照片放在中间，左右各三位，两边陪衬，海报贴遍各处，每当文牧师看见街角自己那副尊容，一朝成名，真是神气十足。

「差传大会」在六位名牧号召下，成绩不差，奉献款项达三万余元。文牧师照碗煮办，差派了三四十位教牧，仍有大笔余款。文牧师认为必须亲往各地视察，了解实况。乃以差会头头的身份，沿途接洽各教会讲道，这一次旅费全部由公家支付，收入放入个人钱囊，真是名利双收，好不快活。

最难得的，是文牧师的大老板，翘着大拇指称赞文牧师，无米能炊出这么多饭来，确是教会难得人才。

时光如驶，转眼到了第三年，文牧师驾轻就熟，心想第三届差传大会一定有更大斩获。岂知人算不如天算。一年后，笔者碰见文牧师的大老板，他告诉我，那次聚会的人数稀少，奉献的款项失预算，两项比对，不足应付大会支付 -- 蚀本。正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文牧师的买空卖空掉头，全军俱墨。以后听说文牧师卷了铺盖，再往别处码头闯天下。

X X X

再说北美洲新城有个教会，牧师姓杜，他对差传十分有负担，他表明心愿说，我们来自东方，必须到东方差传，还福音债，内心才平安。

某年杜牧师返东方，遇见一位朋友，介绍一位苏牧师。据苏牧师云，他对传福音最有感动，救主大爱，粉骨难报，杜牧师就在沙城设立一间布道所，请苏牧师负责。

东方神学院的院长介绍一位叫韩新的毕业生给杜牧师，据说他来自前线，对桑梓的灵魂最有负担。杜牧师十分赏识，愿意负责他的薪金，支持他的工作。

杜牧师出版布道季刊，免费赠阅，计划在东方扩大发行。钱牧师听见，找杜牧师交通，自愿负责发行工作，义务合作，同心为传福音摆上一切。杜牧师大喜，把这工作拜托拜托钱牧师。

杜牧师回到北美洲，为着他在东方的差传工作，深深高兴。他感觉到虽然不能自己到东方还福音债，但能够用金钱支持在东方的工作，寸心也可得慰。几个月后，他收到苏牧师一封信：「我这布道所属于你们，同工应该同酬，每月薪金应该照美金支付。听说你们美国传道人个个有汽车、有牧师屋、有保险金、有家庭福利 。我是你们的教牧，理应照付，不能歧视 。」

从此月月有特别开支，差传小组穷于应付，只好请苏牧师另行高就。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数日又收到钱牧师来了一封讨债信，催杜牧师速寄四百美元清还欠款。杜牧师接信，满头雾水，季刊发行，用费照付，那来四百欠款。回信要钱牧师说清楚。钱牧师来信，只说款已代付，切莫拖延。

恰巧杜牧师有东方之行，亲找钱牧师交通。据钱牧师云，他工作太忙，无暇兼顾，所以雇请孔先生负责，月薪美元二百，经已代付两月。杜牧师听见，心知里面有蹊跷，可是人家既说钱已代付，这头死猫只好吃下。

第二日，孔先生来找杜牧师，才知月薪二百，钱、孔两人瓜分，是钱牧师的主意。杜牧师认为三月发行一次的季刊，不必聘请月薪职员，死猫不好再吃，只好办理结束。

这时想起在前线的韩传道，还是趁机前往探望；到达那里教会时，原来有一位老牧师。据称他孑然一身，每月教会献金，个人只支食用，其余全归韩新。不多时，韩新坐着簇新的摩托车，乘风而至，衣着入时。经过深入调查之后，才知韩传道领的两份薪金，每日坐车兜风，一副公子哥儿作风。杜牧师只好让韩新归当地教会整个儿负责。

杜牧师满怀热情，回来时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X X X

本段所说各节，并非虚构，只不过人物及情节略有更动。差传！差传！最神圣的工作，里面却藏着不少难言之隐。笔者提出这些，并不是叫你泄气，乃是叫你提高警惕，防备小狐狸进来，把正在开花的葡萄树破坏。

我深信，这路我们虽然还没有走过，难免碰着不少冤枉路。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认定目标，勇往直前，有一日总会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

对差传的一些管见

今日已经有不少信徒，认识差传的重要，他们也踊跃捐输，乐意奉献。这是好现象。对这一个好的开始，要特别小心，含苞嫩蕊，是经不起风雨连番的摧毁的。一方面要好好培养，多方鼓励；一方面要访备可能发生的事故，以免受打击，叫人灰心。

据闻有的教会已经收下不少献款，只是不知要如何「差传」，只好将银子存入银行。有人对他们提出抨击，认为是掘地藏金。可是与其滥用，造成后悔，倒不如存入银行好好保管（太廿五 27），看准了才使用。我们是神的管家，必须忠于所托。

如果有人提出什么差传的联合组织，要你把银子交托他，你必须十分谨慎，对这些人个人历史，以及他们过去的工作表现，特别对于金钱是否极其忠心，一丝不苟，必须清楚了解。还有，必须清楚研究他们的计划、作法，看看是否切实可行，不要因为某些人的宣传伎俩，便轻易动心，上了人家的当。

差传的工作，必须脚踏实地，稳步前进，切忌好大喜功，浮而不实。撒但要主耶稣从殿顶跳下来，今天福音派最大的失败就是「跳」，不肯「走道路」（买廉价博士就是一例）。主耶稣指示我们差传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徒一 8），就是从近及远，从亲到疏，从「骨肉之亲」，扩及异邦。华人（包括华侨及华裔）是第一目标，有色人种是第二目标。过去对华人的福音工作，由白种人承担；现在我们需要觉醒，接起这福音的火炬，向全世界的华人 -- 骨肉之亲，偿还福音债。

第二目标是有色人种。今日因为政治的影响，白种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已有难处，如果中国信徒担起这责任，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及时的。

至于对白种人传福音，比较之下，并不迫切，因为他们自幼已有福音听（参路十六 31）。我们只能把仅有的力量，用在最迫切的地方。

有人主张差传的工作必须联合起来，使差传的力量集中，才能够更有效地作好传的事奉。这主张十分正确。外国差会的工作所以做得好，就是每一个宗派，把本宗每一个教会的差传力量集中起来，聚沙成塔，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有计划地使用起来，因此才能发生巨大的效力。

不过中国人在组织方面向来最差劲。对于「私」字向来最精明。某日本人说一句话：「一个中国人，等于三个日本人；可是三个中国人，只等于一个日本人」。

今日中国教会除了各宗派以外，在北美洲一带，独立的地方性教会以及查经班，数字很多，他们对于差传工作不但有热心，并且有力量；如果要把这些联合起来，就必须一群有托付、有异象、有名望（提前三7）、有信用的中国教会领袖，大公无私地起来带领，否则不容易成功。还有一点，差传的钱应该点滴用在差传的工作上。不要像过去若干做孤儿工作的人，捐给孤儿的钱，只有部份用在孤儿的身上，另一部份却把那些慈善家养得个个脑满肠肥。

以今日而论，差传的工作，照我的看法，有三方面可以进行：

1. 组织布道队，随走随传 -- 到无人去的地方传福音，到有教会的地方做好复兴的工作。四十年前，上海伯特利教会所组织的布道队，在中国各处燃起复兴的火，为中国教会带进复兴。这是最好的榜样。今日若干布道家也常出外布道，只可惜他们要被邀然后才去。这一个「邀」字，只有大教会大组织才有能力办到；因此那些弱小的，偏僻的教会，只有望天兴叹。至于向外传福音，更没有外来的人去做。

如果我们集中差传的力量，就可以差派若干布道家到处布道，从大教会，到中小教会，务使恩雨普降，泽及万民。至于传福音更可以利用现代各种最新传播器材，用最新最有效的方法，把福音传遍各处。

2. 组织当地的华人教会 -- 今日仍有很多地方，有中国人但没有中国教会。各宗派睁大眼睛，看看何处水深，有利可图，便抢着创立教会，扩张宗派的势力。那些小地方因为不合算就没有人要。结果大城市便宗派林立，供过于求；小城镇却找不到教会，小城市灵魂不值钱。

有人认为我们居住外国地方，当地既有外国人教会，我们尽可随遇而安，就地参加他们教会，何必重起炉灶，徒招麻烦呢？

如果当地只有你一家中国人，当然可以；如果还有未信的乡亲，那末，为着这些骨肉之亲，我认为中国人是有需要组织中国教会的。

读使徒行传，保罗每到一处便进入犹太人会堂。这些会堂是犹太侨民敬拜聚会，学习律法的地方。连带的作用，犹太人便是借着这些会堂联络乡亲，以及保守祖国文化。犹太人亡国二千年，流离在外，就是借着这些会堂一脉不断。如果像我们中国人数典忘祖，那么今天世界那会有以色列国崛起，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永远计划也必失败。

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徒十七26），因此我们要记着，对于中华民族我们有特别的托付，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对于骨肉之亲，我们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我认为在有中国人的地方，我们要设法有超宗派的华人教会。希望在「新使徒行传」上，到处也有中国基督徒会堂（华人教会）的记录。

3. 教牧艰苦生活的生活补助 -- 若干教会的差传工作，把补助教牧生活费列为差传工作的一部份。这一点我认为颇切实际。比方，今天在竹幕后面，在缅甸，在若干极权国家里面，神的仆人为着作好他们从神那里来的托付，正咬紧牙根，含辛茹苦，饔餐不继，堵住破口。我们在大后方，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怎能袖手旁观，视若无睹？我们口口声声等待大陆开门，而对今日在大陆里面受苦受难的教牧们，艰苦的工作，不予援手，如何说得过去？还有，那些在偏僻穷困的地区，埋头苦干的教牧们，给他们生活补助，不但在物质方面支持他们，在精神方面也是大大鼓励他们。这些都是需要的。

笔者认为在「差传」高叫入云的今日，这三方面是切实可行的，致陈管见，就正于教中衮衮诸公。还有，有人提议差传不可忽略文宣，对于文字工作应予支持。笔者从事文宣多年，有人乐意支持，闻言当然是私心窃喜。可是主的工作，我们却不能以私废公，在这里我要略提管见：

1. 一向由差会支持的文字工作者，大多有自己的出版社与书局；这几年来，他们正大力转向，经济挂帅，出版的东西大多为文艺、男女问题、心理研究一类东西，偶尔也穿插一两本与圣教有关的书。不客气地说，他们正像一个社会福音派的传教士一样，整日讲服务、牺牲、改革，偶尔也谈一谈「耶稣的福音」。这些出版社既能维持经费，实在不用我们再为他们操心。

2. 没有差会支持的出版社或书刊，照理来说，是需要支持的。可是我认为今日差传的力量究属有限，为着要发挥最大的效能，必需注意下面几项：他们的出版物，第一、福音性如何？第二、对教会的贡献如何？第三、是否省食俭用，没有浪费滥用。要从这三方面着眼，决定取舍。

3. 有一条路我认为切实可行的，今日出版界大多认为传福音的，造就灵性的，神学研究的，辨惑卫道的出版物都是赔钱货，很少肯出版，但这些却是建立教会所必需的。最好还请专家，订立若干套，或翻译名著，或由国人执笔，然后资助出版。为教会百年大业作好一些基础工作。

北美中国基督徒学生与到东南亚去

近数年来，北美中国基督徒学生群里面，响起一阵阵响亮激动的角声，「到东南亚去！」「到东南亚去！」有人说：「主阿！请差遣我，我随时准备前往。」有人说：「我们在这里等候主的呼召，只要主的声音来到，一切的学位、前途，都可撇下，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他们慷慨激昂的态度，真是叫人大受感动。如果有人对他们的动机，有些微的怀疑；或者对他们的行动，有一点点的意见，就会立刻遭受攻击、批评，被指为有意阻拦他们前往东南亚。可是随着时光消逝，到东南亚去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微弱，说不定再过不多时，将随风飘去，只成为历史洪流的几点泡沫而已。

「到东南亚去」的原因

任何一个运动，总有形成该运动的背景和原因。虽然「到东南亚去」只不过是发生在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中间，人数既少，影响所及不大，充其量也不过是投下几粒粗沙，在一池春水中间激起一些涟漪而已，谈不到什么「运动」。但站在教会立场看，此时此地，到东南亚去这问题，能够在这群知识分子里面，引起他们注意，并且叫他们投入，一同攘臂高呼，事情也就不平常。何况实实在在也有某些爱主青年，已经走上「到东南亚去」的道路，为主摆上。因此我们勉强称它为一种运动，并且费些笔墨给予讨论，总不是没有价值吧！

究竟「到东南亚去」这一运动，是怎样形成的？

第一、因着中国大陆变色，基督教遭受当局严重迫害，西教士们无法呆下去，只好离开。到那里去呢？他们相信离开只不过是暂时，等一等，时局安定，他们将会卷土重来；就因此他们转向中国的周围东南亚、南洋群岛去，一面工作，一面等候回来的机会。

这一地带人口稠密，民智闭塞，思想落后，生活穷苦，许多人只遮着布，连裤子都没有，他们仍然拜鬼拜物，过着原始时代的迷信生活。（大城市却有现代物质文明，与乡僻有十分强烈的对比）当西教士目击这种情况，他们觉得这是一片等候开垦的处女地，急需更多青年，献身前往工作；因此写报告、制图片，迫切呼吁，将那里的可怜情形，绘影绘声刻划出来；另一方面，他们觉得白种人的优越地位，因为各国澎湃的民族思想，渐渐遭受排斥，在东南亚一带终难幸免；在这时候如果有更多当地人，担负起这传福音的责任，在成就方面将会事半功倍，而最好的接棒人，如果是中国人，那再好没有了。因此他们特别注重向中国知识青年宣传，希望激起他们以救东南亚千万灵魂为己任。

就因此，到东南亚去的号角，在中国基督徒留学生中间响起。也就因此，若干中国基督徒留学生的心灵被激起，他们响应、高呼、祈祷，一时间好像有火烧起，祈祷的题目「到东南亚」，谈论的话题「到东南亚」。「到东南亚」已经成为他们的头条题目。感谢神！我们也看见有些爱主青年，真的献上自己，踏上「到东南亚去」的征途。虽然人数并不多，但实在有人认真接受这现代「马其顿」的挑战。

第二、如果说，在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中间，曾经轰动一时的「到东南亚去」，纯粹是一种「救灵魂」的反响，那未免太简单。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作事，甚至发热心，常常另有一个隐藏的动机 满口「牺牲」「撇

下」，内心却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因此另一处圣经写着：「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祂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约二 24-25）

话说回来，北美洲年来的经济情况不佳，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工人失业，很多学生毕业便失业，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据某杂志记载，美国有五万博士失业，情形严重可见。

华盛顿基督使者协会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冬季号《使者》，内面一篇小说《山径》，把高级知识分子失业的苦况，描写得十分逼真。这几年来，在这边啃书的学士、硕士、博士，内心几乎给「失业的恐惧」压得喘不过气来。博士要到餐馆洗盘子，还是找好久才找到的一份职业，虽然说得有些夸张，但「失业」在留学生中间已构成严重的心理威胁，却是事实。就在这情形下，「到东南亚去」好像黑夜闪着的一道电光，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出路，他们下意识地欢呼起来，「到东南亚去！」「到东南亚去！」除了一小部份确实接受福音的挑战，愿意背上十字架向东南亚窄径进军以外，更多的人虽然庆得很起劲，但内心的深处无非希望他们的热心，获得上帝的欣赏，借着「到东南亚去」的神圣使命，给他们解决失业的难处。

就因此，「到东南亚去」，就成为大家最响亮的口号！

到东南亚去做什么？

到东南亚去做什么？各人的答案可能不一样。最正确的答案乃是：因为那边有千万灵魂，没有神，没有救恩，等待我们去拯救。

晓得这答案的人，如果他们向主有个单纯的心，并且愿意用行动去实践，他们就会无条件地把自己摆上：「主阿！无论何往，我愿听命；无论何苦，我愿牺牲。」也许他的学业还没有到一段落，但他早已决定，只等学业完成，便往前走，他们每日所挂念的，乃是那千万丧失的灵魂。

可是那心怀二意的人却不如此。可能他们嘴边仍然整日挂着「到东南亚去」。如果你问他，到东南亚什么地方？他们的回答可能是香港、新加坡、吉隆坡……（以前还提台湾，现在因为国际局势的关系，闻变剧惊，台湾再不提了！还好这是人意，不是上帝的心。）

你再进一步问：到这些地方做什么？

「你不知道我是博士么？硕士么？上帝一定会给我安排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马来亚大学当教授嘛！」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为着福音到东南亚么？」

「不错。我传福音的地方，乃是象牙宫；传福音的对象，乃是知识分子。上帝给各人的托付不同，乡下人应该让牧师去拯救。」

「如果香港大学……不请你去当教授，那你去不去东南亚？」

「如果神不给我开路，那我当然不去；不是我不去，乃是神不预备我去。在这种情形下，我只好再留在北美洲；不然就再读多一二个学位，等候上帝的差遣；不然就找份工作做，不得已到餐馆洗碗，总比较到东南亚乡下好得多！」

上面这些对白，聪明人当然不会从嘴里溜出，可是这些实在是他们隐藏着的心声。

这是响壁虚构么？

不！君没有听见某某仁兄，一面高呼「到东南亚」，一面夤缘拜托，希望找个岗位？君又有没有听见某某老表，当他找到工作以后，有人再跟他提及东南亚，好像一个泄气的皮球，再也提不起劲来。事实不正证明，找到工作，对东南亚便失去兴趣，他们所以要到东南亚，还不是为着个人出路么？有人说：我实在愿到东南亚去，只是等得很久，仍听不到上帝的呼召声。

这话可能是真的。可是以赛亚被差遣，是因为神的声音；但保罗到马其顿，却是人的呼声。那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的呼喊声，难道你没有听见？你为自己图谋利益，又怎可饰词强辩，把责任推卸给上帝！

东南亚需要人么？

答：需要。不但认真需要，并且是迫切需要。

许多地方，女人仍然无上装，不是时髦，而是还没有开化。若干地方仍然有猎头的野蛮行动。若干地方，人们过着的是古老的生活，他们从来没有听见基督的福音。

许多地方，他们不但请不到一位好的传道人，连一个不好的传道人也找不到。他们渴望有人把基督的福音传递给他们。他们需要的是真正有爱人灵魂的传道人，愿意为福音受苦的弟兄。

宋尚节博士是最好的榜样；他离开美国，返回中国，并不是中央大学请他当教授，也不是基督教总会请他当布道使；只因救灵魂的沉重负担，他回来了，什么学位、荣誉、金钥匙，一概沉诸太平洋。他住在乡下，向乡下人传福音，寂寂无闻，直到时候够了，神才兴起他到全国各处点燃复兴的火。

知识分子是东南亚所需要，但必需肯从象牙塔出来，走进木屋茅棚；撇下牛排，吃些草根臭肉裹腹。

刘福群牧师曾经在讲台上很幽默地说：「有些人问：到东南亚去有没有冷气房间？」凡想到那边发达、享受的人，快往另一边站，不要混杂在十字架下面。

东南亚真是一片多苦多难的地方，落后、迷信、贫困、战乱，越是腹地，越需要基督的福音。「请帮助我们！」这现代的马其顿呼声，谁肯前往？

史怀哲一身有三个学位（医学博士、音乐博士、神学博士），他是社会福音派，他的信仰被我们讥评为「不信派」，但他因基督爱的感召，宁愿撇下一切，到非洲腹地去。一生为麻疯病人服务，将基督的爱与人分享。我们这一群，整日开口属灵，闭口真理；身在旷野，心在埃及；说得响亮，只不过「空雷无雨」。主耶稣在马太廿一章廿八至卅一节所说的那两个儿子，若干不信派比属灵派，在实际上好得多。求主怜悯我们。

谁肯到东南亚去？谁肯撇下世界，为基督救人，与千万痛苦人分享基督的爱？是你么？不要再迟延，黑夜将到，机会就快过去。

初论华福会

去年在香港举行的华福会，有赞有弹，议论纷纷。本文是作者根据事实，给予评论。

承「洛桑会议」的余绪，经过二年的筹备，华福会（原名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经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廿五日在香港举行，参加代表计来自世界各地共 1607 人。会议结果，有赞有弹。赞的认为前所未有，是中国教会伟大光荣的成就；弹的认为劳民伤财，大而无当。会议结束已历半载，大家情绪应该冷静了，在这个时候说些评论的话，也许可以获得比较公平的结论。

冷眼静观

当会议开始筹备的时候，就不止一人要我们表示意见。我说：华福会的主题是「异象与使命」，他们定下三大目标：1. 促进 -- 华人教会之合一及增长。2. 预备 -- 华人教会为中国福音工作。3. 动员 -- 华人教会为普世福音广传。无疑地他们的目标是从异象而来。他们的异象是这么清楚，目标是这么冠冕堂皇，任何一个中国基督徒，只应双手赞成，谁敢说半个「不」字，就要冒着破坏合一，拦阻大陆布道，破坏差传，违背异象的罪名。我们未明真相之前，只好冷眼静观。

我说「冷眼静观」，实在说我一向对于世界性的会议，总是缺少信心。正如某牧师说：这些会议，人的目的达到了，上帝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就以最近若干年而论，西柏林会议，中国代表在会议结束后，大拍胸脯，一年内要编辑一本世界华人教会名录，可是结果呢？只闻楼梯响。新加坡布道会议，香港代表参加的计三十六人，回来后举行几次祈祷月会，便消声匿迹。一九七五年「主爱中华」大会在马尼拉举行，经过一星期的热闹，结果还不是空雷无雨。一九七二年举行第一届北美华人福音会议，参加的三百余人；一九七四年举行第二届北美华人福音会议，主事人以为应有七八百人参加，想不到出席的也只得三百多人；从参加人数的大失所望，也可以想见这些会议的实际贡献如何。

也因此，笔者对于华福会就只好冷眼静观。虽然该会对于宣传、联络、动员，身手不凡。可是神的工作，并不在乎宣传、手段，乃在乎属灵的实际；没有属灵的实际，任凭你花拳绣腿，结果总经不起「风吹、雨淋、水冲」的考验。

华福会成功还是失败？

衡量华福会的成败，不在表面的热闹与否，最简单的方法，乃在华福会能否达到它的目标 -- 是否促进华人教会的合一与增长？是否定妥大陆布道的策略？是否动员华人教会对于普世教会的差传工作？

如果能够达到它的目标，就是成功；如果不能达到它的目标，就是失败。

倘若文字可以表达思想的话，那么，华福会主题是「异象与使命」，极其清楚地，华福会是从上帝那里看见「异象」，这些「异象」便成为他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使命」，他们的三大目标就是他们使命的具体化。

现在让我们冷静地给华福会衡量，有没有完成它们的目标？

第一，华福会目标之一，乃是促进华人教会合一及增长。论到华人教会合一，我不知道华福会衮衮诸公，葫芦里有什么仙丹，是否延请各宗派的弟兄姐妹欢聚一堂（他们并不是正式代表），就能够叫各宗派走进合一的道路？「合一」这口号叫响了很多年，也十分吸引人，可是除了若干大公会，从上而下地经过会议形式，「统一」起来外，福音派的教会，虽然口嚷「合一」，似乎越「合」单位越多，越「合」宗派性越强，口号与实际越来越远，事实具在，毋庸辞费。

倘若联络感情，可以等于「合一」的话，那么让旧雨新知，聚首一堂，把杯（咖啡杯）言欢，嘻嘻哈哈，感情未始不可以联络到。但这种情感的联络与实际的合一，相去十万八千里。华福会若以为这种联络可以代替合一，那未免太天真。

更有趣的，是研经信息，陈终道牧师强调，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合一，所当追求的不是合一，而是同心。」（见中国信徒月刊华福大会专辑报导及新加坡「基督教联报」。）华福会的使命乃是促进合一，陈牧师却认为我们早已合一。如果陈牧师的信息讲得对，那么陈牧师的信息不正指出华福会连目标都搞错吗？

其次，华福会目标之二，预备 -- 华人教会为中国福音工作。关于这一目标，大会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我们下面再谈。

第三，动员 -- 华人教会为普世福音广传。把普世差传工作作为华福会的目标，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需要的。可是华福会究竟为差传工作作些什么呢？

我曾披阅多份参加华福会的报导文章，他们都强调华福会的表面热闹，但对于所谓合一、增长以及差传，找不到什么实际的方案和策略，最多得个讲字 -- 而且是小讲，不是大讲；少讲不是多讲。华福会除了在开会时叫喊一阵，紧张一阵以外，似乎没有真正的具体的行动。

第一期华福会通讯曾提及滕近辉牧师的讲词：「一般福音会议有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造成一种观念，即引起福音传遍全球的观念；第二个阶段是产生一种运动，亦即由观念所带出的后继行动。对华福会来说，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而如何带出福音传遍的实际行动才是它的焦点，因此华福会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期望带出『动』的果效。」（一九七五年六月版）。

根据滕牧师自己的话，华福会应该是实际行动的会。极其可惜，我们不但无法从华福会的身上看见什么实际的行动，甚至连叫喊，也喊不出个什么东西。该华福会通讯第一期所谓「鉴于往日世界性会议容易流于昙花一现式的一场热闹，而没有真实的果效的影响」，极其可惜地，华福会正蹈入一般世界性会议的覆辙，除了「一场热闹」以外，似乎没有留下些什么。

华福会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让读友们自己判断好了。

异象与梦想

华福会的主题叫异象与使命，多么动人。

「异象」这两个字，若干年来，若干报刊，若干传道人，十分喜欢使用。查考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看得见异象的人，大都是跟上帝有特别交往，被上帝特别使用的人，因此

一个有异象的人，立刻就加强他们的神圣地位，令人刮目相看。也许为着这个缘故，大家就喜欢使用异象这两个字，来加强自己的神秘性和提高自己的神圣地位。

究竟什么叫「异象」呢？圣经有异象，世人也有异象。世人所谓「异象 Vision」，是有视力、视觉；洞察力、观察力；想像、幻想、幻影、梦想等意义。

圣经所谓「异象 Vision」，乃是上帝自己向人显示（创十五 1；民十二 6）或借着天使（路一 11-22；徒十 3），或借着某事（伯八 17），某物（出三 2-3；徒十 9-17），把祂的心意向人显明。（参太十七 9；徒七 31，十二 9，十六 10，九 10，十 3，17，19，十一 5；十八 9；后九 17）

圣经的异象是人从上帝那里有清楚的看见，与幻想、梦想不同。世人所谓异象却不如如此，是指人的想象或幻梦。

因为异象会提高人的神圣地位，因此便有人伪托异象来欺世惑众（耶十四 14；廿三 16）。我们必需慎防戒备。真正的异象，从神而来，终必应验。从人的梦幻、理想产生的乃是假异象，未必应验。

华福会的异象不知是出于神，是从天上来的异象（徒廿六 19）；还是出于人，是从人的脑子里，心思里构想出来？我说这话没有存心挖苦他们，只因为看见他们摆出来个异象 -- 使命 -- 目标，然有介事，结果呢？目标没有了，使命没有了，不能不叫人怀疑他们的异象，只不过是他们的梦想罢了！

我们相信出于神的，神必成就；如果出于人，「痴人说梦」，最终一定归于无有。

华福会的错着

华福会有若干错误，有的属于原则性，有的属于技术性。就如开会的节目太多，时间太紧，很多代表吃不消，有的病了，有的开小差，有的回去病了，这些是技术性的错误，本文不提。我们要提的，乃是若干原则性的错误。

一、名称「福音会议」 -- 华福会原名「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前一半意思清楚，后一半却有些不大清楚。所谓「福音会议」，英文 Evangelization 是指领人归主的工作，意思明显，但中文却不然；福音会议，可以是 1. 面对异端邪说：讨论福音的内容呢？也可以是针对世界的需要，激起传福音的热情与行动？还可以为着加强福音派的阵营，与现代主义派，以及基要主义派划清界线？

如果为着传福音，华福会的门应该是敞开的，欢迎任何宗派对传福音有负担有兴趣的人士加入；如果是为着开拓及巩固福音派的阵营，华福会的门应该是关闭的，除了福音派「家」里的人，不欢迎外人介入。

我说这话，不只是「福音会议」名字含义不清，而且实际确是如此。华福会所邀请的、批准参加的，乃是一群福音派人士。（虽然参加华会的行列，甚至头头，有的是属于 WCC（协进会）的，可是个人的信仰仍属于福音派。）因此引起若干人的不满，你们既是「福音会议」，难道「福音」是你们自己的东西，我们也是「信福音」「传福音」为什么不邀请我们参加？

华福会是从洛桑会议衍生出来的。洛桑会议是葛培理博士所主办的。葛培理是今日福音派的领袖，他在近若干年来，主办了多次世界性的福音派会议。只不过不把「派」字标

明出来。华福会与洛桑会议一脉相承，无疑地它是福音派会议，它的目的在讨论、研究，并决定今后华人福音派在未来的时代应扮的角色，应走的路线。

只因名字不清楚，所以引起很多的误会和批评。

二、会而不议 -- 华福会原名是会议，可是一被简称为华福会，便失掉了一个「议」字。事实上整个华福会也是「会」而不「议」。有人盛赞华福会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培灵讲道会。话里有刺，值得反省。

有一位神学教授十分愤地对我说：「华福会既是一个会议 Congress，它是应当让来自四方八面的代表们，一同讨论，一同研究，各献所长，集思广益，共同寻找华人教会未来努力的方向和策略，并不是找几个人讲奋兴会、培灵会就算数。我们走了那么远，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来听一次审兴会、培灵会，实在上了一次大当。」

跟这位教授同感的，并不只一人。

我认为华福会的筹备人员，也许过分信任「明星式」讲员，要借重他们来号召；因此，大明星、小明星、准明星尽量网罗。而请来这些「明星」一定要让他们登台亮相，就因此不能不多安排一些「演讲会」，也因此每日开会时间不够分配，不能不尽量紧挤，这只好苦了远来的代表们，枯坐听训。

为着要让「明星」讲员多些亮相，会开得多了，时间迫紧了，这倒情有可原；最可惜的，大会的「三大目标」却越飘越远，直等到曲终人散，除给了代表们一番热闹的感觉外，实在找不到实现「三大目标」的方案和策略。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三、「位置私人？」 -- 还有一件事使我们极感惶惑的，就是华福会在各地筹组「区委会」，「区委会主席」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华福会总部自行委任的。区委会拣选信仰相同的人，自有其理由；既然信仰相同，为什么区委会主席不让大家选举，而要由总部自行委任？这一点是无法叫人释怀的。

细观华福会的区委会主席颇多殊孚众望，但有些却未能。这些未能，就不能不叫人怀疑华福会的位置私人，是有他另外的目的的。

华福会不是华人教会的正式组织，也不是华人基督徒的正式组织，它只是参加「洛桑会议」的若干华人代表（其实也不是正式代表），看见「异象」所发起的。这些代表们是今日华人教会的领袖，很有声望，就由他们发起、发动。中国人渴望合一已经久了，特别华侨近年来对于国事有迫切的统一要求和强烈的归属感，因此华福会登高一呼，大家便山鸣谷应。华福会的获得大家支持，这是一个天时的契机。

华福会筹备诸公，一开始就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出于公，大公无私，让群众选贤与能，使华福会能够真正带领华人福音派教会，作时代的砥柱。一是出于私，私字出头，认为华福会是一座巴别塔，位置私人，勾结把持，爬上小教皇的地位。

华福会自行委任各地区的区委会主席，难免令人怀疑他们是在「位置私人」，设立藩属。

香港教会不支持华福会，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香港教会不支持华福会？笔者曾多方面了解，获知华福会一开始就对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下简称教联会）存着不合作态度。再以后，华福会委任容保罗牧师为区委会主席，这两件事带给香港教会不少的刺激。在华

福会看来，教联会不是一个教派，而是香港各教派的大混合，无所谓信仰立场，也无合作的必要。但在教联会看来，它代表香港基督教，就算葛培理东来，也一定要教联会出头负责。何物华福会，竟然瞧不起它们，这口气又如何吃得消。

容牧师是宣道会的牧师，翻开宣道会的组织，他只不过是一名小头头。香港是藏龙卧虎之处，人才济济，为什么找一位没有声望的青年来担任「区委会」主席？有人把这事质问某负责人时，他摇摇头表示非他所知道。这么一来，连福音派人士也大表不满，认为原来某些人正利用华福会来发展宗派的势力。

以后再加上：第一，华福会因经济拮据，函请教联会众董事每人乐捐一百元以上。教联会既然对华福会有心病，这个函请就只有自讨没趣，惹人讥笑。第二，区委会为着推行工作，列名广邀香港各教会福音派人士支持工作，开了一次会议以后，便再没有下文，以后什么事都由他们一手包办。这些福音派人士才晓得名字被利用了，只有徒呼奈何。这是华福会跟香港各教会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的里因。

当华福会将开幕时，他们需要当地教会捧场，因此发出请柬邀请一批德高望重的人莅会增光。

一天，一位「德高望重」的人跟我谈及，据云，领情的人并不多，因此，华福会只好再来请第二批人，以后因为情势欠佳，只好临时招请各教会会友来凑热闹。我听了认为华福会为着争取热闹，实在煞费苦心，令人同情。

华福会最大的失败

华福会三大目标之二 -- 为预备向大陆传福音，可是整个会场自始至终，对于预备向大陆传福音一事，却噤若寒蝉，一字不提。华福会的首领曾因此大受批评。海外宣道杂志曾为此专为交给华福会的首领涂脂抹粉，把责任完全推卸给撒但：

「香港处于大陆边缘 但受到来自撒但方面的压力 且临时不让大会公开讨论向大陆传福音的策略问题，作为同意大会在它地界上举行的条件。限于现实环境，临时又不及再议易地聚会的措施，撒但的破坏阻挠 。」（第八卷第八期）

照我所知，当华福会正在骤锣急鼓，准备开幕时，香港移民局传话，在会场中不准提及向大陆传福音，否则随时将被勒令停止。华福会的领袖们交涉不得要领，此时时间紧迫，无法易地聚会，为着顾全大局，只好忍痛接受。如果所闻属实，那么，我们不得不问，站在基督徒信仰的立场上，究竟华福会重要，还是见证重要？如果举办华福会重要，那么，当地政府不准我们提及向大陆传福音，我们要接受；如果不准我们信上帝，我们也应该接受吗？

如果见证重要，那么，这个代表全球华人福音派的大会，为着见证，不但华福会可以停开，就是教会被迫关门也应该看为其次，把见证摆在第一。

当日本军压迫北平各基督教会组织联合会时，众人皆服从，只有王明道先生孤军抗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参加。北平各基督教会为什么要参加联合会，还不是为着顾全大局？

当毛共政权压迫中国各基督教会参加三自革新组织时，如不服从，即遭封闭，且有「反革命份子」之嫌。王国显弟兄在他的「行过死荫的幽谷」一书，对于参加三自革新的各教会，仍予以严厉的指责。对他们的「顾全大局」，未予谅解。

如果在日本军的刺刀下，在共产党暴虐政权下面，写着「顾全大局」，还得不到大家的谅解；试问华福会衮衮诸公，在信仰自由的香港土地上，只要移民局一个警告，便吓得缄口结舌，噤若寒蝉，试问信仰在那里？见证在那里？

福华会所谓「顾全大局」，不知是什么大局？华福会纵使被勒令停止，并没有影响到一个教会，也没有连累到一个信徒，何大局之有？如果硬说是大局，那就是华福会衮衮诸公梦中的巴别塔倒塌就是。

其实，这一次华福会对于香港移民局的屈服，不但见证崩溃，而且见识太差。英国外交素称为狐狸外交，这一次因大陆的压力提出恐吓，其实仅仅是恐吓而已。试问英国是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如果华福会为着讨论向大陆传福音，即被勒令停闭，试问香港政府受得起英国人民的攻击，全世界人民的指责否？

香港政府之不提早提出警告，就怕华福会易地举行，要背上一个黑锅。因此拖到时间紧迫，明晓得华福会措手不及，同时也看准华福会的弱点（福音派人士平日流血殉道，嚷得震天价响，其实铁嘴豆腐脚，不堪一吓），在威胁下一定会低头屈服，因此才来个杀手铜。

其实，移民局这一恐吓，不过向大陆一种「交代」而已。可惜华福会诸公太重视华福会，珍惜羽毛，唯恐华福会开不成，「霸业不成」，因此一听见华福会要勒令停闭，便什么都可以迁就 -- 甚至目标也可以抛弃，见证也可以抛弃。这不但是华福会的最大失败，也是全世界华人福音派的奇耻大辱。

还有一件，当华福会未曾决定在香港举行时，曾由王永信等三人到台北面调内政部长请求在台湾举行，经内政部答准尽力帮助。以后华福会改变了主意，改在香港举行。为什么要易地？向政府说话并不是儿戏，怎可出乎反乎？易地倒也罢了，外间传说的理由，据云因为台湾出入不自由。这个传说传到台湾当局耳中，当局不愉快，自是意中事。

台湾是一片宗教信仰自由的土地，对于基督教也很优待。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来说，中国基督徒对于台湾政府应该衷心爱护。台湾自从外交逆向以后，一切更加敏感，人情难免。而台湾出国的基督徒，极大部份是热心爱国人士，但其中不无一些台独份子，以及国家观念淡薄，对国家荣辱漠不关心的人，当局难免耿耿于怀；现在再加上华福会这一招，我们总觉得在时局困难的日子，加给政府一些不必要的难堪，总是不应该的，但我们总期望政府量大如海，不予介意。

华福以后，香港举行圣乐大会，台湾代表不克出境参加。最近又听说传道人出国深造，不能个别申请，要经由所属教会办理。我们不知道这两项是独立事件，抑与华福会有关？如果与华福会有关，那么台湾教会所拜华福会之赐者，不是祝福，而是麻烦。但愿笔者的推测错误。

华福会的成就

上列是提到华福会的错误与失败，本段将提华福会的成就：

1. 华福会登高一呼，各地华人闻风支持，给我们看见华人信徒对于教会合一的向往与民族的自尊感，已迥异往昔，这是令人最为快慰的事。

2. 华福会对于组织、宣传、办事，算得能手。特别大会的职员，尽心尽力，值得称赞。

3. 华福会在港举行，大家欢聚一堂，旧雨新知，共叙契阔。有人离乡已久，乘机探亲访友；有人远处海外，梦魂为劳，一旦旅明珠，游宝岛，大开眼界，一抒胸中抑郁，实是人生快事。

4. 华福会的奋兴会、培灵会、查经会，名牧如林，盘筵丰富。若干困处边陲之弟兄姊妹，得以大饱灵饥，殊为难得。

5. 至若香港是购物者的天堂，大会通讯第一期早有介绍，代表们到此十里洋场，目不暇给，掏荷包、签支票，捆绑以归，老妻笑迎，稚子候门，乐也融融，这些也拜华福会之赐。

（注）。本文用「福音派」一词，乃人云也云，指着那些以「信仰纯正」自居的人。

再论华福会

华福会往那里走

呼喊第十五期，刊载拙作「初论华福会」。该文在教中曾引起了若干冲击。有人十分赞赏，认为写得妙、说得好；有人却反对，认为像华福会这么一个机构，事属创举，难免错误，实不应该苛求过责。正是「见仁见智」，人各不同。

在这方面，除等待读者公论以外，笔者实不愿多所饶舌。

去年，我在东南亚各国布道，在泰国时，恰巧王永信牧师也因华福会事到泰国，枉驾萍居，畅谈教会事。王牧师问：华福会前途有困难乎？我答拙见所及，困难重重。他听了认为不无道理。事后我想，把这些一得之见作为再论，就正于教内诸贤达，也许不无用处。

华福会第一个难处 -- 信仰问题

拙见以为当前华福会第一个难处，却为信仰问题。

过去华福会以全球华人教会大联合为号召。果也，第一次大会，海外代表（注一）群集港九，人数达一千六百余人。表面看来，这个「联合」颇为成功。可是我们稍为注意，就发觉赴会代表，各宗各派都有。华福会虽然选择的代表，以福音派为目标，但各人的信仰恐怕还是新旧杂陈，难趋一致。特别其中有若干为 WCC（新派）中人物，更难免蝙蝠之嫌。

当前华福会对于信仰问题，要不要认真对付。若要信仰严格，划清阵线，则华福会势将变成一个小型的 ICCC（万国基督教联合会）。如果在信仰上放松，联合重于信仰，则华福会势将成为一个中国式的 WCC（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如果华福会不注重信仰，那么中国教会多个「华福会」，除了满足「大中国主义」外，在属灵方面，实没有什么帮补。如果要注重信仰，泾渭分明，一定无法盲目联合，那么势必分清敌我（真理立场的敌我），到那时，大家分道扬镳，各奔前途。同情的可以盛识华福会有信仰的见证；反方面，势将批评华福会把中国教会分裂了。

这是华福会当前第一个难关。

华福会第二个难处 -- 成员问题。

过去华福会对于「成员问题」，是采取现实主义的。这因为今日福音派人士，并非个个信仰可靠，个个有号召力；而 WCC 不信派，如所周知，里面却有很多是信仰纯正，忠诚事主，为众教会所敬重的教牧。华福会在这方面，走的乃是葛培理路线，不问宗派，只问个人信仰，很聪明也很机智地越过宗派的围墙，单以个人为对象。不管你属什么宗，什么派；也不管你所属那个宗，那个派，信仰如何摩登，如何败坏，只要认为那个人的信仰属于「同道」，就把那个人邀请过来，在华人教会「大联合」的前提下，一同围绕在华福会的旗帜下面。

可是以后如何呢？能否长久过「蜜月」日子呢？

华福会的「信仰宣言」（注二），说明华福会的信仰立场是属于福音派的。在信仰的立场上说，华福会与 WCC 是对立的。因此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是，这一群原属 WCC 的成员，是否能够继续留在华福会里面？

在华福会方面说，华福会不但需要 WCC 下面的人员，而且是迫切需要他们留在华福会里面。这不但宣传方面需要，实际方面也需要。

问题却是在 WCC 各大公会方面。

直至今日，WCC 各大公会的领导层，对于他们属下参加华福会，甚至于站在华福会的一边，来批评攻讦自己的信仰的人员，是采取宽大主义，不闻不问的。可是日子久了，我们却担心：

1. 一些关心教会的会友，看见他们的教牧，坐的是本教会（WCC）的交椅，吃的是本教会的饭，支的是本教会的薪俸，却不住批评本教会信仰不对，立场不对；另一方面却大力支持华福会，开口合口总是华福会。他们慢慢就会反感起来。既然本教会（WCC）不对，你为什么要留在本教会？「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才是合理。你吃我们的饭，作别人的事，还要打我们的嘴巴。真真岂有此理？反感的结果，一定损害教牧的威信，也影响教会正常的工作和进展。

2. 华福会不过一个宣传机构，每年花费的钱不少。这些钱要靠支持的各单位捐助。无疑地，WCC 所属各教牧，他们十分卖力筹款来支持华福会。他们可能公然从教会的库存拨款，也可能向信徒个别募捐。在经济情形好景时，可能没有问题。可是今日世界经济情况并不好，据报载，天主教教廷的收入也大打折扣；各教会的经济一般需要开源节流，现在却要负担一个与自己全无「直系亲属关系」的华福会，而且华福会除了得个「筹」字外，对各教会尤其 WCC 各教会，无什么实际工作帮助，大家想定了，未必个个乐意慷慨捐输，说不定还会因钱伤了感情。

今日 WCC 各大公会的领导人，对于属员参加华福会，是采取宽大主义的，有如上所述。可是日子久了，如果他们的属员，过分的热心华福会工作（因为华福会与 WCC 的基本立场是对立的），难免叫他们碍目，甚至反感，说不定有一天会发生「清理运动」，把这些教牧教训一顿：

「你们知不知道，本会的信仰是最好的（长老宗创始人是加尔文，卫理宗创始人是卫斯理约翰，信义宗创始人是马丁路得）？」

「你们知不知道，WCC 只是一个团契、了解、分享经验的咨询机构，它从来干涉我们的信仰，过问我们的信仰？」

「你们知不知道，本教会有自己的信仰立场，工作系统，训练及造就的整个计划？我们几百年的工作经验及优良传统？」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现在在本教会工作，需要善良与忠心。你们整天挖自己的墙脚，舍己耘人。你们如果认为本会工作不对，尽可另谋高就；你们乐意同工，大家就应当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共谋发展.....。」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WCC 旗下的教牧们，将何以自处？或留或去，将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倘若留下，就再不能像从前热心华福会的事工了。那一天，华福会势将失去一批有名望有能干的热心份子。

华福会第三个难处 -- 组织问题

如果笔者不幸而言中，真的有这么一天，那么华福会势必重整旗鼓，从新组织。到那时，存下的恐怕只有那些小宗派，以及某些独立性的地方教会而已。

到这一天，华福会势将遭遇某些新的困难。参加的教会，人数比较多的，力量比较大的，一定希望在会中有更高的地位，更多的发言权；虽然未必事事以他们的「马首是瞻」，但至少也要多些听从他们的意见。所谓钱在那些，权也在那里。出钱总想坐轿。

而另外一些小教会、小人物，看看华福会既缺乏差会般的经济援助，还要分担庞大的经济负担，结果也不过跟着人家的尾巴摇旗叫喊而已。坐下计算，既无利益可图，何必做轿夫，只好悄然引退。

后事如何呢？笔者只好言及于此，等待事实分解。

（注一）华福会并非由教会所组织，参加者亦非某教会组织所选出。「代表」两字，实有些欠通。这里只不过人云亦云而已。

（注二）「华福会宣言」实际未经大会通过，只是几个领袖的制成品而已。

评中文圣经新译

香港中文圣经新译委员曾出版「约翰福音新译本」已经问世。译经是一件最严肃、最神圣，并且极其艰巨的工作，笔者在此敢将一得之见，就正于诸贤达之前。

楔子

去年在东南亚时，某次，跟数位教牧晤谈。有人问我：「你看过新译的圣经没有？」我答：「还没有。你们看过有什么意见？」

甲牧师翻开「约翰福音新译本」第一章念着：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有借祂而造，凡被造的，无一不是借着祂造的。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问我「跟和合译本有什么不同？」

接着他说：「这是修译，不是新译。」

我问乙牧师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

他说：「当他收到这新译本时，最关心的是里面若干关键的经节，要看看给他们译成什么样子？他找到约翰三章十六节：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好，跟和合译本一模一样。他再找到十章十节：

「..... 我来了，为要使羊存活，并且活得美满。」这一节跟和合译本差得太远了。和合译本作：

「.....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一个是得生命 -- 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一个是得存活 -- 活得美满。前者是你没有生命，主耶稣来，要叫你得生命。新译本是你已经有了生命，主耶稣来，要改善你的生活，叫你活得美满。新译旧译差得这么远，究竟是旧译搞错了，还是新译搞错？

丙牧师素性诙谐，他说：「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小故事。某教堂门口装着福音霓虹灯，晚间亮着『信耶稣得永生』几个大字，后来一些光管失明，变成『信耶稣得水牛』。我想和合译本乃是『信耶稣得永生』，新译本可能是『信耶稣得水牛』。（卖水牛可以改善生活也。）永生我所欲，水牛也我所欲；有时恐怕水牛比永生更受人欢迎。」

丙牧师说的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译经是一桩天大事

笔者离开香港差不多四个年头，在这段日子，新译圣经应该是教会里面最严重的一件大事。先是许牧世先生为圣经公会主译，接着听说有「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新力出版社」，还有「亚洲归主协会」等等，都在从事圣经新译的工作。

我在香港的时候，还没有听说发动什么译经的工作。想不到一眨眼间，译经工作竟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我听见的时候，开始是一阵高兴，慢慢内心便越来越沉重。在我的心目中，译经究竟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而是关系重大的一件大事。

第一、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么把上帝的话语，从原来的记录，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不但是严肃的，而且是神圣的，一点一划都不能掉以轻心。从前以色列的拉比们，抄写圣经时，碰到上帝的圣名时，他们要放下笔，洗洗手，然后再必恭必敬的继续抄写。他们这种对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所必须具有。对我们来说，还有更积极的意义，上帝的话是绝对的生命之道，如果我们翻译时，不能保持绝对正确，略有偏差，那么「差以毫厘」，必然「失之千里」，把上帝的心意扭歪了，贻误众生，这责任实在太大了。

第二、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所谓经典，等于国家的宪法。教会一切的问题都要根据圣经来解决。今天教会许许多多的问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我们的办法乃是「回到圣经」，让神的话语作最后的判决。假如翻译不好，那么根基不正，上面的建筑物跟着也歪了，关系实在太大了。

当我看过许牧世先生所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历史的改造者耶稣」，里面约翰三章十六节把「独生子」译为「独子」，我好像给人打了一棍，几乎窒息。我连忙找许先生所根据的 Good News for Modern Man 对一对，原来该译本作 Only Son。我再找近年来销路最佳，葛培理大力推荐附送的 Living Bible 对一对，该译本也作 Only Son（独子）（Living Bible 即香港新力出版社所出版的译本）看后我的心有很大的痛苦。我们所信仰的主耶稣，乃是上帝的独生子 -- 不但是独子，且是独生子，是生成而非造成。耶和華见证人（守望台）的信仰：主耶稣是上帝的独子 -- 是造成的。如果我们只相信主耶稣是上帝的独子，那么我们跟守望台岂不是差不多？历代教会所保持的信仰，使徒信经十分清楚地写明：「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尼西亚信经更清楚地说明：「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这些信仰的标准，岂不完全被撇弃？（关于独生子，将来有机会再谈）在这方面，给我们看清楚一件事，「一字之差」，可能整个真理体系完全崩塌。也就因此，我觉得译经工作，关系整个教会实在太巨大。

作为经典只可一种，多便混乱

第三、我对和合本不但有着深厚的感情，并且有着深厚的信心。

在教会里面，时时有人提及原文怎样原文怎样，这些人乃是小群派的经师们。可是我注意一件事，今天他们说这个字译得不妥当，应当怎么译才正确；可是明天他们讲经时，却仍旧照和合译本的译文讲出来。在这本书可能批评某一个字译得不准确，可是在另一本书，却原封不动地照样搬出来。这就反证了和合译本译得好，他们这才除了强调某项教义时，才把某个字予以分割、强调；至于平时他们是尊重和合译本的。小群派的经师们，自倪柝声先生以下，都是对圣经有更深入更精细研究的人，从他们这种尊崇的态度，更加深我们对于和合译本的信心。

其次，当和合译本面世以后，我国若干文学家、作家都一致给它好评；照我所记得的，诸如胡适之、周作人、钱玄同（手头无资料，希望没有记错）等人，都十分赏识。

加以五十年来，四面八方的赞赏，偶然也有人提出批评，究不过某些字，某些句子，一些小疵而已。「不以寸朽弃连抱之材」，只要把那些小疵修一修，让它达到更美更醇的地步，也就够了，何必重起炉灶？

近年来，外国文坛有不少圣经新译面世，他们是在教会圈子外，据说销路奇佳。正如根据圣经故事所编的电影一般，很吸引人。我的态度是，作为经典只可一种，此外任何人有意翻译，无论是教内人为着阐明真理，或者教外人为名为利，只要不恶意歪曲，那么越多越好，因为无论如何，基督的名究竟被传开。

如果经典有多种，那么没有一定的标准，信徒势将彷徨歧路，莫所适从。甲拿着 A 译本，说这是「经典」；乙拿着 B 译本，说 B 译本才是「经典」；丙又拿着 C 译本，说什么都不是，只有 C 译本方是「正经」。这样信徒们势将目迷五色，不知读谁的经好。奸宄之徒很容易钻文字罅，来达到他们曲解圣经，传说异端之目的。特别是中国的信徒们，对于圣经有研究的并不多，一旦诸说纷张，花多眼乱，恐怕所给予他们的不是造就，乃是混乱。

因此如果有人想废弃和合译本，重新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件天大事，必须小心又小心才可。

几年前台湾圣经公会提倡重译圣经，一时反对之声四起，现在重译圣经已付诸实施，数年前那些反对的先生们，粒声都没有，不知是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抑或是认为这些译经的先生们，为最合适的人才，因此默许。

今天提倡重译圣经，来代替和合译本的先生们，理由是和合译本出版垂五十年，某些词句已经过时，现代青年们读了难免有古旧的感觉。这是以「通俗」、「适时」作为重译的理由。可是笔者却认为「通俗」、「适时」只不过是理由的一端，却并不是绝对的理由。这因为我们手所执的，不但是一本「旧约书」、「新约书」，而是一部「经典」；除非我们有足够的人才，译得比和合译本更准确，更达更雅，否则为看「通俗」、「适时」，并以美国乐可门基金会的怂恿、鼓励，负责出钱，便急促从事，笔者是期期以为不可的。

没有一个本子，比希伯来原文圣经更古老，比希腊原文圣经更不合时宜，可是无人提倡以现代希伯来文，现代希腊文重写代替。如果要跟着时代走，那么将非三五年重译一次不可。作为经典用的圣经，将如香港学校的教科书，年年更改，将大大苦了信徒们。

这不是我有意跟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作对。而是该会一开头就标榜着他们的新译本将取代和合译本。他们的目标乃是经典。「经典」的重要性，前面已经说过，为着整个教会利害所系，我们负责言职，又怎能缄默不言？

新译委员会似乎问题多多

第四、当我注意这个新译的工作时，我发觉有许多问题？

其一、他们倡言谋取代和合译本，这句话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根据该会容保罗牧师自述，他们不过是美国乐可门基金会活动的结果，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既非众教会所授权，也非众信徒所委托，凭什么权力可以废弃，取代和合译本？何况他们的译本仍在腹中，究竟译成个什么样子，还不知道，此时便侈言取代，虽然雄心万丈，但还有待事实的证明。所谓取代，似有失言之嫌。

其二、该会的成立，完全得力于美国乐可门基金会。乐可门是一位富户，是个热心信徒，把遗产支持各国译经工作，实在难得。

照我所知，世界各地译经工作一向由圣经公会总其成，译、印、销售。圣经公会不是一个从天掉下的组织，而是众教会、众信徒的共同组织。乐可门的译经宏愿，为什么不经过圣经公会，一定要重起炉灶，与圣经公会分庭抗礼？如果他的译经目的只是「新译」，让信徒研经时多一种参考资料，前面我已说过，本人深表欢迎。如果他的译经是为着争取「经典」的地位，英文世界如何，日文世界如何，我不知道；在中文世界势将造成混乱，我认为以今日而言，这种混乱是不必要的。

许牧世先生为圣经公会主译新译本，一开头圣经公会就声明，只是为年轻的一代预备，无意取代和合译本；我觉得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符合今日中国教会中国信徒的利益。

美国人有一种作风，喜欢标奇立异，谁都想创新；这种作风有一种好处，鼓励大家奋发有为，推陈出新；用在科学方面，十分有效。可是用在其他方面，却常祸害百出。你说道德，我说新道德；你说神学，我说新神学；你说传统，我反传统，你讲文明，我讲野蛮（嬉皮士、裸体等等，无非回复野蛮）；你讲神活，我讲神死。你讲敬拜上帝，我提倡敬拜撒但、犹太，……。真是无奇不有。无他，个个喜欢独树一帜，显出自己与众不同。因此我怀疑乐可门的译经工作，到处搞新译，恐怕与美国人的作风有关系。

今日的中国教会，整个大陆，惨被鲸吞，在国外的并不太多，二三十年来苦心扶植，仍然在幼稚阶段，这时我们需要的乃是在平稳中求进步，我们要防备混乱。

其三、笔者注意到该会的工作人员，济济多士。可是我们仍要问，这些都是原文学者么？都是圣经学者，修辞学者么？

把圣经从原文译成中文，照我所知，是一桩十分艰难的工作。

中国人研究古文学，虽然是本国文字，还是十分艰难。现在要研究的是外国的古文学--希伯来的古文学、希腊的古文学，困难何止千百倍。

如所周知，识原文不难，精通原文却不易。就如希腊文，从阿拉法到俄梅戛计廿四个字母，只要懂得拼音，便可读出，琅琅上口，不知者以为你的希腊文了不得，可是识「音」是一件事，识「义」是另一件事，「精通」更是另一件事。把「易经」给小学生读，他可能「照字读经」读得出来，可是问他里面说些什么，这就难倒他了。

今天若干译经人士，桌子上面虽然摆着原文圣经，其实他们所根据的乃是英文译本而已。「原文学者」这衔头，要名实相符，可不容易。

还有，一个人精通原文并不等于他就有资格可以译经。把原本译译为中文，他不但需要精通原文，还需要精通中文，不然的话，将来译成的经，势将如香港买办文学家笔下的「如要路过，乃可在此」，诘屈聱牙，不知所云。

其四、该会的工作人员不少，译经速度也快，可是当我知道只有谢友王牧师一人是全时间工作，其他都是业余性质，我的心便更加沉重。

我可以很直的说，中国教会真正的原文学者，圣经学者根本不多，虽然如此，如果这些原文学者、圣经学者集于一堂，来进行翻译一部像样的新译圣经，可以作为「经典」用，我相信力量仍绰有余裕。现在该会虽然有取代和合译本的雄心，却没有罗致群贤的能力。最近听说连唯一全时间的谢牧师也辞职，谢牧师自己翻译的约翰福音初稿也已出版

（蒙谢牧师惠赠一册，证明并非传闻而已）；这么一来，译经工作岂非全部由大忙人业余负责。工作如此艰巨，使命如此严肃神圣，却由一批大忙人以工作余暇来从事，未免近于儿戏。

或曰：并不是该会不延揽人才，无奈那些有资格有能力译经的人，不肯就聘，最多只能业余从事。真的如此，那岂不十分清楚给我们看见，上帝并没有把译经的负担给予他们。既然上帝没有把负担给予他们，那明显地说明了这个时候还不是上帝所选择的时候，上帝才没有兴起合适的人才，来成就这艰巨的工作。既然如此，就应该坐下来，等候上帝的时候，断不可自告奋勇，拉杂成军，走在上帝的前头。「强扭之瓜不甜」，我们必需紧记，我们不只是翻译一部书，而是翻译上帝真理的道，有关整个教会祸福生死的「经典」阿！

其五、译经的条件首要为「信」（准确）。该会新译的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与和合译本相差竟如此之远，实令人莫名其妙。

我把手中仅存的译本对照一下：

朱宝惠译：「我来，是叫人得着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满。」

陆亨理译：「但我来了，好叫他们有生命，并且有的更丰盛。」

吕振中译：「我来呢，是要叫他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充沛。」

萧铁笛译：「我来却是使他们得到生命，而且丰富地得着。」

文理本：「我至使羊得生且盛。」

吴经熊译：「予之来也，则欲赐以生命，且令其生气蓬勃，绰有余裕。」

思高圣经学会译：「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谢友王译：「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十分丰盛。」

现在再引用英译本：

King James Version : I am come that they might have life , and that they might have it abundantly.

J.N. Darby : I am come that they might have life , and might have (it) abundantly.

James Moffatt : I have co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 I ca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 and have it abundantly.

Oxford Cambridge : I have come that man may have life and may have it in all its fullness.

The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 I came that they might have life and might have it abundantly.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 I have come for people to have life and have it till it overflows.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Language of Today : I come so that they will have life and have it overflowing in them.

The Living Bible : My purpose is to give eternal life - abundantly.

Today's English Version : I have come in order that you might have life - life in all its fullness.

上面八种中译本（包括文理本，天主教译本，连曾负责该会全时间翻译的谢友王牧师在内），以及英译本十种（最古老的英王雅各译本，以及小群派奉为圭臬的达秘译本，连同近年销路最佳的意译本在内）皆与和合译本相同。

我再翻开手边的希腊文圣经和希腊文字典（我对希腊语是门外汉，必要时就请教无声老师 -- 希腊语字典），该经文「生命」，希腊文 ZOE，与约一 4，六 35；罗五 17-18；来七 3，6 的「生命」相同。

我所以不惮烦地找出这些证据，目的乃在给我们看见，不仅是原文本也好，英译本也好，中译本也好，都指出主耶稣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 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还是和合本译得好、译得对。

许牧世谈译经工作

前年我应邀到纽约讲道，虽百忙中仍找机会跟许牧世先生会晤。不仅大家是老友，更因为听说许先生负责主译「现代中文译本」，我对此事十分关切，想从许先生口中听个究竟。

在交谈中，许先生把译经经过相告。

据云：联合圣经公会鉴于若干语文的译本已有与现代语文脱节之感，因此纷纷进行新译。如果按诸已往的方法，每一种语文都需要动员若干原文专家、圣经学家、作家来从事翻译，确是一件极其庞大、艰难的工作。联合圣经公会为着更有效、更迅速地完成这工作，他们便罗致欧美许多原文专家、圣经学家，先把原文译译为英文；把英译本确定了，然后再物色人选，从英译本译为各国文字（他们确定的英译本为 Good News for Modern Man，出版七、八年已销售四千万部），这因为精通原文的学者不多，精通英文的学者较多。

目前在进行新译，计有四十种以上的不同语文。可见圣经公会发动的译经计划，十分庞大。许先生根据英译本译为中文，遇有疑难的地方，圣经公会有一百五十年久，最丰富的译经经验，他们把这些经验印成专书作为译员手册，每本皆有总论、注释；原文的每一句、每一个辞、每一个字，皆有解释；遇有争论的地方，原文的多种意义，历代的各种不同学说或解释，皆汇集备考。译经的人参考后，可以根据本国文字采用最合适的词汇，予以译。

然后译者再把译稿跟原文专家句斟字酌，予以确定。

确定以后，油印分寄各地区的特约审阅人员征求修改、批评、建议。把这些意见集合后，再作最后的推敲、润色，才作定稿。

然后再把定稿印为初版样本，就如「历史的改造者 -- 耶稣」等，广泛地征求及听取读者的意见，最后才正式问世。

他们的工作是这么仔细、认真。虽然如此，当我读过初版「历史改造者 -- 耶稣」和许先生部份初稿油印本，我的心越久越觉得译经工作实在太不容易。许先生若干着作为我们所爱读，文笔生动流畅，主题正确，信仰好，有深度；可是他的译作与他的创作相较，那

一份生动清丽之气，便见逊色。我不是故作吹疵。一位作家，灵感所至，一笔在手，如泻江河。可是译经便没有这么写意，要对原文忠实，一笔一划，不容忽略；多一个字不可，少一个字不能，辞句又要达又要雅，推敲太多，难免斧凿痕，实在太难了。因此当我细看「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的译经工作，我的心实在有不能已于言者。不译则已，译一定要译得更好，译得不好，宁可不译。这是神的工作，宁缺毋滥；粗制滥造不得，勉强从事不得。率直之言，谅我罪我，非所计也。

评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及其新译

拙作「评中文圣经新译」在呼喊第一卷第六期刊出后，不久收到一封由菲律宾寄来，不具名的信，内中除了「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简介」外，并附书「请代祷！提前二1；雅五16」；揣其用意，是要笔者更多为该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祈祷。此君存心好、用意佳，至足钦佩。可是属灵的事，有时并不是单单用祈祷便可解决。以色列人与亚玛力人作战，摩西在山上祈祷，山下却需要约书亚等去动刀动枪，杀敌致果。主耶稣清洁圣殿时，给今日的属灵好人看见，也许将骇汗走告：「这拿撒勒青年，血气用事。我们应该先给祭司们来个祈祷会，禁食祈祷会，如果他们不悔改，就交托上帝好吧。这样大动肝火，那曾有半点属灵味儿」？

今天教会风气甚糟，有时我想，也许跟这些属灵好人的纵容有关。质诸诸贤达，未知以为如何？

我评新译约翰缘因

关于中文圣经新译，一来因鄙人年来僻处北隅，孤陋寡闻；加以自己工作过忙，无暇闻及。到七三年在东南亚，偶与几位教牧闲谈时，才知道里面有些蹩脚，这才引起我的注意。搜集资料的结果才知道：

一、该「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并不是中国信徒，也不是中国教会，自醒自觉的行动，原来是美国商人乐可门基金会所发动、所组成。

二、该「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认为今日中国教会所通用的「和合译本」圣经，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使人有古旧之感，必须以现代语文新译，以便「取代和合译本」。更有人认为和合译本是六十年前的老东西，好比一位老先知，应该让他退休，由一位新先知来接替他事奉。

把和合译本比喻老先知，很妙很妙。当然啦，人老了应当叫他退休，让年轻人来接棒。这时代，人还没有老，有的青年早已等得不耐烦；有人说还不快些死，真叫人等得发毛；有的说，就把「皇帝揪下马来」，他不老我们怎能坐等。用老先知来比喻和合译本，青年小伙子听见一定最舒服，一定急着等待来给它举行安息礼拜。

可是我总觉得用老先知来比喻和合译本，有些不对头。一个译本当作一位先知，今天数千译本还不是数千先知么？倘若要用先知来比译本，倒不如用先知来比喻圣经，译本不过是这位先知的化身，是它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穿着当地服装，用着当地方言来传达先知的任务 -- 代上帝说话而已。

至于作什么打扮，也要小心，早数年美国青年很时髦嬉皮士打扮，长发垂肩，满面于腮，破衣烂裤，形同深山野人，唱的是摇滚音乐，吸的是大麻，如果要迎合潮流，叫这位老先知也跟着他们大伙儿混，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宗教的本质是保守的。要宗教走在潮流的尖端，未免像牧师作新潮打扮，有些不伦不类。

三、该「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也许因为美国老板来得太快，组织得太急促，「袍笏登场」，一时连译经人员也凑不出来，只好东找一位业余帮忙，西找一位临时客串，根据

他们自供：「目前我们只有一位全时间的译者，其余的都是忙里偷闲，抽暇帮忙工作。」（该会通信第一期六页）现在连这位全时间的译者也辞职，译经工作只好让几位「大忙人」来勉强应付。他们要译的是有关教会百年大计的圣经，并且计划要取代和合译本的「经典」地位；但看他们的工作却形同儿戏，只求应付，如此轻率从事，实在令人震惊。

四、该会的名字叫「新译」，他们的目的也在新译，以便取代那已经行世五六十年的古旧东西；可是当我打开他们的约翰新译本，以第一章一至五节而论，除了把第三节「万物是借着祂造的」改为「万有借祂而造」；第五节的「光照在黑暗里」改为「光照在黑暗中」（「里」与「中」哪个比较语体？）还有第五节的「黑暗却不接受光」改为「黑暗不能胜过光」。除此之外，全部照抄不误。

第一至第五节，和合译本计七十四字，把人家七十四字，改改几个字，便算为自己「新译」的杰作，还指着别人的鼻子说：「你这不中用的老东西！我们译的才够摩登、够时代。」这真是七十年代教会出版界的怪事。

可是要修改也应该小心从事才是。当我听说他们把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译为「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为要使羊存活，并且活得美满。」跟和合译本「抬杠」，累得我把书架上仅存的圣经各种版本拿来对照，一共二十种，都与和合译本意义相同，只有这新译会的「新译本」独树一帜，究竟何所根据，真是叫人莫明其猫叫。就因此，我才多嘴，把探讨所得，写成拙作「评中文圣经新译」，在呼喊季刊发表，目的乃在唤醒信徒，为教会保守真理的根基共同醒傲。

改来改去，还是照抄和合本为准

该文发表后不久，我收到「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寄来一九七四年五月初修版的「约翰福音新译本」，我急忙把第十章第十节翻开看看，译文已改为：「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再对一对，跟和合译本完全一模一样，开始我十分高兴，因为该会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肯把错误改正；可是慢慢却是越想越惶惑不安，内心像铅一样沉重 --

根据该会规定的「翻译步骤」，照抄如次：

一、初译：由原文学者从圣经原文直接译成中文初稿。

二、集修：初稿交与基本上由原文学者、圣经学者及文字学者各一位所组成之集修小组审核修订。

三、征询：复印多份，分寄各特约征询人士批评审阅，提供意见。

四、重读：征询获得的意见，经过整理综合再交与初译者及集修小组参考，并重新就各方意见一起审阅译稿。

五、裁订：遇有初译者及集修小组意见未能统一之处，或其他重要疑难问题，则提交裁订小组作最后决定。各卷文字水平之统一，相同作者类同用语之统一等，亦交由裁订小组处理。

我不知该会对「翻译步骤」是官样文章，说说就算，抑还是认真严格执行。如果装模作样，说说就算，那造成错误的原因，还可能是一二人的事。如果真的严格执行，仍造成这么大的错误，那么这本新译圣经，真叫我们一想起便不寒而栗。

根据该会的「翻译步骤」，把约翰十章十节译成「..... 我来了，为要叫羊存活，并且活得美满。」一定要 1. 经过原文学者从原文译成中文初稿；2. 然后再由原文学者、圣经学者及文字学者各一位所组成的集修小组审核修订；3. 再然后，还要复印多份，分寄各特约人士批评审阅；4. 又再然后，再经过整理综合，又再经过初译者及集修小组参考，重新审阅译稿。如果他们意见相同，就不必劳动裁订小组；如果意见有不同，就要劳动裁订小组。我不知道他们当日有否劳动裁订小组。可是无论如何，他们最少总要经过原文学者、集修小组（原文学者、圣经学者及文字学者各一位所组成），及特约人士的批评审阅，然后才定稿，才付印。他们动用那么多位学者，却把约翰十章十节，搞成那么大的错误，岂不令人震惊？

我认为「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不愧宣传专家，他们把一个个拉得来的人，都给他们戴上什么「原文学者」，「圣经学者」，「文字学者」的高帽子。「入此门者皆学者」。不知的人，一看见他们能够网罗得海内外那么多的「学者」，早已给他吓坏，认为「学者」那有错误。正如另一个人，在另一篇文章里夸称译者都有大把「学位」一样，用「学位」来镇压人。

我不知道这些「学者」究竟是他们在学术界辉煌的成就，被公认为「学者」，抑还是「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为着要哄他们开心，或者要抬高自己的声势，便关起门来，封官赐爵？如果不嫌笔者罗唆，可否请该会将他们的「原文学者」，「圣经学者」以及「文字学者」点名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认识。

中国教会一夜之间，就产生出来许多学者，许多专家，怎不叫我们欢欣鼓舞呢？

可是说来令人太息，该会经过那么多「学者」的辛苦工作，第一炮把约翰福音打出来，除了给人的印象是「修改」不是「新译」外，关于第十章十节，却于初修版就完全改掉 -- 照和合译本原封不动地照抄过来。

这里有两件事，第一，该初版本既然是该会集合多位学者专家的精心杰作，为什么竟把十章十节错译？译错了是谁来给他们指正。那些给他们指正的朋友，无论是「原文」，或者是「翻译」，看起来似乎比他们的「学者」更高明。

第二，他们把错译的地方改正过来，但所改正的却是和合本的老话。「绕了旷野三十八年，想不到还是走向原来的老地方」，未免滑稽。说句泄气的话，岂不证明和合本比较「新译会」更合标准，更可以赢得我们的信任么？

我们承认修正对于译经的重要性。但对于一个已经从付印的版本，除了有什么新发现者以外，修正大概只是在修辞方面叫它更美更善，很少听见有迥然不同的意义出现。可是新译会这本约翰新译，却是从和合本的「.....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原来没行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一变而为「..... 我来为要使羊存活（原来已有生命），并且活得美满。」（美满的生活）（括号内係笔者加註）

现在再从「我来为要使羊存活，并且活得美满」；又再打回原形，「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从无生命译成「有生命」，再从「有生命」改为「无生命」。意义相差如霄与壤，变来变去，真叫人无所适从。如此译经，不但译者糊涂，读的人一定也读糊涂。

该新译会不久前在圣经报发表了下面一段话：「..... 近来从几本杂志里面，读到几位主内长者对本会一九七三年出版，未经修订的约翰新译本试验版，提出批评，一方面对新译工作多方提醒，但另一方面，在时间上是落后了.....。」（一九七五年十月号第十页）他们意思说，我们虽曾译错，但我们已经改正了，你还来个马后炮。轻描淡抹，就想把问题带过去。可是明眼人却看出事情虽然过去，但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存在。错，为什么会错？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大谱？作为「经典」用的圣经，怎能这样儿戏，忽是忽非？

或问：约翰福音共廿一章八百七十八节，为什么你节节不提，单挑十章十节？

答：这因为当初是十章十节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我才特别留意这一节。别处并非不提，后面将再提。

未经修订便出版，译经当作儿戏

刚刚我引用新译会发表在圣经报那几句话。当我起初读到时，我怀疑眼睛看错，可是白纸黑字，还有那特大的「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几个字，说明是该会的正式文告，怎不叫人惊讶？

「..... 本会一九七三年出版，未经修订的约翰新译本试验版.....」给我们看明两项：

- 一、该会一九七三年的约翰福音新译本，是未经修订，便出版的；
- 二、该会一九七三年的约翰福音新译本，是试验版，不是正式版。

第一项，修订是「改正」的意思。一本还没有改正的圣经译本，夹着许多错误、许多沙石，便抢着出版，公开宣传、公开出售；对于读友实在是一件不负责任，不可宽恕的罪行。

圣经是神的话。基督徒读圣经，并不当作读一本书，而是当作读神自己的话语；因此虽一字之微，有时可能发生很大的反响。也因此，译经的工作，译得好，有功神国；译得不好，可能误人不浅。

该会把一本没有修订的新译本，便公开出版，他们有没有想到，那些购买这书的人，他们不是把它当作一本书来读，而是把它当作是一本经典来读；那么里面的错误，夹杂着沙石，将带给他们的影响是什么？

新译会把滕近辉牧师、鲍会园牧师、唐佑之牧师、桑安柱牧师、吴明节牧师.....等鼎鼎大名的红牌牧师拿来作宣传，中国基督徒那个不信任他们，认为有他们名字在的东西，一定是信得过；可是所买来的书，却原来是未经修订的蹩脚货，岂不冤枉？若因此被误，岂不更可怜。

还有，新译会在该会通讯第一期对约翰福音新译本的宣传；「由十余位信仰纯正的中国圣经学者集体翻译审订的约翰福音新译，经半年多的努力，已于七月中全部完成。现已付梓，将于九月间出版。」这是一九七三年七月的公开话。到了一九七五年十月才吐真情：「一九七三年出版，未经修订的约翰新译本.....」。到现在我们总恍然大悟，该一九七三年的约翰新译本原来是未经修订的。所谓「十余位圣经学者集体翻译审订」也者，只是公开骗人的说话而已。

或曰：该会把未经修订的译本公开出版，目的在公开征求各方的意见，以便集思广益，这意见并不错啊！

答：意见倒不错，那么在版本上面，一定要十分显明印上「未定稿」，或者更坦白声明：「本译本未经修订，自知内面沙石甚多，公开面世，目的在广征各方的意见，以便改正。」这样总不至叫购买的人，把破鞋当宝贝。

我们翻开该一九七三年的约翰福音新译，除了版权页写明「一九七三年九月初版」外，自头到尾，没有一字声明是未经修订版，是试验版。一九七四年版写明「一九七四年五月初修版」，特别小的几个字，有多少读者晓得他们肚子里的乾坤，原来是「初修版」，那以后可能还有什么「再修版」，以至三修、四修、小修、大修.....。

谢友王牧师在他的约翰福音译本，特别盖上「PRIVATE COPY 非公开本」，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正确的。

把未经修订的圣经译本，便大作宣传、公开出版、公开推销，这种市侩作风，我们又怎能原谅。

新译会信仰问题多多

当我打开他们的「简介」，细看他们的「信仰立场」时，觉得里面问题多多。「信仰立场」是该会的公开认信。我不知道这「信仰立场」究竟是出于乐可门基金会的，抑还是出于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的。如果是乐可门基金会的，那是老板的信条，问题还小；如果是该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的，那问题却严重。我实在不敢相信该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译会」）衮衮诸公，会拿出这样的「信仰」来。

兹将该会的「信仰立场」照录如次：我们相信 1. 全部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为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2.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上帝，是自有永有、全知全能、圣洁慈爱的上帝。3. 耶稣基督是上帝降世为人，是人类唯一的救主。4. 人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借着信。5. 圣灵居住于信徒内心，使信徒过成圣生活。6.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信的人复活得生，不信的复活定罪。7. 信徒在基督里互为肢体，彼此服事。（上面的数目字，是笔者加上，为着行文方便起见。）

兹择其中数项略作讨论 --

第一、关于圣经的信仰（见第一项） --

1. 「全部圣经」是指那一本圣经？基督教圣经公会所出版的《圣经》，计旧约卅九卷，新约廿七卷，合共六十六卷。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所出版的《圣经》，计旧约四十六卷，新约廿七卷，合共七十三卷。该会所称的「全部圣经」究竟是指六十六卷的，还是七十三卷的？

2. 全部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真理，这个「是」是一个关键字，它的意思是「总是」的是，抑还是「都是」的是？

这个「是」怎样解释，将确定信仰的是与非。摩登派（不信派）相信只有全部圣经的真理「总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旧派（保守派）却相信全部圣经「都是」上帝所启示的，逐句、逐字皆无错误。

你信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不信派说我们不信，因为旧约没有告诉我们这话，除非全部圣经都讲过，才是真理，否则我们不能接受。

你说不信的人要在地狱受永刑。不信派说，那有此事，我找遍旧约没有提及这事。除非全部圣经都讲过，总是真理，否则我们无法相信。

该「信仰立场」这个「是」字，究竟是「总是」的是，抑还是「都是」的是，一字之差，相去万里，一点含糊不得，一定要说清楚。

3. 全部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真理，乍听起来，好像十分尊重圣经，其实细想起来却觉得有些不大准确。真理有一个特性就是准确，加一分固然不可，减一分也是不可。圣经的真理就是如此（申四2），你想给它删减一点不好，你想给它涂脂抹粉也一样不好。

全部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么？我以为更准确的说法乃是，圣经都是上帝所启示的话语，内面有历史、训诲、真理、预言.....。

4. 作为一个译经会，对于圣经的信仰，是事关重要的，含糊不得。我个人的信仰乃是：「我相信圣经（旧新约六十六卷），逐字逐句都是上帝所启示的.....。」

第二、关于上帝降世为人（见第三项）--

「耶稣基督是上帝降世为人」，这话叫人读了十分困扰。

「上帝是谁？」根据他们信仰立场第二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上帝」；那么，这位降世为人的上帝，究竟是圣父，抑是圣子、圣灵？或者是圣父、圣子、圣灵一齐来降世？

我们随便找一个信徒来问，「上帝是谁？」他们会很直截的回答是「圣父」。信徒们都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可是分开来讲，上帝是圣父，耶稣是圣子.....。那降世为人的乃是圣子耶稣。现在给他们搞一搞，变为上帝降世为人，这就把我们搞糊涂了。

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曾经有人相信上帝有时显现祂自己为父，有时显现祂自己为子，形相虽有不同，却是那位上帝。因此有人讥诮他们是圣父受苦派。意思说，既然上帝显现自己为子，那么那一位钉十字架的，便是上帝自己了。

新译会的信仰，一方面认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一方面却说上帝降世为人，互相矛盾，彼此混淆，真叫我们莫测高深。

第三、关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见第六项）--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信的人复活得生，不信的复活定罪。」这里照字面直解，乃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时，信的人复活得生，不信的人复活定罪。」未知这话出自圣经何章何节？

1. 耶稣再来，要叫信的人「复活得生」么？我所信的却不然，我相信主耶稣再来时，如果我已经走过死荫的幽谷，我要「复活得荣」。

2. 「复活得生」，说明他们还没有复活以前是在「死」中。我的信仰却不如此。我知道当我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时，我便有了永生（约三15, 16, 36）。现在有，永远有；在基督里我有了永生，永不失去。如果主耶稣还没有回来，我先走过死荫的幽谷，我所经历的乃是肉体的死；对全人来说，只是睡觉，我的灵魂仍然是活在基督的永生里。当耶稣再来时，不是叫我复活得生，因为自得救那一日起，我是日日活在永生里；祂乃是叫我复活得荣，与祂一同作王。

3. 我要提醒各位，今天在教会里信仰有两个主流，一称为新派，他们凭理性，什么事理性想得通，他们就信；想不通，就不信；他们的理由是「我们不能接受我们所不明白不知道的，我们不能迷信」。其实他们是怀疑派、不信派。另一称为旧派、保守派、基要主义派，这派人承认自己所知的十分有限，他们站在知识的大海边，能见度很有限，最多也不过如蠡测海，因此他们相信理性，更相信上帝自己的话语，把根基建筑在信仰上面。

可是近年来若干所谓旧派，也慢慢走上怀疑的道路，特别对「主再来」这预言。他们口里相信主再来，但主耶稣如何来，却十分含混。我们相信主耶稣要有形有体的驾云降临，我们要从死里复活、变化、被提、千禧年国度、与主同作王；启示录的预言一定要成全。他们也许一面听一面猛点头，可是心里却问题多多，只是嘴里不肯说出而已。这些人我们叫他摩登福音派。这些人隐藏在教会里，鱼目混珠，比那些新派更可怕。我们要提防。

4. 新译会的信仰，把耶稣的再来拉到「复活得生」去，却把信徒的荣耀大盼望，一字不提；如果这些是他们老板（乐可门基金会）的信仰，那问题还小；如果是他们本身的信仰，那说明新译会是摩登福音派，我们真要为中国教会震惊。

和合译本是否太老太古旧？

打击和合译本，最好是从时间性着手：「老先知，你的时代过去了，还不快些退休，让我们来取代？」

可是和合译本是不是真的已经古老、落伍、陈腐，不合时尚？

1. 或曰：已经六十年，还不古老？-- 用年日来判断作品，未免太主观。坊间流行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 年代比和合译本更古更老，可是从没有人嫌他们古老，几百年来，仍然是一纸风行，人手一卷，废寝忘餐去读它。

2. 复有人说：有些青年人读了格格不入，说明和合译本的文字跟时代脱节，才不能吸引青年。说这话的人可能没有更深入的调查。照我所知，有许多教外青年读圣经读不入，第一、因为很多名词读不懂，不少人打开马太第一章，亚伯拉罕生以撒，一大堆名字，叫他望而生畏，没有兴趣读下去。第二、许多专门名词读不懂，什么上帝、圣灵、天使、什么罪恶、悔改、得救、重生、称义、成圣，味同嚼蜡，不知所云。第三、许多教义，莫名其妙。读了有如小和尚念经，一点都不了解。就因为如此，所以许多教外青年，开始时满腔热心，以为是一部劝世文，一部讲人生哲理的理论书，一读下去，不合口味，便束之高阁，找些话来搪塞。

批评的人，不详细调查原因，便断然指和合译本不合时代，未免太轻率。我个人认为和合译本，虽然工作六十年，但却如松柏常青，一点老态还没有：

1. 社会最流行，最通俗的文字，首推新闻纸（日报）。我曾以和合译本跟新闻纸略作比较，觉得文字同样通俗、合时，一点没有跟现社会脱节，也一点没有老朽的样子。

2. 其次，我曾调查过许多乡村教会，从青年人到老年人，有的只读一、二年书，有的从没有进过学校，他们只用了二、三年功夫来学习圣经，便能够琅琅诵读。这说明了和合译本确是一本雅俗共赏，童叟咸宜的佳本。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并非笔者过誉。

记得数年前台湾某人曾批评和合译本，说这说那，还说什么「巴不得」用不得，甚至「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也给她拿来弹。后来，偶然查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词典编纂处编印的「同音字典」，「巴」字下面第一个词汇是「巴不得」。我才恍然巴不得是中国国语，并不是台湾国语。中国地方毕竟太大，一个词、一个句，未必全国通行。因此中国国语，未必被各处地方所认识，因而引致批评，也不是奇。

年前在纽约跟某牧师倾谈，据云某人译圣经，译成总要找几位生长在北方的学人予以推敲。他们很容易找出某些字句乃是南方国语，并不是「中国国语」。南方人读南方国语，可能击节激赏，岂知北方人听见只好猛摇头。

话说回来。圣经并不是一本词书。词书要新，越新越好；因此若干词典要以「最新」作标榜。圣经是经典，需要准确；中华民国数十年，有没有把宪法重新写过？美国立国二百年，美国人最喜欢新，美国的宪法，有没有重新写过？去年有人调查，美国家庭用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的占百份之六十八。美国人虽然喜欢新，可是他们对于圣经却十分保守地，喜欢用三百五十年前的古老版本。我想原因可能是，打扮可以入时，电器用具可以尽量采用新品，可是圣经最需要准确。如果不准确，一字之差，黑夜的惊骇，变为黑夜的臭虫（诗九十一5），如何是好。它虽古老，但十分可信，大家还是对它有信心。

新译会是宣传能手

前面我指出新译会的朋友们懂得宣传，并非无根之谈。第一、他们所找来的工作人员，个个赐以「原文学者」、「圣经学者」、「文字学者」的高帽子。其实那些「学者」，有的还在忍受寒窗苦，有的一篇写作还没有公开过，实有溢誉之嫌，不过这样倒可以大大博得中国信徒的信任。第二、他们大谈其翻译过程，那么慎审，又那么精细，怎不叫人全心相信。第三、他们网罗中外名牧，拉来作赞助人，阵营之盛，堪称空前。第四、他们把和合本丑化，说它古旧了，太老了，很多地方不对，复搬来王明道先生的批评，胡恩德先生的意见；当然啦，连王明道先生都说和合本不对，还不快些把它丢入字纸篓？第五、他们复收买（所谓收买，有人事收买、感情收买、教外人还有金钱收买、酒食收买.....等）若干杂志报刊，大吹大擂；若干作者，大捧大拍。各信徒从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学者」，这么声势浩大的阵营，先声夺人，怎不五体投地，深信不疑。一旦出版，只要赞助人一声推销，还不一窝蜂的抢购。

某人在某刊登过一篇大作，盛赞新译本把雅各第三章五节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改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大拍脚腿，指为使用成语，译得多们妥贴、多么传神。我看了不禁为着这位外行人说内行话的作者苦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意思是一点点的火星，可以把旷野烧起来。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该节圣经的意译就可以，作为直译就不可以。新译本是以「忠于原文」为标榜，怎可把「最大的树林」译为「旷野」呢？

意译本是打折扣的圣经

原来繙译圣经有两种译法，一为直译，严谨地照着原文，一丝不苟的译出来，让读者可以没有折扣地领受上帝的话语。一为意译，把经文照大意译出来，不拘着于一字一句；有时为着易懂起见，还把那艰深的、晦涩的教义，或删去，或改用浅白的词句译出来，只

要读者能够领略大意就算。美国销路最广的 Living Bible，及香港新力出版社的《当代福音》，中国圣经出版社的《当代喜讯》，都是意译本。

Living Bible 在美国的销路真是惊人。据统计去年十二个月，销路占美国销出的圣经及属灵读物总量的一半，可见一斑。为什么销路如此惊人？这跟葛培理博士的大力推销分不开。在电视机前，你可以看见葛培理在布道会上，高举 Living Bible 大力推销。在葛培理的办事处，大量寄出赠送。数年前，我在马来西亚时，有人把 Great Love（即 Living Bible 的新约）大量分派，因此激怒了当地政府（回教国家），国王也出来指责。Living Bible 就在这样大力推销下，销路压倒一切。

意译本对于少年读者，以及教外未信的朋友，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它可以产生「开路」的作用，让他们借着浅明的文字，粗枝大叶地去明白神的话。可是对于基督徒，对于一个有心追求成长的基督徒，就不应该使用意译本的圣经，免得成为信仰的绊脚石。

如所周知，意译本并不是逐句逐字忠于原文的译本，而是尽量避深就浅，把原文打个折扣，降低标准来迁就读者。换句话说，意译本乃是一本把原文打折扣的圣经。如果一个基督徒每日所读的乃是一本照原文打折扣的圣经，将会产生什么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在基督徒中间，很多是没有圣经的；很多只拥有一本圣经而已。而那拥有一本圣经的，也未必天天都读。那些天天肯下功夫读圣经的人，你要鼓励他读一本「忠于原文」的圣经译本呢？抑还是鼓励他读一本「把原文折扣」的圣经译本呢？

有人说，我们不是鼓励他们用意译本来取代忠于原文的圣经译本，我们只不过是鼓励他们多买一本，可以比较，可以参考。

说这话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便是过于天真。今天有多少信徒，每日读经时间外，能够多用功夫来多比较多参考另一本圣经呢？你有两个手表，只能戴一个；你有两本圣经，只能读一本（那有心研究的除外）。如果你的会友每日读一本「照原文打折扣」的意译本，你想对他的信仰，将会造成什么危机呢？

今天在北美洲已经有些信仰纯正的教会，对信徒灵性负责任的牧师，正大力警告他的信徒，不要读这些意译本，不要把上帝的话语打折扣。

听说有些国家立法规定香烟商人，要在香烟盒子外面印上香烟有毒，吸者可能肺癌的字样；我没有吸烟，不知这话是否真实。前面我说过，意译本对于少年人，对于教外未信的朋友，因为它浅显的文字，是具有「开路」作用的。倘若在每一本意译本圣经上面印上：「这是意译本，专供未信的朋友使用，基督徒请读那些忠实原文的圣经译本」，这么一来，我想也许可以产生补救作用。

我真不知道葛理翰（葛培理）为甚么这样大力支持、大力推销一本「对原文打折扣」，「对上帝的话语不十分忠实」的意译本？他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所有基督徒家庭都拥有一本对原文打折扣的圣经，每日都读一本对上帝的话不十分忠实的圣经，对于信仰将产生什么祸害？

新神学派不信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我们就寝馈不安，如临大敌，痛斥他们是信仰的叛徒。现在却由我们自己动手，把原文打折扣，来个意译本，还同样对上帝的话语不忠实（只不过方法与程度不同）？可是我们却自夸是真理的勇士，是上帝忠实的儿女。人就是这样矛盾，这样滑稽！

在刘翼凌笔下，约翰福音新译本一无是处

数月前在通信中，刘凌先生告诉我，他将有一「约翰福音新译本」的评论文章，在某杂志发表。我请他给我一份以便参考。十月我到旧金山时，蒙刘先生把他的大作的原稿影印本送给我。

细读刘先生的大作，他评论的路线与拙作不同。拙作提出译经的重要性，它的任务是神圣的、严肃的，转观新译会不但组织十分急促，并且工作因陋就简，近乎儿戏，我实在怀疑能否有令人满意的工作成就。刘先生的评论是学术性的，他面对约翰福音新译本句斟字酌，根据修辞学的法则，指出它的错误。根据刘先生的统计，新译本把和合译本的白话句改为文言句，计有一百五十余处之多。把口语化的句子改用四字文计八十六处。薄薄一本约翰福音，纰谬如此之多，怪不得在结论，刘先生说出一句十分悲痛的话：「新译本几乎把好的改坏了。」

如果把刘文浓缩起来，给新译本的评语乃是「杂乱无章，一无是处。」新译会衮衮诸公，为什么搞得这么糟？有人怀疑新译会挂了许多大名鼎鼎的名牧，何竟如此不济事？

照我所知，新译会的滕近辉牧师、鲍会园牧师、桑安柱牧师、吴明节牧师……等，都是身兼百职的大忙人，并且马不停蹄，周游列国，那有工夫坐冷板凳呕心挖血？他们可能都是大好人，为着成人之美，把名字借给人家装门面，当大菩萨。如果我「所闻、所知」是对，那么要新译会的工作搞得好的，只有等待神迹出现。

某博士评新译工作谓：「能者不译，译者无能；我不介入，免得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其语也简，其言也哀，如果所言属实，也未免太可怜。

有一件事我总是百思不解，耿耿于怀。和合译本以后续有朱宝惠译本、王宣忱译本、陆亨理译本、吕振中译本、萧铁笛译本……等，为什么对这些时贤的译本，好像不屑一顾，一谈到和合本太老了，便非老夫执笔不可，大有「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种态度，我实百思不解。照理应该由众教会遴选专才负责，看看和合本是否太古旧，能否负起时代的任务？其次研究时贤的译作，优劣何在？能否继续任务？再其次，才考虑到集合群贤，从事新译。现在竟不此之图，一看见大把美金，便因人成事，制造理由，急促行事，结果一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译经关系重大，宁缺毋滥，今日可先行改错

有人以为笔者喋喋不休，一定是抱残守缺，偏爱和合本，反对新译。

我的答复乃是绝对的「否」。天下无不死之人，文化正跟着时代向前走，有朝和合本将成为老古董，此乃理所必至，事有固然。我虽庸愚，宁无及此。我不反对中文圣经新译，不过我们始终以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关系教会百年大计，进行翻译绝不容掉以轻心，丝毫不容苟且。若无合适人才，不要因美钞设事，宁缺毋滥。没有新译，和合本宝刀未老，仍然光芒万丈；如果滥译，银河成为牛奶桥，对于教会之损害，实不能以道里计。

还有一件，有人提及翻译，总采取纯学术观点，以为精通原文，精通国文，便可执笔。岂知不然，对于翻译者生命与真理之深度如何，实关系重大。我们读及某些生命有深度，真理透澈的神的仆婢所写的东西，觉出生命浩瀚，有如活水涌出，读了深感生命与生命相交通，深渊与深渊相呼应，如沐春风。另外有一些人，虽写一手好文章，但生命干瘪，读了得不到滋润。因此负责译经的人，必须虔诚爱主，有生命有真理，始能胜任。

因此我们主张 --

1. 重译 -- 必须集合精通原文并且精通国文，虔诚爱主的学者主其事，延揽群贤，同心协力，共底于成。

2. 改错 -- 和合本有若干错字，以及古僻之字，早已有人提及，更应公开征求众见，将错字及过时之字修改。「纔」改为「才」，「题醒」改为「提醒」，「喫饭」改为「吃饭」，「懶果」改为「苹果」.....等。「不」字音孽（Nieh），指树干被砍的地方，生出新枝，叫树不子（赛六 13）。现在字典不用「不」而用孽，音同。「不」又音墩（dwnn），广东人截木当椅子坐，叫木不子（赛四十四 19），现在字典不用不，而改用墩，音同。如土墩，木墩。字典改用的字，我们非改不可。

我不是文字专家。上面的例子，大家都耳熟能详，故顺笔一提。

我认为当务之急，要把和合本的错字改正。把几粒小痣，或一二处小疥癬整好，仍保持和合本原来的面貌，正如钦定本，三百五十年来保持固有的面貌，不去动它。一直待到足够的人才，实在能够担起「译经」的伟大任务时，才来重译。以后新版旧版，任由读者自己爱好，乐山乐水，岂不快哉。

读容保罗牧师的「老师啊.....」后

纵笔至此，有弟兄送来七五年十一月号圣经报，内中载有新译会总干事容保罗牧师的大作「老师啊，不要失望」；原来是与刘翼凌先生，辩论和合本的优劣。弟兄知道我正注意新译会的工作，因此特冒零下卅余度的冰冷天气，把该报送来给我，我读了再读，不敢自秘，谨将奇文共赏。

刘先生的大作「从中文角度看约翰福音新译本 -- 兼论和合本圣经之优美」（以下简称「刘文」），曾十分用心的，句斟字酌，指出新译本不妥当的地方，前面我已提及，计将和合本的白话句改为文言句的，一百五十余处之多，把口语化的句子改用四字文的，计八十条之多。此外还有短句改为长句等，薄薄一本约翰福音，问题便如此之多。这种学术性的批评，对新译会来说，若有求进之心，应是求之不得。想不到容保罗牧师的大作（以下简称「容文」），对于「刘文」批评约翰新译各点，竟诋称新译会的同工皆专心在译经的工作上，找不到机会公开和刘先生讨论一下，避而不答；而「刘文」对于和合本的赞赏，却引起「容文」的反击；虽然他的副题是谈谈和合本的优劣，但对于和合本的「优」一字不提，却尽量把和合本丑化，叫人只读见和合本的「劣」，没有读到和合本的「优」，文不对题，殊为可惜。容牧师在自我批评方面，以没有时间推诿，一脚踢开；在批评别人方面却断断不休，大有时间；这种作风，已失去「学者」应具有的态度。

当然，「刘文」「很严格的批评」「容文」是叫新译会的「学者」们吃不消的。接受批评，说说容易；当真给人家一批，可能磨拳擦掌，口出三字经，连祖宗八代都给他请出来。这也是人情之常，我们不必深怪。新译会的什么「乐于接纳他人正确的批评」，什么「提供宝贵意见」，其实也是门面话，说说就算。所谓「宝贵意见」最好就是文丑们大捧大赞，多么受用；不然就是大赞小批，搔搔痒处，嘻嘻哈哈，也还可以。想不到这老头子倚老卖老，有弹无赞，说什么「翻阅第一页就觉得味道不对」，「越看下去，失望越大」，「新译本几乎把好的都改坏了。」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激怒了容保罗，他是新译会的总干事，是新译会的实际负责人，他上阵了，一面叫老师，叫恩师，一面却骂着他

的鼻子：「撇开批评的动机不谈」（要追究批评的动机啊！）。「撇开论据是否正确不谈」（要研究论据是否正确，知否？）「批评者的大大失望，也可能纯粹是自己口味问题……。证实笔者所言不伪」（可能你吃惯客家豆腐，怎晓得我们的郇厨奇味？）「叠字虽美，还要谨慎运用」（此句妙极，其实刘文已说过，容牧师反抄来指点，确有莫名其妙之感）。「再以客观公允的态度来比较新旧译本的优劣」（旁敲侧击，指刘老头批评新译本是主观的、不公允的），最后他抓着刘先生新译约翰福音十八章廿节的痛脚，猛的向后一推，让他来个「倒栽葱」。想刘老头几十年练就一身好功夫，不会轻易栽在他徒弟手下吧？

为着表示容牧师的宽宏大量，他摆出个朝廷招安的姿态，「刘先生在国学方面有这样深厚修养的人，正是重译中文圣经最佳人选，若能改消极的批评为积极的参与，也许……」（也许两字妙极）。这番要看看这老头肯否「改」变主义，在容牧师的指导下，为新译会建功？

接着：容牧师再来个「老师啊！您忍耐的看下去，就不会失望了！」等着瞧罢，老师！何等神气！我们实在要为着刘老头有这么的得意门生，喝杯苏打水！

「容文」不但对刘先生侧面攻击，对一切批评者也指桑骂槐地：「…… 这比抓着译文一两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就大作文章，又顺便『弹弹弦外之音』的……」，原来批评者还在弹弦外之音。

自约翰福音新译本出版以来，胆敢批评者，照我所知，除了不佞以及刘先生和龙灵光牧师外，似乎没有别人。还好我们的批评还不是不屑一顾，仍被认为「一两点值得商榷」，听来还得安慰。可是容收师却听出还有「弦外之音」。批评已够大胆，还来个「弦外之音」，冒犯「学者」，未免太狂妄。

「容文」两次提及「早期的出品」，「早期作品」，以及「后期的稿件」。十分明显地指出「约翰福音新译本」只不过是他们的早期出品。文人作品，早期的难免幼稚、粗糙，随着经验日进，慢慢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容文」两用「早期出品」，揣其用意，第一，是以此自作解嘲，认为幼稚甚至错误，为作家创作过程的必有现象，殊不足怪；第二，也以此反击（这是容某的弦外之音吧？）斥责批评者对于他们迫得太紧：「撇开将来的成败不谈，就算这份热诚、勇气和毅力，也值得一点鼓励或寄予同情和希望。」

可是笔者的看法，却完全不同。第一，文人创作与译经，这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不能混为一谈。一是创作，一是译作。一是发挥个人的感受，重在个「新」字，自出机杼，不落前人窠臼；一是传达经典的正意，重在个「信」字，必需忠实逐译，一字不苟（太五18）。因为是创作，所以对于每一位新进作家，我们总是存着乐观厥成的心，鼓励他举步，为他祝福，欣赏他成功。因为是翻译经典，这是惊天动地，关系极大，影响极深的工作，一字之微，可能摇动整个真理体系（例如有人把独生子译为独子、童女生子译为少妇生子），就因此我们强调一开始就必须由虔诚爱主、饱学能文之士来执笔。我们强烈反对「半桶水」之流，潦草塞责。我们更怕听见由「初生之犊」，把译经当作习艺之所。什么「早期作品」，「后期稿件」；甚至把「早期作品」，「未经修订的约翰新译本」，满纸沙石，便遽尔面世，公开销售；此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又怎能容忍？

据容某的会务报告（见该会第二期通讯）？初修版原打算印一万本，但有两个机构共订购了六万本。容某的报告原在表示他们的成功，但笔者听了却惶悚不安。试想那六万

册的拥有者，有多少人知道那是一册「初修版」，以后还需要再修、三修、十百千修？有多少人是用「研究」、「比较」的心情来读，抑还是一开始就在他们的宣传政策蒙蔽下面，认为那是一册「忠于原文，现代语文的圣经」，把它奉为主臬？新译会可以再修、三修、以至无数次的修，但读者有多少能够再改、三改、无数次的改？那么所有错误，岂非误人不浅？我们为着教会信仰的根基，为着基督徒信仰的好处，不但难安缄默，并且要鸣鼓而攻。想不到容某还在装模作态，说什么我们这份热诚、勇气和毅力，你们竟然不领情、不鼓励、不同情？说什么「中国教会可以容忍沿用了和合本将近六十年，对着这刚起步不久的译经机构，为什么表示失望.....？」这是什么话？简直是胡闹。

容某的妙语甚多，就如说：「改译并不是拿一本和合本圣经，略加修改就可以了.....。中译会所进行的是由原文圣经重译中文，而不是修改和合本。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每字每句与和合本比对。」这话说得对，但我们怀疑他是在打自己的嘴巴。当我们把他们的处女作 -- 约翰福音新译本与和合本相对照时，字句那样相像，有如双生子一样，我们实在难以相信，新译会的学者们，脑筋竟然像六七八十年以前，也许早已作古的先贤们一模一样，才写出来一模一样。每一个读过的人，都觉得他们只是「修译」，并不是「新译」。容某却强调他们是「新译」，我实在怀疑他像那馋嘴的人，吃了把嘴一擦，就不承认。（箴三十 20）

还有，容某以「..... 重译的机构又怎么会有好几处之多？」容某以此指和合本并非小修便可过关，必须重译，因此今日才有好几处机构来进行重译的工作。其实用这几句话来哄哄老太婆还可以，拿来作为公开宣传，未免瞧人不起。今天搞新译的，照我所知，一是圣经公会的TCV；一是新力出版社，根据 Living Bible 翻译的「当代福音」（台湾由主日学会经售的今日佳音）；一是中国圣经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喜讯」；一是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进行的「圣经新译本」。这几个机构，都是蓝眼睛高鼻子进行的工作，并不是中国信徒自动自觉的工作。（早几年圣经公会有意重译中文，在台湾基督教界会引起极大的风波，就说明重译圣经还不是中国基督徒普遍的要求）而这些蓝眼睛高鼻子来进行重译中文圣经时，无论圣经公会也好，或者 Living Bible 的老板也好，以及「当代喜讯」的加拿大老板，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的美国老板，都由他们自告奋勇，越俎代庖，并不是出于中国众教会众信徒的共同觉悟、共同要求。当然洋大人有的是钱，高兴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可是就因此，重译的机构虽然有几处（不是好几处），并不能作为中国信徒厌弃和合本的说明。此理很浅，还请容总干事注意为是。

洋大人对于重译中文圣经，出钱出力，确具热心，可是作法却有些令人不领情。从前旧社会，中国人作父母的把癞痢头养大了，便自定主意，给他讨房媳妇。当然啦，有吃有穿，还有个老婆，癞痢头怎不高兴。在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日，中国教会在洋大人的眼中，仍离不了个癞痢头，仍事事由他们作主，好虽然是好，却有些不大长进。

有晚我在默想圣经时，想起以西结书第卅七章，我狂想着：主阿，如果那异象可以指着中国教会时，可否求主在复活的灵降下时，给中国信徒换一条硬些的脊骨？

一九七六年一月廿日写于北极门口

三评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的新译本错谬多多

把基督的「首生的」译为「首先的」，走上守望台的死路

以滕近辉牧师为首，容保罗牧师为总干事的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新译本」，可谓错误多多。刘翼凌教授及龙灵光牧师等，曾先后为文给予「剥皮」。笔者不揣鄙陋，也曾于本刊第一卷第六期发表「评中文圣经新译」，又第二卷第十一期发表「评『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及其新译」。拙见认为圣经是我们的经典，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一点不能大意，一点不容错误。根基若动摇，上面的建筑物一定站不住脚，经典若有错误，差之毫厘，失以千里，信仰一定会造成混乱。

极其奇怪，该新译会一方面是坚持错误，所谓「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美金我自取之）」；一方面却找些文丑文保（借用刘翼凌语）无耻地代为吹牛，使若干无知信徒误信他们的诳语，真以为新译本是一本可以代替和合本的中文圣经，把他当作经典。

近年来我们听见教中若干人，打着「爱教」的旗帜，大声高呼「保守纯正信仰」。在这信仰混乱的今日，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只是奇怪的，这些热心护教的人士对于错误多多的「新译本」却视而不见，任由它混乱信仰；更奇怪的是这些护教人士，有的却还是「新译本」的头子，这岂不是矛天下的大盾，滑天下之大稽也哉？

一次我到旧金山，与刘翼凌先生谈及「新译本」，刘先生一本正经地鼓励我说，你应该好好校核新译本的错误。我听了不禁呵呵大笑，不佞不学无术，怎能当此重任；更何况我吃的是自己的饭，我也没有时间从事这工作；虽然如此，倘若我发觉它有什么不妥，我一定是难安缄默的。

本刊廿九期，「怀念倪柝声先生」拙作里面，我曾提及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廿四节「新译本」的错译。把一个过去分词的「得着」，译作未来式的「能够得到」，真是错得离谱。去年在泰国遇见某牧师时，他读过拙作，提及此事时，他大笑说，连这么一个词都译错，未免太差劲。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廿四节：Believe that you received it（新国际译本 NIV）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them（美国新标准译本 NASB）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牛津译本 Oxford）

Believe you have got it（James Moffatt）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现代新译本 TEV）

「因此我告诉你们，凡你们一切所祷告祈求的，你们只要信是得着的，那就是你们的了。」（朱宝惠译本）

「故此我告诉你们，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一切事只要信你们得着了，就要给你们。」（吕振中译本）

「因此我告诉你们，你们祷告有所祈求的时候，相信你们是得着了，就会得到你们所求的。」（现代中文译本）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官话和合译本）

上面英译本的 received it, received then, got it，以及中译本的「得着的」，「得着了」，都是已经得着。

想不到「新译本」竟给它译为：「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相信能够得到，就必得到。」

「得着了」与「相信能够得到」差得有多远。圣经记载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接着讲信心的道理，计有两处：马太廿一章十八至廿二节；马可十一章十二至廿四节。极其希奇的，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讲信心的道理并不相同：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着。」（太廿一 22）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可十一 24）

马太福音对我们说，要有信心，求就必得。得到了没有？还没有得到。不过他坚持着信心，相信听祷告的主，一定会给他成就。他凭信抓住应许，这是信心的一种境界。

马可福音对我们说，祈祷时，相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看。得到了没有？已经得到了！借着信心，内心已经获得，他开始感谢赞美。这是信心的另一种境界。

祈祷相信上帝会照我的祷告，成就一切，这是宝贝。祈祷相信上帝已经照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一切，成就一切，更是宝贝。正如亚伯拉罕，凭信心接受神的应许，一路筑坛献祭赞美，为着上帝所赐给的恩典感谢。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信心有两个境界，一是必要得着 will receive；一是已经得着 received it。「新译本」的译官们，不明白信心的道理，却把「已经得着的信心」译为「必要得着的信心」。无知至此，实在可怜。

「迎娶」与「同房」大有距离

一天，我去台北，应邀到赵中辉牧师府上吃饭；当我们谈到「新译本」时，赵牧师把新译本拿出来，信手打开，这时突然有几个字抢进我眼里，我拿过来看：

「……耶稣的母亲马利亚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同房，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太一 18）我说这是什么话，「许配」当然没有「同房」。「许配」者订婚也；「同房」者发生性关系也。「还没有同房」，难道二千年前许配就要发生性关系吗？

赵牧师说，让我查一查乐可门 Lockman 译本，看看他们如何译法。这因为「新译本」是乐可门基金会拿大批美元，发动和支持他们的工作也。乐可门译本即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赵牧师说，他们也是译「迎娶」 came together。

Together 这个字最简单的译法，是「在一起」。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在一起过活。这个「在一起」要怎样翻译，就要看看翻译者的文学修养，写作技巧和人生经验了。我读过几本中文译本，有不同的译法：

一、译为结婚

「.....还没有成婚.....」(朱实惠译本)

「.....未结婚」(萧铁笛译本)

「.....未昏(婚).....」(文理本)

译者大概认为订婚男女在一起过活，即世所谓结婚，故译为结婚或成婚。

二、译为同居

「.....没有同居以前.....」(吕振中译本)

「.....在同居前.....」(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

「.....还没有同居.....」(新旧库译本)

「.....未同室.....」(吴经熊译本)

译者大概注意男女双方在一块儿过活的事实，故直译为「同居」或「同室」

三、译为迎娶

「".....他们还没有迎娶.....」(官话和合译本)

译者大概注意男女结婚的事实，中国人要迎亲，其实以色列人也一样要迎亲(太廿五 1-13)，故译为迎娶。

四、译为同房

「.....他们还没有同房.....」(新译本)

在我手头的中文译本，只有新译本译为「同房」。译者可能不懂得同房这字的意义，以为同房跟同室同住一样涵义。或者译者认为男女在一起就是为着「那件事」，所以创新地在这里写下惊人的一笔：「约瑟和马利亚还没有过」。

「同房」这个词，我查过辞源、辞海都找不到，不知是地方性的词语，抑还是译作者的创新。恕我浅陋，不能下断。

在官话和合译本的圣经里，与「同房」一词相仿的，还有：

1. 同室(赛八 3)
2. 同居(创三 112)
3. 同住(林前七 12)
4. 同寝(创 2610)
5. 同卧(赛十一 6-7)

此外同睡(申卅一 16)指死而言。

「同房」一词见于经文合共廿一次(创四 1, 17, 25; 十六 2, 4; 廿九 21, 23, 30; 三十 3; 卅八 2, 9; 利十五 24; 申廿一 13, 廿二 13, 廿八 30; 得四 13; 撒上一 19; 撒下三 7, 十一 4; 太一 25; 林前七 5)，只要稍一留意就明白「同房」是指着男女发生性关系而言。所以用「同房」者，乃是说的「斯文话」，正如英译本用 with his wife, go in

together，读者一望而知，不用解释。中国人还用房事作的代用语。现代中文译本 TCV 把利未记十五章廿四节的「同房」不避讳地直译为「性交」，算是大胆之笔。

十分可惜地新译本的译官们，竟然把马太一章十八节译为「同房」，不知者或者要怀疑着，是不是以色列人正如今天廿世纪七十年代的青年人那么开通，许配（订婚）不必成婚，就大家「同房」。

如此翻译，实太荒唐。

把首生译为「首先」，走上守望台的谬妄

以上的错误，一是信仰问题，一是知识问题，影响还不深巨；最可怕的乃是有关教义的问题。教义的错误乃是原则性的错误，一字之差，可以误人万世。最近发现了「新译本」有关教义的错误，歌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关于基督的来历，祂被译为：

「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新译本）「首先的」而不是「首生的」，这是有关教义最严重的错误。虽然祂在一切被造的之上，但究竟仍是被造者 -- 只不过是首先的被造者。

主耶稣是不是被造者？这是纯正信仰和异端信仰的分界线。历代神学家为着「生成」或者「造成」，有着十分剧烈的争辩。尼西亚信经为着这问题特别有不厌其详的说明：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尼西亚信经由尼西亚大会于主后第四世纪通过，作为教会信仰的标准，同时并由大会宣布亚流派为异端。

亚流 Arius 博学多才，生活敬虔，为一著名牧师。他讲基督乃受造之物。虽说是一切受造的首生者，世界也是借着祂被造而成，但他是次一等的上帝，并非与上帝同体.....」（见华尔克 W. Walker 基督教会史）。

今天的耶和華见证人（守望台），他们信仰的基督论，即承袭第四世纪的亚流主义，不信三位一体，不信主耶稣是生成的，而是造成的，我们排斥耶和華见证人为异端，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就因为他们不信主耶稣与上帝同体（三位一体），不信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只不过是首先被造者。

我曾多次指出这一点，倘若主耶稣不是上帝的独生子，只不过是造物，那么主耶稣在十架的死，并不能表明上帝的爱。主耶稣的死所以能表明上帝的爱，因为祂是上帝的独生子，上帝甘心把祂独生的儿子，白白为我们牺牲，上帝的爱在此才向我们显明。

极其可悲地，在我手中的圣经，不论是英译本或中文译本，在歌罗西一章十五节，都译为首生的 First-born，只有「新译本」把「首生的」译为「首先者」，否认了基督是上帝首生的爱子，走上了耶和華见证人异端的黑路，岂不令人震惊。

故将中英译本关于《首生者》录后：

「.....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和合本）

「..... 生于万物先」（文理本）

「..... 是在一切受造的物以前之头生者」（新旧库）

「..... 是在造万物之先首生的」(朱宝惠)

「..... 是一切造化的首生」(萧铁笛)

「..... 是一切被造的之中底首生者」(吕振中)

「..... 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天主教思高学会)

「..... 是超越万有的长子」(现代中文译本)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NASB)

"the firstborn over all creation" (NIV)

"the firstborn of every creation" (KJV)

"born first before all the creation" (J. Moffatt)

"he is the first-born son" (TEV)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J. N. Darby)

不但中文译本都译为「首生者」，英译本都译为 firstborn，希腊文圣经明明写着 Prototokos，他们却故意不照原意译为「首生的」，而译为「首先的」，他们这么做，只有一个解释，是「新译本」故意离经叛道，背弃纯正信仰，跟着亚流主义走，甘心与今日的耶和華见证人合流。

对这些甘心与异端分子合流的黑份子，我们必需把他们抓出来，把他们披着的羊皮揭开，不让他们的「新译本」潜伏在教会，混乱真道。

兹将《新译本》译文及歌罗西一章十五节《首生的》原文制版如次：

耶穌基督的降生

18 耶穌基督的降生是這樣的：耶穌的母親馬利亞許配了約瑟，他們還沒有同房，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19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張揚使她受

成就，就必給他成就。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是你們禱告所求的，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得到。25 你們站着禱告的時候，如果有誰得罪了你們，就該饒恕他，好使你們的天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4

基督在萬有之上

15 這愛子是那看不見的上帝的形像，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16 因為天上的萬有：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無論是坐王位的，或是作主的，

TRIAPO-TOKOS, -U, (παῖτος 第一, τίκτω 生), 長子的, 頭生的, first-born, 路 27 羅 8:29 西 1:15 16 希 1:6 11:28 啟 1:5.*

评赵镛基博士的「第四度空间」

第四度空间 着者：赵镛基 译者：任炎林

台湾中国学园出版部出版

赵镛基博士是韩国汉城神召会纯福音中央教会的主任牧师，该教会据称现有十万会友，一百位助理牧师，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每主日崇拜时分为五次聚会。

因为他的教会增长得快，近年来在香港、在台湾，有很多人慕名到他教会去，有的怀着朝圣的心情，有的怀着学习的动机，希望可以找到窍门，叫自己的教会也快速增长起来。去年我到台北时，一位牧师告诉我，这几年来台北若干教会因为无法请来赵镛基博士，只要从韩国来的牧师就备受欢迎。因着赵镛基博士的影响，他们把韩国的教会认为是复兴的圣地。因此赵博士所作的「第四度空间」，也就成为每个崇拜赵博士者的必读书，手捧一卷，朝夕猛刨，希望在里面可以找到教会增长之钥。「十万会友」，「五百万美元」数目字实在太吸引人，怪不得很多牧师把赵博士当作板样。

去年我到香港时，想找一本拜读找不到。后来冯弟兄给我找到一本寄给我。细读之下，才知该书是赵博士在研习班一系列演讲材料整理而成。为第四度空间，据赵博士自己的解释，点与点的联结，称为第一度空间（线世界）；平面是第二度空间（平面世界）；三度空间（立体世界）。物质世界和整个地球，是属于上列的三度空间；第四度空间乃是「信心的灵界」，第四度空间涵盖着三度空间，包括支配三度空间。引伸出来，神是第四度空间灵界，信徒应该运用第四度空间（即信心的领域），来支配所有的三度空间。

第四度空间并不一定好，它可以创好，也可以创坏；就如创价学会（日本的一个佛教团体），他们借着人的灵与邪恶的第四度空间的灵相连，来支配他们的身体与环境（三〇页）。夏娃和罗得的妻子，她们的第四度空间给她们错误的想象，以至犯罪。亚伯拉罕却借着第四度空间，把神的话变成他的异象与异梦，因此成功。

换句话说，第四度空间乃是灵界；赵博士的意思乃要我们借着信心与神的灵相联结，来支配并控制我们的身体并这物质世界。

该书分为六章，有的地方实在讲得好；赵博士运用他的口才、机智和幽默感，讲得十分风趣动人。笔者十分欣赏他的坦白和爽快，他不掩饰自己的失败，这一点最难得。今天若干传道人，总是掩饰自己的错误，尽力把自己塑成一个圣人、超人；一天给人家拆穿了，才发觉只是一件破棉袄而已。

有的地方其实不过十分普通的道理，可是经过赵博士使用一些新名词、新手法，叫听见的人觉得十分玄；就如「灵界」给他换上一个「第四度空间」，就不知叫多少人莫测高深。

有的地方却讲错，并且错得十分严重；那些对真理不懂得「慎思明辨」的人，如果轻易听信他，是会造成严重的损害的。

（一）快人快语

在「第四度空间」里面，有若干快人快语，甚至是自嘲，读了令人称快，兹摘录若干如下：

祷告也在赶时间

西方人 每件事都是赶、赶、赶的。 什么都讲究速成，如：快餐早餐、电视午餐、快餐 -- 五分钟内一切就绪。到教堂去祷告，他们似乎也在赶。「上帝阿！请垂听我的祷告。我实在没有时间，就五分钟吧，如果你不能迅速答应我，那就算了。」（一六页）。

只听道没有时间祷告

我看见美国人聚会有个大缺点，美国牧师向会众传讲奇异的信息，会众散了随即离开。 他们领受到信息的全部话语，却没有时间祷告透，使话语殖入成为自己的一部份。（六八页）

不远千里到美国，只讲十分钟

我曾应邀到阿拉巴马州一个教会领晚崇拜。崇拜七时开始，报告和音乐节目占去二小时，我枯坐在那里直想打瞌睡。等到会众开始感到疲乏时，那位牧师才来叫我：「赵牧师，请你只讲十分钟。因为今天晚上有个非常精彩的电视节目，务请只讲十分钟。」我不远千里从韩国应邀来这儿，结果只讲十分钟道。（一六页）

太太的长途电话

我在外国 每两天跟内人通电话一次；她不断把消息告诉我，有时那些消息很打击我的自我。我常以为我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会渴待我倦游归去，会非我莫属，主日崇拜的出席率，会因为我不去而大大降低。她却说：「别自夸了，教会里缺了你，甚至比以前还好哩。（三八页）

和尚会医癌甚至比牧师更有效

最近韩国有一名妇女，得了末期癌症，眼看着就要去世，没有那个医生治得好她，她去过很多教会，然后又去找和尚，和尚告诉她去一个有很多人祷告的山洞，她因此完全得到医治，癌散失了。

韩国有许多人潜习瑜伽，用瑜伽打坐治病。又有许多人参加日本创价学会的聚会，治好了胃溃疡、聋、哑和瞎眼。因此我们基督徒，尤其是五旬节派的基督徒，在解释这些事件上确实很困难。你不能只说这是魔鬼的作为，就摆脱个干净。如果鬼都做得了这些事，耶稣基督的教会难道不能做得更多？（二七页）

布道家满载荣耀而去，留给我一堆麻烦

有世界名布道家到我教会来，满腔热诚地讲道：「你们每个人都要得医治！每一个人。」他们倾囊说出充满信心的话，也确有许多人得医治。然后他们满载荣耀一走了之，留下我跟那些没有得到医治的人争辩不休。」（七三页）

心理作用的影响很利害

如果有人不停地说：「我要软弱下来了」，所有的神经立刻收到这消息，它们也说：「中枢指示我们应该软弱下来，我们准备变软弱吧！」于是它们顺着天然次序，把体态调节成软弱。

如果有谁说「我没本事，我做不了这件事，」立刻，所有的神经都作同样的宣布。它们说：我们从「中央神经系统得到命令，要我们说没本事，放弃发展才华的努力。我们必须准备自己，成为无能者的一部分。」

如果有谁不断说：我太老啦！我太老啦！我疲倦得什么也做不成了。众神经便反应说：是的，我们是老啦，我们准备进坟墓了。我们准备拆伙哩。如果有谁不断说他老，他很快就会死去。

人绝对不可轻言退休。人一旦退休，他会不停地告诉自己！我退休了，我退休了！全部神经会跟着起反应，变得无精打采，准备早死早好。（五四页）

大儿子说我向会友说谎

一天，我那读四年级的大儿子来找我，我知道他一定有事求我，但他迟疑不语，我先开口了：

「儿子，你有什么事求我呀？」

他微笑了，「爸！如果我问你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会不会发脾气？」

「当然不会。」我向他保证，「别犹豫，说吧！」

「你在会友面前，可不可以说谎呀？」

「我什么时候说谎？」

他笑出了声：「我听到你一次又一次向会友说谎哩！」

我吃了一惊。「儿子，坐下来告诉我，爸什么时候说过谎？」

「爸！你曾多次告诉会友，说你听到主向你说话。因此，每星期六，当你在书房准备讲章时，我就躲在外面听；我悄悄把门推开一条缝，看你是不是真在里面与上帝相见。可是，我从没有看见你与上帝相见过；但礼拜天走上讲坛，你却向大家宣告，你遇见上帝，这是不是说谎呀？」

他年纪还小，我如何向他解释呢？我祷告，突然有一个不平常的念头流出我的心房。我对他说：「你有一个脑袋，脑袋里有思想，你看过你思想没有？」

他说：「没有，我没有看见我的思想，因为有思想才能说话。」

我说：「对，虽然你没有用眼睛看见上帝，但上帝却借着祂的道，把祂的思想在看不见的领域，触摸到我的思想，我便经由上帝的话语与祂交谈。」

我的儿子领悟到其中意义，他点点头：「上帝就像思想，虽然看不见，但上帝仍存在；我明白了，对不起，我误解了你。」（九五至九八页）

被赶逐、被吊销牧师执照

我曾吃过自卑感的苦。我在第一次拓荒工作开工两年后，教会日渐增长，但是这是一个声音很大的教会，一个真正的五旬节派的教会。有一天，我那宗派的执行委员召我去。

他们质问我：「你在崇拜时，果真为病人祷告，叫人用方言喊叫吗？」我回答说：「不错」。他们断言：你是狂热派。」我辩护说：「我不是狂热派，我做的每件事都根据圣经教训。」

讨论后，他们吊销了我的牧师执照，我被自己的宗派赶出门外。（见一五二页）

用尽一切方法，不能叫她得医治

有一位富有妇女，躺在担架上抬进教会。她信主很久，曾担任教会女执事。她背得出许多治病经节。于是我尽力为她祷告，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又高声重复同样的医治祷告，我使用上帝的话语，我甚至跳起来，结果全无动静。我沮丧极了，她终于哭起来，指责我偏心；我回答说：「我什么都做过了。你瞧，我祷告、我哭泣、我跳、我喊。一个五旬节教会的牧师能做的事，我都做了，却毫无动静，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见七二、七三页）

（二）说得对，说得好

在本书上有些地方，赵博士实在是说得对，说得好。

特殊的情况，需要特殊的话语，特殊的信心

他们在有关上帝一般知识的话语，和上帝在特殊情况把所需的信心，传进人心的话语，这两者之间，却无法加以辨别。行神迹的是后面这种信心。（见七三、七四页）

上帝把祂的信心传进我的心，我遵命而去，于是发生了神迹。可是，你们（指赵博士的两个学生）所凭的，只是关系上帝和对他的信仰的一般知识……。上帝却没有责任非支持你不可。（见七八页）

（抄者按：赵博士的意思是，你虽然有一般的圣经知识还不够，你若要行神迹，必须在特殊的环境，上帝有特殊的话语，给你特殊的信心才能够。）

没有用祷告的心听道，结果一无所得

人们必需进入圣堂，细听传道人讲道，并且等候主。他们却不肯怀着祷告的心听道，等候主以领受合时的话语；因此，他们得不到解决问题的信心。他们的圣经知识增加，问题也在增加；虽然来教会，却毫无所获。于是，他们灰心，终于丧失信心。（见八〇页）

牧师太忙无灵奶供应，只有用草供应

在这个积极的时代，许多教会的另一个问题是：牧师们的事情太繁忙。他们化了许多时间要做看堂的、管财务的、营建者和包商，简直身兼百职。

到了星期六，身心交瘁，还得四处摸索，寻找一些道来传讲一番。他们疲劳得没有时间等候主，没有时间把青草变成白乳。他们供应不了灵奶，只能把草喂养群众。（见八〇页）

等待合时的话语，供应特定的信息

我每逢星期六，照例攀登祷告山，爬进岩穴，等待圣灵降临赐给我所需合时的话语有时我在那儿终夜祷告，我需要在特定的时间，为特定的人，供应特定的信息。（见八一页）

灵魂的医治才是最终目的

身体的医治，不是圣灵的最后目的。祂的最终目的乃在医治我们的灵魂。（见八三页）

如果苦难能带来比身体医治更多的救赎就不要要求医治

在有痛苦和疾病时，我们常偏向要求解救。我们不应该如此。如果我们的苦难能带来救赎的恩典，或者我们的苦难，成为流注上帝的救赎恩典的渠道，那么，我们的苦难便是上帝所命定的。（见八四页）

救赎的恩典，经由祂的苦难流注出来。灵魂的救赎，是上帝的至高目标。如果我们看见苦难能带来比医治更多的救赎，那么，就不要请求解救，而应该求上帝赐与坚忍的力量（见八六页）

更新意念，大胆，由祷告产生信心

更新你的意念。恒常从成功方面、胜利方面和丰富方面着想。当你已经完全更新了思想程序的时候，你就将领受上帝的「瑞玛（启示的话语）」。大着胆子，把上帝的话语吸收进思想生命吧。由祷告产生信心，由信心使你的志气昂扬。

只要仰望主，纵然你也许感觉不到什么；纵然你也许触摸不到什么；纵然你的前途似乎漆黑一片，却不要惊慌。你却依靠圣经的话语；由上帝而来的新思想而活。（见一二六页）

（三） 错误、严重的错误

「第四度空间」部份地方讲错，并且错得十分严重。

圣灵与「大胆的恩赐」

就如在讲及恩赐时，他说：

「很多人来问我：我是否有信心的恩赐，或医病的恩赐。我在自己的心里搜索了一遍，实在没有找到任何恩赐。我相信拥有九大恩赐的是圣灵。祂住在我们里面，也住在我里面。圣灵经由我彰显祂自己；我自己一样恩赐也没有，只有圣灵有。我仅只顺服祂，相信祂。」

「我有那种恩赐呢？我告诉你吧 -- 大胆的恩赐。我们就以这种大胆的恩赐，凭信心去着手，圣灵便跟在后面。圣经没说，神迹会走在人前面；圣经只说，神迹会随着你。」

（二五页）

「你不必等领到任何特殊的属灵恩赐后才开始。..... 勇敢些，领受大胆的恩赐，然后说出话来。」（六七、六八页）

错误第一，赵博士说在他里面没有任何恩赐，拥有九大恩赐的乃是圣灵。当圣灵住在他里头，圣灵就会借着祂彰显圣灵自己，因此不必等候领受圣灵特殊恩赐以后才着手，只要你现在大胆说话，圣灵便跟在后面，神迹便跟在后面。

圣灵拥有九大恩赐，这话是对。但并不是圣灵在你里面，这九大恩赐就都赐给你。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

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繙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林前十一 8-11）

恩赐原有分别，职事和功用也有分别。圣灵随己意给众人有不同的安排和配搭。当我们不清楚圣灵给我们是什么特殊的恩赐，我们就大胆说话，轻举妄动；你看见别人医病，你也大胆给别人医病。彼得对美门口的瘸腿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也大胆对路边的瞎眼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眼睛明亮。」美门口的瘸腿能行走、能跳跃；那路边的瞎子，却一点得不到医治。那时恐怕你要怪责说：「圣灵啊！你不是拥有医病的恩赐吗？为什么你今天不叫那瞎子看见，你是不是故意要拆我的台？」

我想圣灵一定会答复你说：「不错，我是拥有医病恩赐的。但要随我的意思分给各人。我并没有分给你医病的恩赐，你怎可卤莽妄为呢？」

也许你说：「赵镛基不是对我说，只要大胆说话，圣灵就会跟在后面吗？」

圣灵会继续对你说：「究竟是你作主，还是圣灵作主？如果圣灵作主，你就应该跟在圣灵后面，顺服圣灵的意思。圣灵叫你医病，你才医病。圣灵没有给你恩赐，没有叫你医病，你却喝了『大胆汤』，把圣灵当作你的仆役、你的工具；你想奴役圣灵，你已经来到疯狂的地步了。」

也许你会不服地说：「赵镛基说他只凭大胆，圣灵就跟在他后面，神迹就跟在他后面。我凭大胆，圣灵却不跟在后面，神迹不跟在后面，真是太不公道。」

圣灵会教训你说：「你究竟听圣经的话呢？还是听赵镛基的话？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不凭恩赐只凭大胆。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不是圣灵作主，乃是由你自己作主？你听赵镛基的话，不听圣经的话，已经大错特错，还想责备圣灵么？」

错误第二，赵博士说只要我们大胆说话，圣灵就跟在后面，神迹就跟在后面。

神的儿女必须牢牢记住，是基督作主、圣灵作主，不是我们作主。是圣灵行在前头，发号司令；我们乃要听从圣灵的号令、顺服祂的吩咐；不是我们行走前头，由我们发号司令，圣灵听我们的命令，来给我们成就一切。这种主仆的关系，必须清楚，否则上下倒置，中了魔鬼的诡计了。

赵博士一方面说，他在自己的心里，搜索了一遍，没有找到任何恩赐，只不过是大胆而已；再一方面他说，圣灵是跟在他后面，神迹是跟在他后面。根据他自己的话，我们不但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而且怀疑他医病的能力，究竟是不是出自圣灵？

错误第三，赵博士说：圣经只说神迹会随着你。你必须朝前走，让神迹跟随你。他说这话，是曲解圣经。

圣经清楚地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可十六 17）。圣经并没有说，大胆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里信的人，必须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合起来读；你必须信，还要加上「圣灵的恩赐」。马可十六章十七节所说的神迹，乃是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什么毒物，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倘若我们不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合起来读（其实还须与圣经其他有关地方一同读），只机械地用马可十六章十七八节作标准，来衡量你信不信，恐怕要拿蛇、要喝毒物，不但赵博士十万会友难以过关，连赵博士

也达不到「信的人」的标准。在本书第七十二页，赵博士不是提到他教会一位女执事，躺在担架上来请他祈祷；他祷告、哭泣、跳、喊，一个五旬节教会牧师能做的事，他全都做了，却毫无动静。赵博士这经历，如果我们机械地用马可十六章十七八节的话来衡量，赵博士岂不是连做一个「信的人」也不够资格吗？

神迹随着你！神迹未必随着那信的人，那大胆的人；神迹只有在必需的环境，必需的时间才实现。赵博士不是在七十四页第二行也说出吗？为什么前后矛盾？

自大狂

细读赵博士本书，不但看见他有自大狂的倾向，而且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前面他所说的「我们就以这种大胆的恩赐……，圣灵便跟在后面」，可以窥见一斑。并且另在一处，他说：

「如不经由你的思想、你的异象、你的信心，上帝决不作工，你是祂的管道。」

「你可以说：『哦！上帝啊！请你在宇宙中作奇妙大工，作一切工作。』上帝会这样回答：「不行！我就住在你里面。如不经由你的生命，我永远不会带着能力到世界来工作。』」

「……你让上帝有多大，祂就有多大；你要限制祂有多小，祂也就有多小。」（见一三七页）

上帝必须借着你能工作。你可以影响上帝的工作，甚且限制上帝的工作。这对于一个犯有自大狂的人听了，一定觉得十分舒服；但对于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不但无法接受，并且无法忍受。上帝必须借着我们才能工作吗？不要说宇宙的大工，不是我们所能够插手；就算我们自己，许多时候我们所以能够借着信心，跟神工作；并不是上帝非靠着我们不能作工，而是上帝给我们机会，训练我们，让我们与上帝同工。保罗与上帝为敌，当他到大马色城外时，上帝叫他仆倒，他只有向上帝降服。拉撒路死了四天，一点信心都没有；马大马利亚也没有信心；但大能的主，不必经过任何人，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在加利利海狂涛汹涌，门徒没有信心，主耶稣却用一句话平息风浪。在旷野当群众饥饿时，门徒不知所措，主耶稣却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群众。上帝会独行奇事，并不需要我们的信心，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认识。

当我们讲救恩时，我们常常劝听的人要敞开心门 -- 用信心接受；这不过是上帝尊重我们的自由权 -- 自由选择；并不是上帝无力攻破我们内心的营垒。至于赵博士所云：「你让上帝有多大，他就有多大；你要限制祂有多小，祂也就有多小」。如果把这话跟以赛亚十四章十三节相比较，你不能不感觉说这话的人，实在太狂妄了。

祈祷乃是用一张列表，要上帝照给

当你读赵博士祈祷的经历时，他重复地强调祈祷必须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目标；而所谓「清楚明确的目标」，原来乃是一张清单，要上帝照单付给；你不能不骇异于赵博士，对于祈祷的认识，完全违反圣经，以「自我」为目标。怪不得他自己的教会指责他为狂热派，甚至吊销他的牧师执照，把他开除。

赵博士述说他开始工作那段时间没有桌椅、没有床，他求上帝给他桌椅和床铺。一连祈祷五六个月，并没有得着。一个雨天晚上，他没有东西吃，又饿又累又沮丧，他向上帝

大发牢骚。他为着自己的遭遇哭了起来，这时圣灵在他里面对他说话。圣灵说祂早听见他的祈祷，只是有几十种桌椅和床铺，他没有说明要那一种，无法赐给。因此赵博士就列举书桌的尺寸，要用菲律宾的桃花心木制成；椅子要最好的那种。架子是铁的；椅脚端装有轮子，坐上去可以像大亨似的滑来滑去，脚踏车要美国制的，一边装有变速器，可以调整速度。

当他把定单交给上帝时，满心喜乐。但到第二天早晨四点半醒来，准备晨更聚会时，昨晚的信心已经失去，内心一片空虚。那时他读见罗马四章十七节的话，他的心又沸腾起来。他急忙赶到帐棚礼拜堂，人们已去祈祷。他讲道后就宣布「弟兄姊妹，由于上帝的赐福，我有了一张用菲律宾桃花心木制的书桌、一张铁椅，椅脚装有轮子的漂亮椅子、一辆美国制，一边装有变速器的脚踏车。」大家听了极其惊愕，因为知道他穷得一文不名，那里来的这些东西。这时有三位青年跟在他后面，想要看看这些东西。他听了大吃一惊，因为根本还没有得到这些东西。这时人急智生，计从心来，他说：你们到我房里来，东张西望，要看看这些东西吗？赵博士接着对他们说，你们别东张西望，他指着中间一个青年问：「你出生前，在母亲肚子里待多久？」他说：「九个月」。赵博士说：现在我也如此，这些东西已经在我肚子内，慢慢生长，等候时机成熟，他们就生出来。」

大家听了大笑不停。他们到处传说，在我肚子里怀着脚踏车、椅子和书桌。那段日子我不敢进城，因为妇女们会围着我傻笑。孩子们做礼拜时，会摸我肚子说：「牧师，你肚子变得好大啊！」

什么时候赵博士才从一位美国宣教士的儿子得到这些东西，那日子赵博士并没有交待，我们不知道。（见四至八页）

还有更奇的事，据赵博士云：他有一次被邀到一个教会讲道，那教会的牧师太太请他为一位小姐祷告。

「为什么事？」

「她打算结婚，但没有找到对象。」

赵博士请这位小姐进来，人生得挺秀气，大约三十岁以上。

「姊妹，你为出嫁的事祷告多久？」

「有十多年。」

「你想找到那一类型的丈夫？」

「那就看上帝安排，祂知道一切。」那女孩子答。

「你错了，上帝从来不独自行事，祂要经由你行事的。」

赵博士要了纸笔，请她坐下，赵博士问：「你要什么样的丈夫？亚洲人、白人、黑人？」

「白人。」

「你要丈夫多高？六呎还是五呢？」

「我要个子高的。」

「请写下。你要丈夫圆圆胖胖的，还是瘦长英俊的？」

「我要排骨型的。」

「请写下。你愿意丈夫有什么爱好？」

「音乐。」

「请写下。第五，你愿意丈夫有何职业？」

「教师。」

「再写下。」

我问完十个问题，然后对她说：你把从一到十，十个条件朗诵一遍，再叫她闭上眼睛，问她「你看见你的丈夫吗？」

她说：「我看见了，好清楚呀！」

「好，我们把他定下来。」我要她跪下，按手为她祈祷。并叫她把那张纸带回家去，每晚临睡前，大声念这十条件，每早晨也大声念一遍。然后，赞美上帝答应你的祈祷。

过了一年，我再经过那地方，那牧师娘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那女子结婚了。

她说，那年夏天一位高中音乐老师带着四重唱合唱团到教会来，作为期一周复与歌唱的工作。这位音乐老师还是单身汉，所有少女都为他神魂颠倒：可是这家伙却对我们的老处女情有独钟，着迷来，跟前跟后，在离开前向她求婚。他们快乐地在教会结婚。婚礼那天，她母亲把她那张十条件的纸当众宣读，然后撕掉。」

还有，第三件，赵博士说他一九六〇年祈祷，求上帝每年赐他一千会友。到一九六九年，他求上帝每月赐他一千会友。他说，去年他教会接纳一万二千会友，明年可以轻易地祈求二万名。他的意见乃是你要多少，只要说清楚，上帝就会给你多少。

赵博士说的十分动人，怪不得有很多人想到韩国找秘诀，希望他们的教会，每年可以增加一千人、一万人、二万人。十分可惜，读赵博士「第四度空间」的人很多，向他学样的人也不少，到如今我们还没有听过在台湾、在香港，某一个教会每年增加人数一千人、一万人、二万人。我们的牧师都有极强烈的心愿、极明确的目标，但都得不到。如果不是上帝偏待人 -- 那就是赵博士的办法不灵光。

祷告是基督徒最大的权利，借着祷告我们可以获得上帝诸般的恩典，这是每个基督徒所懂得的。可是祷告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要顺服神的旨意，不是神要顺服人的意愿。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10）

主耶稣祈祷留给我们的榜样：

「我父阿！倘若可能，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廿六 39）

「阿爸父阿！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可十四 36）

「父阿！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廿二 42）

为什么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原来上帝在万古以前，对宇宙有祂永远的计划。我们虽然十分微小，万民只不过是水桶里的一滴（赛四十 15）」，但上帝还是爱我们，选召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圣工上有份，与祂合作。因此我们必须遵照祂的旨意，在祂永世的计划里，听上帝的安排，来成就祂的旨意。

祈祷是叫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完成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要以个人的喜好、个人的选择，叫上帝听从我们，岂不把上帝的旨意捣乱。我们是如此自私，如此无知，如果上帝要顺服我们的意见，听从我们的计划，那么一定搞得天下大乱，这是毫无疑问的。

赵博士当他还是饕餐不继，家住贫民窟，他还要拣菲律宾桃心木的写字桌、大亨用有轮子的椅子，一派豪华气象，死充大头。这也难怪，骄奢淫佚是每个人肉体里极其自然的要求，不过如果个个人听赵博士的话，个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都把他们的梦想向上帝要求，个个人都要充阔佬，要过阔佬的生活，照赵博士的话，只要你大胆求，这些东西都会在肚子内长大，有一天都会像孕妇一样生孩子生下来。倘若赵博士的话是真，那么全世界一定没有贫穷人，一定个个都是阔佬。因为基督徒也是人，个个都有人的欲望、人的要求。孔子说：富与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他亦为之。其实何止孔圣人愿为，芸芸众生，还不是为着富与贵，如飞蛾扑火，不死不休。倘若向上帝求，上帝就一副财神爷面孔，少求少给，多求多给；只要说清楚，上帝就「有求必应」，那时基督徒再无升斗之徒，个个腰缠万贯，不信的人看见，还不争先恐后，来向上帝求。

赵博士的高论，骗骗贫民区的贫民，或许有效；如果一个肯读圣经、肯用大脑思想的人，一定不会轻易被骗。

赵博士所说那位老小姐，听赵博士的指示，写出十大要求，然后早念一遍、晚念一遍，最后来个感谢主赞美上帝；不够一年，当真那个「白皮王子」（也是白马王子）就来到面前，跟前跟后，向她求婚。其他少女因为没有写出十大要求，没有早念一遍、晚念一遍，没有感谢主赞美上帝我已有个未来丈夫在肚子内长大，虽然「都为他神魂颠倒」（这话不知是赵博士夸大其词，还是翻译的人加酱加醋？）但这位白皮王子却对她们没有兴趣。如果这话是真，小姐们个个听赵博士的话，个个写出十大要求，「那个姐儿不要俏」，将来相貌英俊，有财有学的人，说不定跟进跟出的姐儿成群；那些贫穷的、丑陋的、不才无学的，将王老五一世。倘若「有求必应」，上帝非多造千百个古代小潘安，千百个现代林青霞、邓丽君是不能满足众人的要求。

只要我们稍微动脑筋想一想，就会分辨出赵博士这些话，只不过是江湖术士，胡说八道而已。

至于每年求一千会友、求一万会友、二万会友，我相信每一位教牧总是不住的求、恳切的求，都盼望他们的教会人数增多。赵博士能够在二十年内，增至十万会友，我们为他贺喜。如果说每一个牧师一求每年就增加一千、一万、二万，我们只要看看韩国，除了赵博士这一个人数最多的以外，其他足否也是十万八八万。每一年怀着朝圣的心到韩国的各地教牧，他听得了赵博士的增长，回去后是否教会真像赵博士所说的，一求就得着？照我们所知道的，恐怕还没有。如果求一千就得一千，求一万就得一万，这些教牧（包括他们神召会的牧师）难道个个不晓得清楚的求、强烈的求；难道个个冥顽不灵，经过赵博士这么谆谆教诲，再三示范，仍不晓得求一千、求一万吗？

不是的。赵博士的教会增长迅速，并不是个个教会都会像他一样迅速增长，二十年就增长到十万人。增长迅速一定有许多因素。有人说赵博士的教会专会偷别教会的羊，据为己有。我没有到过韩国调查，不知是不是真，抑还是别人恶意破坏。不过无论如何，韩国只有一个纯福音中央教会，世界只有一个赵镛基；你可以学像赵镛基，但不能成为赵镛基；你可以把纯福音中央教会作为榜样，但你无法成为纯福音中央教会的翻版。赵镛基创立中央教会，并且叫它迅速增长，你无法用他的方法，叫你的教会也像赵镛基的教会，二十年间就增长到十万人。因为上帝量给各人的分并不相同。上帝给各人的恩赐，托付各人的羊群，也不相同。如果你不懂得这个真理，你想赵博士求一千就得一千，求二万就得二万，我一定也要求二万得二万，那么纵使「祷告、哭泣、跳、喊，一个五旬节教会牧师能做的事，全都做了（二三页）」，恐怕也只会伤心、失望。

没有人不想做大牧师，没有人不想做大教会的大牧师；赵博士有妙法教人要增加一千会友就增加一千会友，要增加一万会友就增加一万会友，那些到赵博士去寻找方法的人，谁不拼命学习赵博士的好办法。可是到头来，那教会不过依然故我，纵然学会赵博士的哭、跳、喊，仍然于事无补；这就说明赵博士的办法，并不是神的方法，只不过是人的办法；并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乃是人的意愿。神的旨意正像在一个大建筑物里面，有人作门作窗作柱石，有人只不过是一根螺丝钉而已。一个明白真理的人，他乐意隐藏自己，让神的旨意成就；赵博士却教人 --

1. 尽量充阔佬、充大头；
2. 自己描绘一个合私意的丈夫；
3. 作个大牧师；

尽力高抬自己、张扬自己，用己意来代替上帝的旨意，这种出于私意的祷告，不但是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圣经明明说？

「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肉体的欲望）」（雅四3）。

赵博士就是这样导人走在错路上，如果听信他的话，一定会受严重的损害，走入死胡同。

喝「大胆汤」中了毒

赵博士的错误引导，究竟误了多少人，害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在他的大着中，就看见他的两位高足，就因着他的错误教导，走投无路，彻底失败。

这二个学生听他讲道，学得一些信心原则的概念，怀着极大的信心，跑到银行借了一大笔债，又再找到一个富翁，再借一大笔债，买地建堂。他们一个会友都没有，他们盼望一讲道，会友便成百上千涌进来，把债还清。这二个小伙子，一个借了五万美元，另一个借了三万美元。不久债主讨债，他们无法应付。跑来找赵博士：

「你从二千五百元开始，竟完成五百万美元的计划；我们只不过八万美元，我们全部照你的教导去做，结果失败，为什么我的上帝跟你的上帝不一样？」（七七、七八页）。

这两位学生照着赵博士的教导，说大胆实在够大胆，他们一定日日求会友一千、五千；求美元五万、八万；完全照着赵博士的教导，但结果全船覆没，信心几乎破产。这就证明了赵博士的「大胆论」，和他的「向上帝发命令论」，是严重的错误。

赵博士的学生如此结局，赵博士自己吃的苦头其实也不小。

第一次：一九六九年，据说上帝对赵博士说话，要他兴建一座能容纳一万人的教堂。他跟六百位执事商谈，大家都认为无可能。以后他不理长老执事的意见，想把自己的房子卖掉，把屋价二万美元作为首期。他用许多肉麻的话来哄他太太，要他太太同意。但他太太坚决拒绝，经过一星期的挣扎，他太太同意了。再后来申请的事发生了困难，他就走内线，先找着负责批准地业的副市长的母亲，再经过副市长的太太，带领副市长来参加聚会。以后副市长批准他的建堂计划。可是在建堂时，美元贬值，石油危机，银行拒绝贷款，会友纷纷失业，每月奉献锐跌，贷款利息付不出，职员拿不到薪金，自己生活无着。接着职员一个个离他而去，他没地方住，只好搬到没有完工的七楼住。那里没有水也没有暖气，一家大小在寒冷中整夜颤抖，他们也没有东西吃，陷入绝境。会友逐渐离开他。这时他想要跳楼自杀，解决自己的困难。但上帝对他说，你死不得，你必须还清一切的债务。

当他陷入绝境，在办公室放声大哭。这时会友听见了，他们说，我们来救我们的传道者。一个「拯救我们的牧师」的运动展开了，成千上万人连续多晚到一楼禁食祷告：「救救上帝的工人，救救我们的牧师！」

接着大家变卖财产，献出所有。这时金钱立刻涌入，不但可以付利息，还有五百万美元可以把教堂和大楼完工。（见一〇八至一一九页）

这就是赵博士信心生活的模式之一。

照我所知，信心生活乃是人倚靠神的应许，神自己用祂奇妙的大能成就祂的工作。莫勒先生是最好的典型。像赵博士这样的信心模式，还好他一众会大哭大喊。他的教友并不是穷，才能付出这五百多万美元，否则他的信心将和他的两位高足，惨遭灭顶。

另一次：赵博士开出一张十二月卅一日付现的五万美元支票。日子到了，无钱存入银行。下午三时，他太太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下午四时最后一班机飞美国？这是你逃往美国的最后机会。」

他说，我不能逃避责任，我要面对一切。

银行六时关门。

五时了，仍没有钱，这时脑子里动了一个念头，去找银行的头头，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应付。

当他到银行要见董事长时，秘书的办公室已经挤满了人。赵博士挺胸抬头大刺刺地走进去；秘书问他要到那里？他一语不发瞪着她；她又问：「你是谁？有没有预先约好？」

他诡计一来，就答：「我是从最高当局来的」。

秘书误以为是总统派来的。因此带他进入董事长室。他走进去，坐在沙发上。

董事长问他有何见教？

赵博士云，我带来一个惊人的计划，要帮你一个大忙，只要你现在帮我一个小忙，给我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存入我的户口；我就会在明年初，叫所有会友来这里开一万个新户口。

董事长叫副总经理来，副总经理因为赵博士没有抵押品，没有契据，提出反对。董事长却发生兴趣，从自己的户口，开出五万美元存入赵博士的户口里。（见一二〇 - 一二五页）

这是赵博士信心生活模式之二。

赵博士这么做，用广东话叫「一味靠滚」，是否合乎上帝儿女生活的样式？是否合乎圣经的信心生活，我想读友们一定心中会了解。如果这是信心生活，那么教会将变成一个弄诡诈、搞手段的社团了。如果每个牧师学赵博士的样，它的后果如何，不言可喻。

评论的话

细读本书，对于这位素昧平生的赵镛基博士，他给我的印象，第一，从成就方面着眼，他算得是今日教中的英雄人物；第二，从信仰方面来说，他是一位问题人物。故述如次：

（一）今日教中的英雄人物

一位饕餐不继，在贫民区开始工作（见一二九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能够拥有十万会友，成为今日世界最大的教会。只听这数字，从他的工作成就看，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今日教中的英雄人物。

我认为他的工作成就，从书中所看见的，有几个因素：

1. 他是一位有口才、机智、幽默感的人

你看他到银行找董事长时，一见秘书就摆着大刺刺的架子，说我是从最高当局派来的，以致她误会是总统派来的特级人物；一见董事长就说我要帮你一个大忙，不过现在需要先帮我一个小忙。那种临危不乱，懂得车大炮的艺术，实在不容易。

当他要进行建堂时，他懂得走内线，先找负责批准的副市长的母亲，再找到副市长的太太，再找到副市长。

他在讲到亚伯拉罕与撒拉（见一九、三六页），讲到雅各與拉班，用十分夸张的口吻，引人入胜。他在述说每个故事时，都是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你不能不佩服他的口才。

他说话带着幽默感，许多地方他讥诮自己，不掩饰自己的弱点和失败，给人有一种坦白爽快，也给人有一种可以依靠的安全感。

当他多次按手不能叫病人痊愈时，那病人埋怨他偏心，他却自嘲说：「姐妹，我什么都做过了。你瞧，我祷告、我哭泣、我跳、我喊。一个五旬节教会的牧师能做的事，我都做了，却毫无动静，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七三页）

2. 他工作有干劲、负责任、肯牺牲

他从贫民区开始工作，就殷勤不懈。他为着主日要讲的信息，拜六上祷告山，有时终夜祷告。他为着建堂，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得了二万美元，以身作则。他经常夜里不断有电话，要求他帮助；虽十分疲倦，但他不肯拒绝，免得叫他们失望。

他述说他建堂的经历，为着五百万美元的建筑费，他受尽痛苦：「第二个月过去了，我每天祷告到深夜。我常常从床上滚下来，躲到角落里去哭泣，哭得死去活来。我内人觉得我快发狂了。」（见一七页）

3. 他说方言，又跳又哭又喊

五旬节派的牧师，说方言，带给会友们极浓厚的灵异感，认为他们真是「被圣灵充满」的一群，上帝与他们特别接近。加上他们祈祷时又叫又跳，又哭又喊，那种迫切的态度和动作，是会叫一般人深受感动的。这是五旬节派信徒热心教会，慷慨奉献金钱的一个重要原因。

4. 他医病，使人为神奇

今天许多神医布道家，在世界拥有很多的群众。在美国，有的借着聚会医病，有的是利用电视台医病，不但脍炙人口，简直是震撼人心，叫很多很多信徒深信不疑。一个传道人只用祈祷接手，叫病人得医治；有的连祈祷接手都不用，只说一句话，就叫病得痊愈，怎不叫人惊为神奇，死心塌地奉为神明呢？

据赵博士自述，他开始时是乞求。后来发觉这是错误。他认为「由于我们经常乞求，我们基督徒简直成了全天候的乞丐」（见二二页）。因此他发号命。他的医病「我只单站在众人面前宣告：『你已治好了！站起来』，我把这与众不同的疗法大声喊出，得治疗的成百上千。」（见二三页）不用祈祷，不用接手，只要大声叫喊，病人就成百上千得治疗。这样的一位赵博士，怎不被人看为活神仙？怎不被捧为当代的大先知，而获得万千人的信仰和跟从呢？更何况韩国还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人民生活情况还是艰难，免费医病无疑是人人欢迎的呢！

我认为这是赵博士的教会增长得特别快速的主要原因。

5. 国家形势，人民十分需要安全

韩国信徒的热诚？夙为世人所称誉。自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加以韩战，韩国人民怀于朝鲜的虎视眈眈，人心深感安全的需要；因此极其自然地有牢牢倚靠上帝的心，也因此教会普遍的出现增长倍速的现象。这种因素无疑地也助长了赵博士教会增长特别快速。至于所谓赵博士的教会有偷取别教会羊群的情事，究竟是「偷取」，还是「自动来归」，无论如何，我想所占的百分比一定不会严重。

（二）从信仰立场看，是问题人物

赵博士在他的书中，十分强调「信心」；不过他的所谓「信心」，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赵博士的「信心生活模式」，是严重地违反了「信靠神」的基本原则，而搀杂了很多人意、手段，不足为训。

在赵博士多次所提供的资料，我怀疑他所谓的信心不过是一种心理作用，或者即倪柝声先生所云的「魂的潜势力」的一种方式。

就如他引证某外科医师的话：「人们应该不断告诉自己：『我年轻！我力壮！无论我的实龄是多少，我做得了年轻人的工作。』这样，那人的神经就会活跃起来。」（见五五页）

就如他对一位遭遇车祸的会友，那位会友对他说：「我要死了」；赵博士答复他说：「你这样说，你就会死，我就无法帮助你。你必须改变你的想象和思想，改变你的异象和异梦，因为支配空间物质世界的唯一方法，是经由你的想象，你的异象和异梦。你要想象有位青年，满怀幸福和健康去上班，成功地做他的事业。你要想像晚上回来，到家时太太跑到门口迎接，共拥入内。这青年就是你自己。你要把这图画绘进你的脑海。」（见四三页）

就如另一次他对一位母亲说话，这母亲有一个堕落的女儿。他说：如果你想看她改变，就必须提出另一张心理蓝图。把这清楚的、栩栩如生的和生动的图画，每天牢记在脑海里。」（见四六页）

「你至少可以坐在椅子上作梦，这也会有能力产生。……首先，定个清楚的目标，然后画张活泼生动的心理图，心中火热，在整个过程都不断祷告。」（见五一页）

这里还不十分清楚，要自己描绘一个图案；或者说，我年轻、我力壮。或者说：我不会死，我一定活。或者说：她多好，她多美丽。总之一句话，就是运用心理的能力，或者魂的潜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梦。虽然也做祷告，但祷告在这里不过是被利用来加强心理的力量而已。

就是赵博士自己也如此；他开始传道时，据说他看见病得医治的异象，但他不敢说话，直到他了解他必须向病人直接发命令，他仍踌躇着，怕说了没有事情发生，被人笑话；因此他最初只从「头痛」开始。「这里有人要治头痛」，头痛居然好了；他的胆子渐渐大起来，才开始开口治鼻窦炎、耳聋，以后居然能医治一切病痛。又由于时间有限，他在主日崇拜时，只消闭上眼睛，用口说出来就行。因此以后才养成呼叫的习惯。（见六〇页）这里的「胆子渐渐大起来」（见五九页）比较二五页所谓我只有「大胆的恩赐」，看见赵博士十分明显乃是一种心理作用的操练。或魂的力量的操练。

我们不否认信心需要操练才能熟练；但根据赵博士所说的，小心予以推敲，有迹象叫我们怀疑他并不是出于神。赵博士认为和尚叫癌病得医治，创价学会能医治许多疾病，他们所以能够做，乃是利用第四度空间的力量，与邪灵合作。可是赵博士自己呢？我们读四福音书以及使徒行传，看见神把恩赐与权柄赐给祂仆人，祂仆人就有超然的能力医病赶鬼、起死复生；并不是自己描绘个心理图，自己渐渐大胆起来，以至于能行奇事神迹。

当然我们只根据这本书，就给予赵博士下批判，实嫌太骤；可是根据赵博士所写下的，我们实有理由怀疑他医病那个灵，与使徒们所领受的圣灵实有不同。

一九八二年三月卒稿于夏威夷旅次

从赵镛基博士布道会 看极端灵恩派渗入正统教会的新策略

本年笔者到东南亚布道，四月到新加坡。新加坡教会正为着赵镛基博士将于六月一日在新加坡主持布道会发生争辩。有人认为赵博士是极端灵恩派；极端灵恩派一向是强调说方言、医病。如果你没有说方言，他们就认为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指你还没有受过圣灵的洗，还有的以你还没有接受圣灵；因此你还没有重生，还不能进上帝的国。极端灵恩派的派别甚多，主张不同；因此说话也或重或轻并不一样。星马教会自廿余年前给极端灵恩派江端仪沉重的打击一记，以后对极端灵恩派戒惧慎备，现在如果让赵镛基博士再从大门进来，江端仪所造成的伤迹裂痕，还没有愈合；倘若再来一次「拆毁」如何是好，岂不是自招祸患？

但也有人提相反的主张，他们认为我们不请赵镛基博士主讲奋兴会、培灵会，只请他讲布道会、传福音。我们跟他约法三章，只许传福音，不许传方言；可以医病，不可以讲圣灵充满。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他来混乱教会。赵镛基有布道的恩赐，他在韩国的教会增长最快速，我们就利用他的长处，给新加坡教会传福音，领人归主，这种难得的机会，怎可坐失？

因为各人的观点不同、主张不同，在那段时间，真可以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赵镛基是信仰纯正派的危险人物

赵镛基博士是韩国汉城神召会纯福音中央教会的牧师。据说有会友十万人。（根据这次新加坡布道大会的海报，说会友超过廿万人）我没有听过他讲道，不认识他，因为僻处在加拿大，也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一九八〇年，香港灵恩派教会用「教会增长研习会」的名义请他在九月间到香港主持大会，那时九龙平安堂的负责人吴主光先生写了一篇「呼吁杯葛韩国牧师赵镛基来港领会」的专文。我读了才开始认识赵博士的大名和他的工作。

当我经过香港时，我到书店找赵博士的大著第四度空间，遍寻不获。后来还是好友冯弟兄找到了寄到加拿大给我，我才有机会拜读他的大作。在该书里面，我觉得赵镛基博士确实有很多恩赐，很多成功的条件；但他在解释圣经，特别是有关信心、祈祷等方面，十分荒诞；甚且来到「离经叛道」（离弃圣经的正意，背叛信仰的正轨）的地步。我在呼喊第三十期，因为篇幅关系，无法不厌其详，但已经扼要地把它的错误指出。我认为他是一位纯正信仰的「危险人物」。一个不为人知，不为人欢迎的传道人；他讲错写错，影响犹小；一个像赵镛基博士，被称为世界最大礼拜堂的牧师，被欢迎、被高举，他讲错写错，给予教会的影响实在可怕。特别是今日教会，开口「增长」，闭口「增长」，听见他的教会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能够从难民区少几个人，发展为十万人的教会，五百万美元的数字，怎不吸引人。怪不得今日台湾、香港、南洋有不少牧师带着「朝圣」的心情到汉城去，希望从赵博士那边获得「增长」的秘诀，叫他的教会也能够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形下，赵博士的错误很容易成为他们昼夜追求的轨范，影响所及，对于教会的祸害，是十分可怕的。赵博士有两位学生，就因为听他的话，学他的样，结果信心破产（见呼喊第卅期一二七页），只是一斑。

「第四度空间」是最好的自白

今年三月我经过香港时，A 牧师告诉我，他从 B 牧师处，获知赵博士在汉城出了事。汉城新闻纸有刊出。他给我 B 牧师的电话和地址，要我跟 B 牧师直接联络。

我跟 B 牧师拨通了电话，他告诉我，他是从韩国来的 C 牧师获知了消息。C 牧师有详细的消息，还有汉城的新闻纸，可以参阅。

我拨了几次电话，无法与 C 牧师联络，因此也无法目汉城新闻纸刊载的新闻。因为离港班机早已定妥，只好快快离去。

到新加坡时，某会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不久之前，到马尼拉开会时，总会的负责人告诉他们，总会已经与赵博士没有关系。是什么缘故，他们知之不详，我也不便细问。

上列这二件事，虽然引起我对赵博士的注意。可是，第一、纵使赵博士在汉城出事是真，但社会新闻纸与教会的立场并不同，他们报道新闻时是站在新闻的角度，可靠性究竟有多少，我们不能不存疑。

其次，美国某会与赵博士过去有关系，现在切断了关系，究竟是为信仰，还是为了别的事。倘若是为信仰，是那方面？当我们不知道清楚时？就遽然根据它来批评赵博士，我认为是有欠公允。

我特别注意的，乃是赵博士的大作「第四度空间」，该书是赵博士信仰及工作的自白，我们大可以根据它来衡量赵博士究竟是真是假，在属灵的工作上，我们要与他合作，还是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使我觉得难过的，是赵博士在他的大作「第四度空间」里面，对于信仰和工作的自白，写得那么清楚，教会里头许多头头，却视而不见，仍然把他捧上高天，认为我们可以利用他来传福音，领人归主，岂不奇怪？

极端灵恩派的新策略

照我所知，赵博士的布道会，是由当地灵恩派人士所发动，在香港以「教会增长」为号召，在新加坡以「传福音」为标榜；第一步就请当地教会领袖为顾问、为赞助人，不管什么会、什么会，任何教会凡足以号召者就请他们赞助。这些教会领袖在「传福音」「教会增长」的大前提下面，若不参加，实碍难启齿；只好把大名签下，让他们拿去宣传。头头的名字既然榜上有名，那么全教会的牧师传道会友，只好跟着参加。过去因着江端仪的拆散，大家恍如惊弓之鸟，听见灵恩派，极端灵恩派的名字，就退避三舍，现在却在他们的新策略下面，打开大门，与他们同进退。

不敢与极端灵恩派合作，因他们有强烈的攻击性

或者有人说，与他们手携手，一同传福音，一同寻求教会增长，这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是侈谈教会合一，如果大家能够初步手携手，以后再来个心连心，教会能够向合一迈进，岂不是我们所日夕祈求的么？

这话说得很好，但里面却存着严重的问题。我们主张教会合一，不赞成分裂；任何有利于合一的，我们要在不违背原则之下委曲求全，叫主的名得到荣耀。可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林后六 14），这是基本原则。两只牛同负一轭耕地，一只走快一只走

慢，这还可以勉强适应；如果一只向东走，一只执拗着要走向西，方向不同，如何可以同负一轭呢？这是我们问题的症结。

我们注重信仰，我们无法与新派合作，因为新派这也不信，那也不信，不信救赎，不信复活，最极端的连上帝都不信，根本就是不信派；只不过是混进教会；披着羊皮的豺狼而已。忠心事奉主的人，如何能够与他们合作呢？

不信派我们不能与他合作，极端派我们不敢与他合作。

为什么呢？以极端灵恩派而言，他们强调说方言，信徒一定要说方言。如果你不会说方言，他们会鼓励你大声叫喊去求方言，废寝忘餐去求方言，有的还教你说方言。他们把「说方言」认为是一个人是不是接受灵恩的唯一标准。

让我更详细的帮助 --

一、灵恩派信圣灵 -- 我们一样信圣灵。

二、灵恩派信方言 -- 我们一样信方言。

三、灵恩派认为一个人接受圣灵，一定说方言 -- 这里就分歧了。我们认为一个人接受圣灵，未必说方言。第一、圣经没有明文的指示；第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方言是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给各人（林前十二 7-11）；所以一个接受圣灵的人，未必说方言。

四、灵恩派认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至十一节，与十四章的方言并不相同。十二章的方言，是圣灵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恩赐。十四章的方言，乃是「听不懂的话语」，造就自己的方言，个人需要 -- 我们却认为把十二章的方言与十四章的方言，一分为二，在经文上是没有根据的。只要你小心读，你就能够看出来。从哥林前书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讨论的中心就是「方言问题」。如果照着灵恩派的说法，十四章是讲另一种方言，那种方言是为造就自己；那么，为什么第十四章 十三节规定要把方言翻出来呢？第廿七、八节为什么规定要翻译，倘若无人翻译就当在会中闭口。「造就自己」的方言，为什么要翻译给众人公开？这还不清楚给我们看出，方言就是方言，是圣灵照祂的意思赐给各人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卅节说：「岂都是说方言的么？」这话还不清楚么？

五、灵恩派最喜欢搬出使徒行传第八章 17 节，第十章 44-47，十九章 6，为一个人接受圣灵，一定说方言的根据 -- 我们却反对。

1. 徒八 17 那里并没有提及说方言，怎么可以「无中生有」呢？

2. 十 44-47，那里十分清楚指出说方言是「圣灵的恩赐」。既然是「恩赐」，照他们的说法，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方言，并不是第十四章的方言。他们又怎好把它搬来第十四章，硬指为每个人当说的方言呢？（第十章是圣灵随己意把说方言的恩赐，赐给他们）。

3. 十九 6，他们被接手接受圣灵，不但说方言，「又说预言」。可见圣灵的恩赐十分奇妙，因时因地，祂会照着需要把恩赐赐给人，彰显神的大能。灵恩派只说「说方言」，却把「又说预言」这一事实故意隐瞒，这是不对的。

其实上列三处经文，有说方言，有不说方言。就算说方言，也不是明文的教训，只不过是教会曾经发生的事实。我们读圣经，注重明文的教训，对于教会曾经发生的事实，有

的是「常发性」的，有的是「偶发性」的。常发性我们可把它拿来当榜样，偶发性只可以把它当参考。

圣经记载信徒受圣灵说方言，整部使徒行传只有第十章、十九章两处，所以只可以做偶发性措置。五旬节三千人悔改受洗，他们受圣灵，但没有说方言的记载（徒二 38）。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以及外邦众教会也没有。埃提阿伯太监因信受洗，保罗被圣灵充满，腓立比禁卒因信受洗。也都没有说方言的记录（徒八 38；九 17-18；十六 33-34）。倘若一个人受圣灵必定说方言，这么重要的事，圣经那有不明文指示的理。就凭这点，可以看出灵恩派的解释，是十分牵强附会的。

最叫我们防避的是极端灵恩派的攻击性

我们反对灵恩派，还不在于这一点；因为各人总可以相信他们「自以为是」的东西，如果上帝给他们有自由权，我们实在不能说什么。

我们反对灵恩派，是因他们有极强烈的攻击性；除非你同意他们的观点，接受他们的信仰，否则你将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

灵恩派特别是极端的灵恩派，严格来说，他们有热心，但缺少真知识（真理的知识）。他们偏重个人的属灵经历，认为「说方言」是最最宝贝的经验。他们抓住那经验，再从圣经找些零零碎碎的经句，来支持他们的理论。如果你跟他辩论，许多时候他们会十分神气地带着轻蔑的态度说：「你还没有说方言，等你说方言了，那时你才明白。」

其实他们也有热烈爱人灵魂的心。他们因爱生怜，觉得你没有说方言，还没有得着灵恩，实在可怜。他们不住的苦劝，想设法说服你，还找很多机会，要带你去参加他们的聚会，跟他们一同祈祷，一同求圣灵。倘若你久久不听劝，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一个顽固份子，忽略灵恩。这时就会因怜生厌。你再不接受他们的「好意」，他们因厌生怒，因怒生恨；到这时候，遇见你虽然还跟你打招呼，但内心却认为你是一个苦劝不听，拒绝灵恩，不可救药的大罪人。

倘若他或她，本来就在正统教会（注）里面，从正统教会听福音，得救恩，也与弟兄姊妹彼此配搭事奉，就因为走上极端灵恩派的道路，他会认为留在正统教会里面，牧师讲道无味，弟兄姊妹不热心，聚会死气沉沉，再跌下去可能给人家拉退后。当地有灵恩派教会，他们就会跑去跟他们合流，没有灵恩派教会的，他们甚至脱离自己的教会，去创立灵恩派教会。

江端仪带给星马教会的伤痕犹在。开始时她以布道家的身份，口齿伶俐，态度诚恳，备受欢迎。慢慢她强调灵恩，求圣灵、说方言，攻击正统教会冷淡，没有灵气。再慢慢她攻击正统教会是巴比伦，不合神心意；这时带着那一群崇拜她的人，从正统教会（巴比伦）出来，建立「新约教会」。是正统教会邀请她来星马，给她安排聚会，代她宣传；想不到结局她却反过来把正统教会拆台。

星马正统教会受了江端仪这一大打击，以后听着灵恩派，便吓得退避三舍。因此灵恩派如果再想从大门进入正统教会，实不容易。

现在灵恩派却改变了新策略，在香港用着「教会增长」的名义，在星加坡用着「传福音、布道」的名义；星加坡还由卫理公会英文堂的丘恩德医生担任主席，出头邀请各教会

的会督、头头、名流，签名支持，担任顾问团、赞助团，邀请极端灵恩派的赵镛基来主讲。赵镛基不只是从大门进来，而是从各教会热烈欢迎下跨进大门。

赵镛基守信用，没有讲方言，没有传灵恩，大家觉得他和蔼可亲，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可怕。在布道会中大家合起来，一同唱诗，一同招待，一同当陪谈，一同去带领亲朋戚友来参加，合作得十分好。

可是这只是第一步。

以后呢？赵镛基再来，你能不能把住他的口，叫他不讲方言，讲灵恩？

赵镛基走了，可是当地的灵恩派弟兄姊妹，他们是否会趁着机会，迫切地邀请你们的小羊（或者老羊）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去求圣灵，求方言？

当你的小羊参加他们的聚会回来后，会不会觉得灵恩派的聚会比你们热切得多，听道听到兴奋时，还会呼叫哈利路亚，没有冷场。特别是祈祷会，个个大声叫喊，有的磨拳擦掌，有的拍手顿足，有的哭哭啼啼，声震屋瓦，一派喧闹，也十分热烈，他们觉得相形之下，你们太冷淡了。

最叫我们泄气的，是青年人会暗中发问，为什么他们的牧师会说方言，我们的牧师不会；他们的牧师会接手、会医病，我们的牧师不会？他们的牧师好像离上帝更近、得圣灵更多，究竟为什么？

如果青年人直接把疑问问出来，问题便简单。他们不好意思问，只是郁积在心坎里，或者把问题悄悄地你问我，我问你，流转在他们中间。这时候我们的牧师不知不觉成了「问题人物」，为冷淡的代名词。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青年人下一步是什么？

如果灵恩派的主张是对，合乎圣经，我们应该没有保留地跟着他们走。问题是他们的信仰偏差，他们的道路偏向，我们怎能「拾正路而不由」，跟他们行差走错呢？

极端灵恩派拆散又毁坏

我这次到东马来亚某地时，那里的牧师告诉我，不久之前有极端灵恩派的小头头，到那里建立据点，大讲灵恩；他们的教会还有别的教会的一些青年人给他们拉去了，大约有一二十人。开始时很热烈，日夜祷告，慢慢这些青年人觉醒过来，离开了他们。我问这些青年人回来没有？他说没有。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把当地教会骂臭骂垮，说牧师是饭碗，长老执事是死骨头，没有生命，教会冷冰冰，没有圣灵，没有灵气，只是死东西。在这些青年人的心中播散了恶毒的种子，叫这些青年人藐视教会。现在从他们那边出，一方面不好意思再回来，一方面也因中了他们的毒，鄙视教会，所以不再回来。

我说那么他们到那里去？他说就是如此迷失了。

我听了心中十分难过。我想去找找他们，可惜因为没有办法联络，结果只好遗恨在心。

有多少爱主的青年人，多少热心关怀教会的青年人，他们愿意看见他们的教会火热起来。当我们的教会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另外有别的人，来传别的东西，青年人比较注重情感，容易被外面某些形象所迷惑，以至迷失了道路，真是说来伤心。

赵镛基是极端灵恩派我们要防避

有人视灵恩派为异端。我不敢苟同。从教会历史看，当教会渐渐世俗化、物质化，失去了见证；这时候就有一些爱主的人起来追求五旬节的复兴。当社会道德腐化、经济恶化、生活艰苦、民不聊生时，就有一些人起来认罪悔改，寻求灵性的大苏醒，这就是灵恩派的起头。

灵恩派怀着一颗迫切求复兴的心，原是对的。可是人性就是如此败坏，不偏于右，就偏于左，他们慢慢走上极端的道路，偏重个人的灵性经验，轻视圣经的权威，以自我为群众信仰的标准，把自我偶像化；甚且寻求灵异的经验，为邪灵所乘，正如中国练习武功的人所谓「走火入魔」，误己误人。

因此我个人总认为「一般的灵恩派」，他们追求灵恩，虽然有偏激之弊，但只是极端而已。那些极端的「灵恩派」就不同，他们在灵恩的问题上，离经背道，立论怪诞，把整个教会带到牛角尖去，我们要防避他们。

根据第四度空间赵镛基的自白，他是属于极端灵恩派。对于他，我们实不应该只注重他的工作成就，忽略真理，与他眉来眼去，自掘陷阱。

（注）正统教会指一切信仰纯正的基督教会。